

耶穌基督

天父的聖言 · 世界的救主



公元 2000 年大禧年慶祝 · 神職委員會 / 編輯

劉德松 譯

耶穌基督

天父的聖言，世界的救主

公元2000年大禧年歷史—神學委員會／編輯

劉 德 松／譯

上智出版社

Original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Cristo, Verbo del Padre:

**Gesu, unico salvatore del mondo, ieri,
oggi e sempre**

**Prepared by The Theological-Historical Commission
for the Great Jubilee of the year 2000**

Copyright ©1996 by Figlie di San Paolo(Milano-Italy)

Chinese Copyright ©2001 Wisdom Press

Taipei, Taiwan

目次

引用書典文獻縮寫表	九
中文版序	一三
前言	一五
導論	一九
第一章 天主子的降生：時間和歷史的中心和圓滿	一
宣佈「恩慈之年」	一
兩千禧年是降生奧蹟的慶祝	二
降生做爲「時間的圓滿」	七
降生如同天主的「變化」	一〇
基督：時間的「中心」	一三
第二章 做爲宣揚耶穌基督位格和其救恩奧祕的「教理講授的再探索」	一七
首位最完美的福傳者耶穌基督的教理講授	一七

基督徒宣揚的第一個訊息：耶穌是「主」	二〇
耶穌基督：教會教理講授的中心	二二
公元兩千禧年的基督中心的靈感	二四
第三章 做「基督徒」：當代基督徒對耶穌基督的理解	二七
「你們說我是誰？」（瑪十六15）	二七
東方教會傳統的光榮的基督	三〇
路德視野的受苦的基督	三二
天主教基督學視野的豐富性	三二
天主教「民間虔敬」中的基督奧蹟	三三
民間虔敬：教理講授的基本現實	三三
民間虔敬是一種「基督徒人文主義」	三四
民間虔敬「再教育」的需要	三六
民間虔敬中的耶穌面貌	三七
「本地化的」基督	四一
本地化——所有基督徒福傳的法則（參GS 44）	四一

基督「在文化中」	四三
耶穌基督為青年人	四六
基督典範的挑戰	四七
現時代新福傳的取向	四九
第四章 講耶穌的故事	五三
耶穌和歷史	五三
福音的歷史可信性和傳記性	五五
福音和古代傳記	五六
福音的傳記特徵	五九
傳福音：講耶穌的故事	六二
第五章 耶穌宣佈好消息	六五
耶穌的教學法	六五
耶穌歡迎窮人和邊緣人	六六
耶穌寬恕並歸化罪人	六七
耶穌醫治病人	七一

耶穌榮耀婦女	七四
耶穌歡迎窮人並保護弱小者	七七
耶穌教導寬恕和愛仇	八一
耶穌啓示富於仁慈的天父	八五
耶穌面對祂的苦難和死亡	八九
受苦的僕人	八九
愛克服了痛苦	九二
耶穌分享我們的死亡	九四
第六章 耶穌的復活	九五
復活：在基督徒宣講之源頭的奧蹟	九六
復活：理解耶穌奧蹟的源頭	九九
復活不是：回魂、靈魂的不死、輪迴或對死去師傅的記憶	一〇一
復活是一件超越而真實的事件	一〇四
復活的多重意義	一〇六
復活的基督學和聖三論意義	一〇六

復活「為我們」的意義	一〇七
聖像：在圖像中宣講復活	一一一
民間虔敬中的復活	一一三
復活節靈修的記號	一一四
第七章 耶穌降生的奧蹟	一一七
聖經資料	一一七
教會的信仰	一一九
童貞懷孕的真實性	一一九
這個「記號」的意義	一二一
第八章 耶穌，人類唯一且決定性的救主	一二三
耶穌：活著的那位	一二三
耶穌，世界的唯一救主	一二六
對耶穌救援的普遍性的挑戰	一二七
「所有的民族，請向基督敞開你們的門扉」(Rm 3)	一二八
拯救一切人的意願：天主的「祕密方式」	一三〇

耶穌，天人之間的「唯一中保」	一三二
耶穌，絕對的優越性	一三三
耶穌聲稱為全人類救主的基礎	一三五
第九章 今日在耶穌基督內救恩的意義	一三九
個人幅度：聖洗聖事的再探索	一三九
知識和信仰之間的諧調	一三九
「你們應存在我的愛內」（若十五9）	一四一
「生活為我原是基督」（斐一21）	一四二
與基督成為一體的聖三幅度	一四五
與基督共融經驗的多元性	一四六
選擇基督並作證	一四九
「教會幅度」	一五〇
基督內的生命是與教會共融的經驗	一五一
「主，請教我們祈禱」（路十一1）	一五二
天父，耶穌祈禱的視野	一五四

救恩的經驗	一五七
經驗的「實踐文化」幅度	一五八
信仰經驗和基督徒的實踐	一五八
希望的文化	一六〇
生命的文化	一六三
基督徒文明：「世界的靈魂」	一六四
第十章 瑪利亞，耶穌的母親	一六七
瑪利亞，歷史中母性的臨在	一六七
瑪利亞，天父的愛女	一七〇
瑪利亞，聖子的母親、門徒和同救贖者	一七三
瑪利亞，聖神的宮殿	一七七
瑪利亞，聖德的導師和典型：瑪利亞靈修	一七七
託付於聖母	一八〇

引用書典文獻縮寫表

- AAS Acta Apostolicae Sedis 《宗座公報》（梵蒂岡城）
- AG Ad Gentes 《傳教》（梵二文獻《教會傳教工作法令》一九六五年）
- CCC Catechis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教理》（一九九二年）
- CT Catechesi Tradendae 《論現時代的教理講授》（若望保祿二世勸諭，一九八五年）
- CTH Crossing the Threshold of Hope 《跨越希望的門檻》（若望保祿二世著作，一九九四年）
- DM Dives in misericordia 《富於仁慈的天主》（若望保祿二世通諭，一九八〇年）
- DS H. Denzinger-A. Schonmetzger, Enchiridion symbolorum, definitionum et declarationum de rebus fidei et morum 《鄧清格著信理彙集》（弗來堡，一九六五年）
- DV Dei Verbum 《啓示》（梵二文獻《天主的啓示教義憲章》一九六五年）
- EN Evangelii Nuntiandi 《在新世界中傳福音》（保祿六世勸諭，一九七五年）

- EV Enchiridion Vaticanum 《梵蒂岡手卷》（波隆納，一九六七年）
- Evi Evangelium Vitae 《生命的福音》（若望保祿二世通諭，一九九五年）
- GS Gaudium et Spes 《現代》（梵二文獻《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一九六五年）
- LG Lumen Gentium 《教會》（梵二文獻《教會憲章》一九六四年）
- MC Marialis Cultus 《論虔誠敬禮聖母》（保祿六世勸諭，一九七四年）
- MD Mulieris Dignitatem 《論婦女的尊嚴與聖召》（若望保祿二世牧函，一九八八年）
- Puebla 第三屆拉美主教會議（普埃布拉，一九七九年）
- RM Redemptoris Mater 《救主之母》（若望保祿二世通諭，一九八七年）
- RMI Redemptoris Missio 《救主的使命》（若望保祿二世通諭，一九九〇年）
- Santo Domingo 第四屆拉美主教會議（聖多明哥，一九九二年）
- SC Sacrosanctum Concilium 《禮儀》（梵二文獻《禮儀憲章》一九六三年）
- TM Testi Mariani del primo millennio 《第一個千年的瑪利亞見證》（羅馬，一九八
八—一九一一年，I-IV）
- TMA Tertio Millennio Adveniente 《第三個千年將臨之際》（若望保祿二世牧函，一
九九四年）

引用書典文獻縮寫表

- VC Vita Consecrata 《奉獻生活》（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九六年主教會議後的宗座勸諭）
- VS Veritatis Splendor 《真理的光輝》（若望保祿二世通諭，一九九三年）
- WA Martin Luthers Werke ·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馬丁路德著作評論全集》（威瑪，一八八三年）

中文版序

讀了本書「前言」與「導論」，一方面惋惜它出版得晚了三年，另一方面卻不能不承認，它不晚，依舊非常有用，為大禧年是極佳的讀品。還有不少理由可說。

大禧年紀念的天主聖言降生奧跡，即是本書第一章的內容，它針對我們應瞭解與慶祝的對象：「耶穌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遠，常是一樣。」（希十三8）同時本地教會為了禧年頒佈的牧函中，特別關懷的主題也在本書第八章：「耶穌，人類唯一且決定性的救主」的詳述裡面。

這本有關耶穌基督的佳作是多面的。它有教理面，闡述了基督一生的奧跡。它有牧靈面，指出了基督信徒應走的途徑。它有靈修面，說明信仰基督的精神成長。它有福傳面，強調基督的福音與今日文化之會通。這種種都與大禧年降生奧跡密不可分。

然而也不能不注意「本地化的基督」課題；非常有趣的是在第三章中，陸續簡介亞非二洲各地所表達的耶穌圖像。特別與我們本地教會有關的是：「耶穌，真『福』」，一切幸福的根源」，筆者實在尚未注意到過這樣一個圖像，甚至還以為這是誤會。本地注意「福」沒有錯，我們大家稱過「耶穌真福」嗎？好像並非如此。

不過應邀寫序時，卻有一個靈感，建議本地教會採用一個本地化的耶穌圖像，祂是我們

「苦路的伴侶」。曾經有人把台灣稱為「太平洋的孤兒」，有時也稱它為「貪婪之島」，無論如何，它是內憂外患。那麼本地教會怎樣面對與參與在二千三百多萬的人群中呢？他們中間絕大多數是善良的、和平的、懷有簡單理想、活著單純生活的群眾。為什麼他們必須呼吸污染的空氣？為什麼他們又該聽聞來自對岸如此恐嚇的聲音？教會！請告訴他們這條「苦路」又得怎樣走下去呢？大禧年為他們又有什麼意義呢？

於是我們不能不想起納匝肋人耶穌，祂走上苦路；我們絕對記住十字架上的基督，祂從死者中復活。教會唯一的答覆是耶穌基督。台灣天主教的耶穌圖像「苦路的伴侶」，需要祂的陪伴：慰問、責斥、解經、擘餅。然後，參與主的團體，因祂的名向同胞作證，耶穌也是他們「苦路的伴侶」；這是大禧年的福音。

《耶穌基督，天父的聖言，世界的救主》這本書是大禧年的禮物，也是適時的喜訊。譯者劉德松該是在「苦路」中完工的，我們謝謝他，譯完便是好，而且譯得很好。

張春申 序於輔大神學院

大禧年三月十七日總統選舉前日

前言

即將來臨的公元兩千禧年具有一個明顯的基督學特徵：我們將用這一年來慶祝天主子的降生，祂以人類救主的身分進入我們的歷史。沒有任何一件比它更好和更值得高興的事情能夠被帶入這個世界。天主，祂的名字甚至無法被正式地說出，現在卻把自己顯示給人，並來完全地分享我們的生命。

在聖若望福音的序言中，若望聖史用以下的話描述了這項深奧的真理：「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只有那在父懷裡的獨生子給我們詳述了。」（若一 18）天主奧祕的完滿啓示開始於納匝肋的耶穌身上。祂的行動和言語，祂的沈默和祂的一顧、一盼，表達了人類一直在尋找卻從未找到的真理。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嚴正地教導，每一個人生命的奧祕，如果它不只是一個謎，而是有其意義的話，就必須被置於基督的光照下來理解。在啓示天父奧祕的同時，耶穌也啓示了召叫的意義。我們每個人都必須答覆這個召叫，爲了能生活在幸福及免於恐懼的自由中。

在《第三個千年將臨之際》宗座牧函中，教宗強調，在這個邁向兩千禧年的第一個準備年中，必須突顯基督學的教理講授的特殊面貌：「做爲救世主和福傳者的基督的再探索。」基督

的這兩個頭銜以一種新方式闡明了我們信仰的獨特性。第一個頭銜是召叫我們重新思考由於基督的來臨所帶來的救恩奧蹟的圓滿。這裡我們想起了若望聖史那句動人殊深的話：「因為天主派遣子到世界上來，不是為審判世界，而是為叫世界藉著祂而獲救。」（若三17）第二個頭銜賦予教會的傳教使命新的力量，這個使命是由它的主及新郎所交付，要走向世界，去向萬民宣佈祂的復活。它在我們眼前放置了這個真實福傳的模型：耶穌基督自己，祂同時是福音的內容和傳達者。

這個第一年的教理講授因此將努力傳授更多的基督奧蹟的知識，使每個人都能在信仰上成長，並更密切地來參與這個救恩的歷史。從這裡所流出的是一項承諾——每一位信徒都負有這個義務——去重新回顧他領受聖洗聖事時的各個階段，並逐漸意識到他參與基督徒團體生活的責任。聖洗，把我們引入天主子民的團體中，使我們擁有神性生命的恩賜，用保祿宗徒的話說，使我們「穿上基督」（迦三27）。基督徒的存在有一個獨特的形式，因為那是一個信、望、愛的生活。換言之，它雖是一個能夠在目前許下承諾的存在，然而卻看向未來，那時，每一個對善的期盼和渴望都將獲得實現。

最後，我把這份寶貴資料——它是我們神學和歷史委員會的成果——交給國家委員會，並要求他們在為一九九七年所設計的各项教理講授和牧靈行動中，領會它並默想它。此外，我也確

信，所有渴望手邊有一本供他們反省和默想，並提供有關基督奧蹟之具體知識的基督徒，將發現這一份資料對豐富他們的神學和文化培育，會是一項無價的貢獻。我同意這份文件的出版，它將充做聖父教宗所渴望的，為邁向公元兩千禧年的三年大將臨期中，官方為教理講授所準備的材料。對於它的成功，我誠心祝福。此外，還必須加上我對那些曾為本書的問世努力過的一切人的衷心感謝。

大禧年籌備委員會主席

羅哲愛德克嘉肋樞機

(Cardinal Roger Etcheagaray)

導論

本書是一個資料集，它的焦點集中在耶穌基督這個位格身上——祂是公元兩千禧年的核心。

這些資料是被提供來做為準備一九九七基督年來臨的一項輔助性材料。我們用它來「反省基督，天父的聖言，祂因聖神的化工而成了人。」（TMA 40）

它包含了TMA 40-43所指出的的一些特定基督論主題的理由和反省的建議：降孕的奧祕；耶穌救援的普遍性；救世主和福傳者；祂由童貞瑪利亞誕生的奧蹟；信仰基督的必要性；聖洗聖事的再探索；做為宗徒教導之教理講授的評估和新教理的一個明確指引的必需性；光照信徒的良心，使他們免於對有關基督這個位格之錯誤認知的需要；對於聖德和靈修復興的渴望；信仰的典型和耶穌救援奧蹟的親密合作者童貞瑪利亞的臨在。

我們將這些材料依照以下的區分組織成長度不等的十章。頭兩章是導論性質，包含對降生奧蹟的反省（第一章），和做為宣揚基督奧蹟及其救恩工程的「教理講授的再探索」（第二章）。

第三章概述了基督徒對耶穌基督的理解。我們特別強調了和我們當代經驗密切關聯的幾種

模型，例如民間虔敬的基督，「脈絡的」、「本地化的」基督，或年輕人的基督。

第四—九章包括一些向今日天主教子民新穎、整體及理由充足地宣講基督奧蹟的教理和牧靈準據。

這些準據是：

1. 講述耶穌基督的故事（第四至七章）；
2. 宣信耶穌是全人類的救主（第八章）；
3. 今日基督救恩的意義（第九章）。

第十章注視瑪利亞在基督救恩奧蹟中的臨在，她一直以慈母和信、望、愛典範的形象臨在著。

這本輔助讀物屬於一種特別的「類型」。它只是耶穌奧蹟的一個導論。再者，文章是談話式的，它邀請讀者個人的參與。神學語言伴隨著教理反省和牧靈建議。對聖經的參照——聖經一直是書中反省的基礎——經常藉由對教會禮儀傳統、民間虔敬和靈修的參照而拓寬了它的視野。

眼前的這本書，特別是第五—七章，目的是做為重講耶穌故事的一個邀請。例如第五章，包含了耶穌的教學法的一個綱要；耶穌歡迎貧窮和邊緣群眾，祂歸化罪人，祂治癒病人，榮耀女人，歡迎有急需者，保護弱小者，教導寬恕和愛仇，啓示富於仁慈的天主，並且勇敢地面對

祂的苦難和死亡。爲公元一九九七年的具體承諾能夠是重讀整個的四部福音，如果可能的話，讀完全部的新約，包括默示錄。讀經的實踐有助於聆聽和接受天主的聖言，而且在這種方式下，能夠大大地刺激信仰生活的復興和基督徒在今日世界中的作證。

在各章內所發現的牧靈工作和靈修建議，需要——事實上不得不——去適應本書所提到的個別教會和社會文化脈絡。簡言之，我們建議重新審視你們自己國家和教會的民間、音樂、文學、象徵、聖像、建築和靈修傳統。攫取它們的長處，並創造性地爲它們注入新的生命，做爲在這個救援性的降生行動即將邁入第三個千年的偉大時刻呈獻給耶穌的一件禮物。爲做到這一點，重新探索並研究你們自己國家和你們自己地方或個別教會的福傳，以及認識它們所提供的愛德和聖德的具體見證，將會是大有助益的。

對分辨、淨化及基督徒民間虔敬表現的教理和牧靈評估的更加關注，將是一個好觀念。這個人間虔敬是由在信友方面的無可取代的基督內的生命經驗所組成的。禮儀年的主要慶典，例如聖誕節和復活節，也是基督徒人民在降生和復活的喜樂和受難的痛苦中，藉著和好聖事和聖體聖事，誠心誠意地參與救恩的兩個主要焦點。從這兩個在基督內的重要信仰核心，你們可以設法在你們自己地方或個別教會的脈絡中，去重新探索民間虔敬的基督學表達：朝拜聖體、敬禮聖心、聖週遊行、四旬期苦路和復活期榮耀之路的熱心操練。

第九章闡述了我們與耶穌基督共融經驗的四個向度：

1. 經驗的個人幅度，如個人領洗的再探索；
2. 經驗的團體幅度，亦即教會共融的經驗；
3. 救恩的經驗，如一種在基督內被救的存在經驗；
4. 經驗的實踐文化幅度，如愛的文明的創造。

這是一個使基督信仰本地化的召喚。然而，本地化在這裡不只是被視為關於如何將福音概念性地移植到世界上的不同文化裡的一個理論，事實上，就所有基督徒而言，它是一項承諾，使他們的心靈皈依福音，以便實現新福傳的事工，並將一種由聖神再創造的真正基督徒文化帶至開花結果的境地。

第一章 天主子的降生：時間和歷史的中心和圓滿

宣佈「恩慈之年」

耶穌在祂於納匝肋傳教的開始所講的那些話，即使在今天，在這個第二個千年即將結束之際，仍然繼續激起喜樂、安慰和無窮的希望。耶穌在安息日那天進了會堂，並站起來要誦讀。

有人把依撒意亞先知書遞給祂：

「祂遂展開書卷，找到了一處，上邊寫說：『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祂給我傳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佈上主恩慈之年。』」祂把書卷捲起來，交給侍役，就坐下了。會堂內眾人的眼睛都注視著祂。祂便開始對他們說：『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

眾人都稱讚祂，驚奇祂口中所說的動聽的話。」（路四17—22）

先知依撒意亞（參依六一1—2）已提到了默西亞，在納匝肋，耶穌註解了依撒意亞，並肯定先知的話在祂身上獲得應驗。耶穌是預許的默西亞，祂是由上主的神所祝聖並被派來傳報

喜訊：俘虜得到釋放，瞎子復明，受壓迫者獲得自由，以及上主仁慈之年。

公元兩千禧年的目的在紀念及復甦這個由耶穌的位格和工作所開始和實現，並由教會在歷史中的見證所延伸的「仁慈之年」。二十個世紀以來，這個宣佈的迴響不只未式微，事實上它的吸引力和它需求的急迫性還與日俱增。即使在今天，那些話仍然不斷在對生活發出亮光、力量 and 鼓舞。面對它，人類不得不驚奇，並把目光轉向耶穌基督的身上。

公元兩千禧年就是在紀念這個賦予生命的事件。它不只是對一個歷史日期的回憶，而更是對一件事實的喜樂和隆重的慶祝：耶穌不斷臨在於時空中治癒和拯救。這是天主對每個時代和國家之窮人的福音的完成和實現。

在一九九七年，教會邀請所有基督徒重新扮演上主的先知性動作。事實上，兩千禧年的慶祝是一個召回，召回我們起來，接近福音，在人群面前宣讀耶穌的喜訊，並復甦這個伴隨著深度情感、謙卑、勇氣和創造力的喜樂、解放和恩寵的訊息。

兩千禧年是降生與蹟的慶祝

每年教會的禮儀年曆將信仰的中心與蹟集中於兩個主要的慶典上：聖誕節和復活節。事實上只有一個救恩事件，就是天主子的降生，它以祂在白冷的降生開始，並以祂在耶路撒冷的受

難、死亡和復活結束。這是教會兩千年來的信仰，是基督信徒在主日彌撒中懷著虔敬之心所重新肯定的信經的經文：

「我信唯一的主，耶穌基督，

天主的獨生子，

祂在萬世之前，由聖父所生……

萬物是藉著祂而造成的。

祂為了我們人類，並為了我們的得救，從天降下。

祂因聖神，

由童貞瑪利亞取得肉軀，

而成為人。

祂在般雀比拉多執政時，為我們被釘在十字架上，

受難而被埋葬。

祂正如聖經所載，第三日復活了。

祂升了天，坐在聖父的右邊。」

天主子降生的信仰並不是後來某個時期人類推論出來的結果，其它宗教也沒有任何真正平

行的道理。它是天主所啓示的真理，是新約聖經一致見證的真理。

在若望福音的序言中，可以找到它最明白的文字敘述：「聖言成了血肉」。(一 14) 血肉的希臘字 *sarx*，和希伯來文的 *basar* 非常接近，它表示人是脆弱的、無常的、會死的動物。「與天主同在」且「就是天主」(參若一 1) 的聖言如此成了真正的人——一個生活在空間和時間中的可見的、可觸摸的、會死的存在。

保祿書信也使用了這個字彙，它指出了初期基督信徒團體很快認識，並經驗了降生是他們信仰的中心真理。事實上，為聖保祿，天主子「按肉身是生於達味的後裔」(羅一 3)；「基督按血統說，也是從他們來的。」(羅九 5) 事實上，我們信仰的偉大奧祕是基督「出現於肉身」(弟前三 16) 這件事實。因此，在基督的「肉身上住有整個圓滿的天主性」。(哥二 9) 一首著名的保祿讚美詩——許多人認為它是在保祿之前，因此應該早於公元五十年——歌頌降生與經由在十字架上的死亡而貶抑、屈辱到完全的空無，簡直是一模一樣的過程：

「耶穌基督雖具有天主的形體，

並沒有以自己與天主同等，

為應當把持不捨的，

卻使自己空虛，

取了奴僕的形體，

形狀也一見如人；

祂貶抑自己，

聽命至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斐二6—8）

爲聖保祿，降生是最特出的奧祕。它是「從世世代代以來所隱藏，而如今卻顯示給祂的聖徒的奧祕。」（哥一26；參弗一9；三3—5；六19）這些聖徒在愛德上根深蒂固，奠定基礎，「有能力領悟：……天主教在基督內愛人的拯救計劃是怎樣的廣、寬、高、深。」（弗三18）在另一段文字，保祿說道：「時期一滿，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生於女人，生於法律之下，爲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贖出來，使我們獲得義子的地位。」（迦四4）降生是父旨意的奧祕，是祂「在基督內所定的計劃，就是依照祂的措施，當時期一滿，就使天上和地下的萬有，總歸於基督元首。」（弗一9—10）

降生，做爲聖三共融的心臟所孕育出來的計劃，是來自天上的禮物。這是聖若望的教導，他肯定：「天主教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若三16；參若三17；十36；十七18；若壹四9）保祿和若望的見證，出現在新約

的開始和結尾，分別是一首交響曲的不同樂調，匯合成獨一無二的一首歌頌主耶穌——降生的天主子的讚美詩。

降生不只是基督宗教的一條主要的理論性真理。耶穌是真天主且真人的肯定，指出了祂在歷史中拯救能力的來源。降生有一個「救恩的動因」，我們已清楚地在尼西亞信經中找到敘述：「祂爲了我們人類，並爲了我們的得救，從天降下。祂受難，第三日復活。祂升了天，祂要降來審判生者死者。」（DS 125）

降生的教義一直不斷地在歷史中遭到反對。在我們的時代，有些人甚至認爲它是神話——耶穌這個人的神話，因此它被說成，天主以一種特殊有力的方式在他身上顯示了祂拯救的臨在。這種解釋等於否認了耶穌實實在在是真天主也是真人。

相對於這些假說，降生的奧跡是聖經見證和基督徒信經的中心點。在兩千年的歷史中，教會傳統對於降生道理的捍衛未曾或息，而且不斷提出它的可信性的理由。過去和今天的殉道者甚至不惜他們的生命，爲他們所承認的耶穌基督、他們的救主的信仰作證。

因此，降生是救恩史的不可凌駕的高峰和絕對的完成。耶穌基督是天主對人類最後且決定性的言語（希一2），天人之間唯一的中保（弟前二5；參希八6；九15；十二24），現在和將來一切救援的根源。（參宗四12）

降生啓示了天主聖三內部生活的奧祕，人類和宇宙參與天主光榮的奧祕，以及教會在歷史中做爲天國臨近之延續的奧祕。（參瑪十三38；十六18—19；廿一43；廿二1—14；希十二28）「聖言降生的奧蹟有著聖經所有祕密和數字的真義，以及一切有形無形受造物的知識」。（聖馬西慕）（*Maximus the Confessor, Capita theologica et oeconomica* 66）這是爲什麼「只有降生的聖言能教導我們關於天主的知識」。（聖馬西慕）（*Maximus the Confessor, Orationis dominicae expositio*）

降生做爲「時間的圓滿」

世界史的擁擠舞台有過開明的賢君，勇敢果斷的指揮官，和在人類知識的各個領域中，於時空內承先啓後的博學深思、天賦異秉的思想家。在每一個民族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些人物，他們榮耀了自己的國家，甚至全人類。但是從來沒有一個人像納匝肋的耶穌那樣決定性地創造了歷史。祂的宣講持續不到三年，但它使整個世界燃燒起來。祂的死亡和復活的奧蹟將永生的希望帶進了歷史。

歷史已經被賦予它真正的圓滿：「時間的圓滿和聖言——與聖父同性同體的聖子——的降生奧蹟以及世界的救贖奧蹟完全是一回事。」（《第三個千年將臨之際》宗座文告「TMA 1」）甚至連

路德，在他對迦四4——時期一滿，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這段經文的註解中也切當地闡釋道：「與其說時間造成聖子的被派遣，不如說聖子的派遣創造了圓滿的時間。」（路德著作 57，30・15）

對耶穌誕生時代人類歷史的粗探，揭露了古代世界已有了廣泛而多元的信仰準備。偉大的印度教和佛教傳統——它們在當時的地中海世界並非完全陌生——已經主宰了遠東好幾個世紀；在中東和西方，不但每個民族有它自己傳統型式的宗教，而且源於希臘羅馬的異教信仰也正在勃興，它們經常是透過武力而強加在被征服的民族身上。和印度教傳統一樣古老的希伯來信仰，則在羅馬帝國的一個偏僻的角落默默發展。就是這個宗教充當耶穌來臨最直接的準備：「事實上，整個舊約的機制必要地奉命來準備基督——世界的救主的來臨，以及祂的默西亞王國的成立。」（TMA 6）

邁向救援降生的動線強有力地穿過整個舊約，不但在選民的歷史中，也在諸如君王、先知和司祭等這些默西亞中介人物的身上。然而必須指出，精確地說，到了基督的時代，這個動態已進入了一個大混亂時期。決定性的第一個時期是從亞巴郎的蒙召（主前十九世紀）到以民出埃及和天主與這個民族訂立盟約（主前十三世紀），接著是達味和撒羅滿王朝（主前十一至十二世紀）的光榮事蹟。然而王國的分裂（主前十世紀）和巴比倫的流亡（主前六世紀）開始了一

段政治和宗教被征服的敗亡史。首先是敗於波斯人（主前五三八—三三三年），接著敗於希臘人（主前三三三—六三年），最後是敗於羅馬人。到了主前六三年被羅馬將軍龐培（Pompey）征服後，選民的所有救援媒介已經完全在天主和歷史面前消失。

這個維繫以民傳統和制度的淪亡，激起了一種對末世性默西亞的新奇的寄望。依撒意亞這樣敘述道：「上主這樣說：……，你們不必追念古代的事，也不必回憶過去的事！看哪！我要行一件新事。」（依四三16；18—19）從過去的失敗轉變成對新事物的希望，這是一種「沒有改變的改變」。換句話說，它的發生不是由於極端重大的事件，而是由於天主的介入。這個介入在歷史的底層迸發出絕對的新性，好能將天主決定性的救恩注入歷史，並且向整個人類開放。

從舊約到新約的演變過程不能被放在同種進化的水平線上，它是來自天上的一種質的跳躍。這個質的跳躍發生在耶穌基督的誕生上：「耶穌的真正起源不可能在這個世上找到；它隱藏在永恆中。」（奧斯定《論三位一體》4，20，29）

這是致希伯來人書開頭的頌辭：

「天主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但在這末期內，祂藉著自己的兒子對我們說了話。天主立了祂為萬有的承繼者，並藉著祂造成了

宇宙。」（希一1—2）

基督事件不是時間的結果，也不是對默西亞熱切盼望的結果；反而是天主子——三位一體的天主的免費禮物——的降生給了時間真正的救援性的「圓滿」。

只有因著天主子的降生，歷史才進入了一個普世性、宇宙性救恩的相位。只有因著降生，在巴貝耳被拆散的各民族才又接受了召叫，在五旬節那天重新聚集在復活的基督的聖神內。降生是使基督宗教成爲某種新東西的東西。因爲耶穌不是以天主的名義發言的一位先知，而是天主自己說話並拯救：「祂是來以人的位格把自己說給人，並向人顯示藉以達到祂的途經的天主。」(TMA 6)

降生如同天主的「變化」

繼續我們默想的一個適當方式是去反省天主「變化」的這個吊詭的事實：「在耶穌基督——降生的聖言內，時間成了本身是永恆的天主的一個向度。」(TMA 10) 這是基督宗教特有的事實陳述。透過天主子的降生，時間被帶在至聖聖三的第二個位格身上，而在祂仍然是天主的同時，也成了完美的人。加彩東大公會議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宣稱耶穌基督

「在神性上完美，且在人性上完美；真天主且真人……；在神性上與聖父同性同體，在人性上與我們完全相似……；在萬世之前，按照祂的神性，由聖父所生，而

在這末期，為了我們人類，並為了我們的得救，按照祂的人性，由天主之母童貞瑪利

亞取得肉軀。」(DS301)

在聖經中，生活的天主超乎時間和萬物：「群山尚未形成，大地寰球尚未生出，從永遠直到永遠，祢就已經是天主。」(詠九十二)

祂是不可改變的：「在起初祢奠定了下地，上天也是祢手的功績。天地必要毀滅，而祢永遠存在，萬物必要如同衣裳一樣衰敗，有如衣服更換，都要新陳代謝；但是祢卻永存不變，祢的壽命無盡無限。」(詠一〇二 26—28)

瑪拉基亞的神諭說：「是的，我是上主，絕不改變。」(拉三 6)

新約同樣提到：「在光明之父身上沒有變化或轉動的陰影。」(雅一 17) 耶穌談到祂自己說：「在亞巴郎出現以前，我就有。」(若八 58；十三 19) 的確，聖言「在起初就與天主同在。」(若一 2)

天主的先在天性、永恆性和不可改變性，基本上是聖經的而不是哲學的詞目。因此，定斷教會信仰的那些命題說天主是「永恆且不可改變的」(參看第四屆拉特朗大公會議的信經(公元一一一五年) DS800)

天主永恆和先在的事實在天主子的降生上達到了它弔詭性的高峰。聖若望福音的序言強烈

地帶出了這個對比。聖言，當祂永恆且先在時（參若一 1—3），「成了血肉」（若一 14），「生於女人」（迦四 4），祂如此成了時空中的一個實在，經歷了成長（參路二 52）和有死性。當天主是真正地永恆時，祂也同樣真正地成了人，就是說，有了空間、時間、歷史。結果，人類的歷史也成了天主的歷史，而人的死亡，成為降生的天主子的經驗的一部分。

爲了更徹底地了解天主的「變化」，有必要弄清楚這個斷言的意義。天主，最突出的生活的一位，自由地在創造和救贖上展現祂豐富有餘的生命力，卻不因此失落了祂的完美。在祂無限豐富的生命中，天主能在祂所創造的時空內自由地出現。在這方面，祂和祂的創造物不同，因爲爲它們，變化是源於它們所是的必然性。受造物不能不變化。的確，這個不可避免的變化是它們發展和存在的首要條件。受造物在變化中，因爲它們本身就是變化。相反地，天主的變化是絕對的自由和賞賜，從祂自由和愛的選擇中流溢而出。這是爲什麼天主的變化不僅不包含不完美，而且甚至成爲最高的原則，經由它，人類被再造成了新的受造物。

在另一方面，創造本身已是天主在歷史中自由轉變的一個序幕。在按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樣所創造的人類身上，天主已經建構了一張祂在歷史中任何自由的自我呈現所能有的面貌的「草圖」。祂如此爲祂自由的闖入時空預備了一個「方式」。聖言的降生是這個人性的最高實現。在人性完整上，聖言的人性達到了天主，如此達到了它的完滿實現。

既然神性生命是每一個時代——事實上是祂的永恆現在——的內在支持者，因此復活的基督不僅能介入時間，祂也不斷在時間中被揭示和理解。這是透過復活、升天、聖神降臨和教會的復活而發生。「由於基督的降臨，開始了『最後的日子』（希一2）和『最末的時辰』（若壹二18）；這是教會時代的開端，將一直持續到主的再來。」（TMA 10）教會在時間中繼續著它的教職，揭露並通傳耶穌的「先在性」，祂的「爲了我們」的存在。

基督：時間的「中心」

在新約中，時間總被看成和基督有關，祂是時間的中心。因此，歷史被區分爲分別是在基督前和基督後的兩個部份。基督宗教的曆法不是從一個最初的始點起算——如同希伯來曆法是從創造開始——而是從一個中心點，就是耶穌的誕生。降生的歷史事實是歷史的中心：從這個事件，歷史被往後和往前紀年。基督的來臨是發生在歷史中的每一事件的時間中心。

這就是基督徒的時間觀。它並不是一個歷史慣例的問題，而是一個神學準據：基督的降生是歷史的中心，因爲它賦予歷史意義和救恩的效果。所有的歷史事件，不管是基督前或基督後的，都和基督有關，並且都是在基督的工作和位格的光照下來評估，因爲是祂將祂的恩寵帶入歷史。時間因此成了人類和宇宙救恩的一個可能性條件。由於和降生有了關聯，世界史不再是

卑俗的，而成了神聖的歷史。這個基督中心觀，將天主的最初創造和人類歷史的末世進程以及一切在天主內的自然事件，以民的歷史事件和耶穌、祂的宗徒和教會的行動，放在同一個時間軸線上了。

不同於其他宗教——它們的時間是和天主及救恩對立的，基督宗教對時間的評價是將它視為天主用來降生、啓示和賜予祂的恩寵的方法。基督宗教並非把時間理解成一個週期性的反覆，而得救成了逃離時間。反之，在基督宗教內，時間採取了一種線性的模式。這說明了時間和救恩註定要在歷史中相遇，這樣的歷史因此也就成了救恩史。

在這個時間軸線上，基督的逾越奧蹟是最突出的救贖事件。復活節就像是一場戰爭中的一次決定性戰役，它為那場戰爭徹底地劃下了休止符。雖然在歷史中敵對狀態仍然持續著，而且也不是每個人都認識那次戰役的決定性意義，然而它已經標誌了勝利，十字架與復活是已經贏得了戰爭的決定性戰役。歷史的高峰就是耶穌的復活。基督恩寵的分施發生在正在朝向時間終點的歷史中，對於未來的盼望因此變得更加熱切，這望德是基於一種信念，即決定性的勝利已經獲致，那場勝利是整個世界救恩的基礎和初果。

時間從這個基督的中心性拉出了它的生命。它成了基督的軸線，祂超越每一個時代，祂過去會死於巴勒斯坦，祂因復活而繼續生活於今日，並且將在時間的終點以判官的身分再度來

臨。歷史的世代——過去、現在和將來——與耶穌密切相關，祂「昨天、今天、直到永遠，常是一樣。」（希十三8）

新約的編年史背景因此必然是基督學的。瑪竇指出耶穌的世上生活為以色列歷史的完滿。為路加，耶穌是時間和救恩史的中心。在默示錄中，耶穌是元始和終末，阿耳法和奧默加。（參默廿一6）

具體上，新約看歷史是由兩個動向所構成。第一個動向是收斂的，它從人類的被造開始，經過選民到達唯一的救主基督。第二個動向是發散的，它從基督開始，通過教會擴展到整個人類。我們的歷史正處於這個發散的動向之中，它延伸到一切被基督且在基督內所救贖的民族。我們生活在教會的時代，它從基督的復活到基督的再來。教會，做為地球的中心，有形可見地呈現出基督在人類歷史中的王權。藉著它的聖事行動的綜合和高峰——感恩祭的舉行，並藉著福音的宣講，教會將其做為救恩史的完滿意義給了當今的時代。

第二章 做爲宣揚耶穌基督位格和其救恩奧祕的「教理講授的再探索」

首位最完美的福傳者耶穌基督的教理講授

耶穌是一位偉大的福傳者。祂宣佈天主的國將要在祂身上來臨的好消息，而且祂以熱誠、確信和一位無人超越的教師的權威這樣做了。「耶穌周遊各城各村，在他們的會堂內施教，宣講天國的福音，治好一切疾病，一切災殃。」（瑪九35；另參四23和谷六34）

聖路加的福音描述了耶穌在加里肋亞、葛法翁城的一天的傳教工作。（參路四31—44）那是一連串教導、奇蹟、變換的場景、殷勤的行動。耶穌，在祂教導了群眾之後，在會堂內治好了一個附魔的人。在西滿的家裡，祂治癒了伯多祿的岳母，她正因發高燒躺在床上。日落後，祂治好了許多患有各種病症的病人。第二天一大早，祂來到一處荒野的地方，被一大群人撞見，遂要求祂留在那裡。但是耶穌離開了葛法翁前往別的城鎮，「祂就常在猶太的各會堂中宣

講。」（路四44）聖史至少兩次強調了，群眾在看到耶穌的言語和工作所顯露出的權威和能力之後所表現出的驚訝：「他們都十分驚奇祂的教訓，因為祂的話具有權威。」（參路四32，36）

整體看來，耶穌的福傳工作是一種「多彩多姿的」溝通型式。首先，祂用言語講道，祂使用多種的文學類型，諸如簡短的演講、比喻、警語、明喻和以事實來說明的言語。這種講道，其中的一些令人難忘的時機分別是山中聖訓——一種基督宗教本質的綱領性聲明（瑪五——七）——它以令人不安的真福八端開始（瑪五3——12）；慈善的撒瑪黎雅人（路十30——37）和浪子回頭（路十五11——32）的比喻；公審判的演說（瑪二五31——46）；最後晚餐中耶穌給祂的門徒的臨別贈言。（若十三——十七）

耶穌的行動方式也是一項重要的溝通工具。祂以一種不落俗套的態度面對窮人、邊緣人、病人、急需者、敵對者、外國人、女人、兒童，以及法律和聖殿，祂的態度和當時的宗教和社會文化並不一致。

而且，祂也藉著大量各種型式的奇蹟來溝通，奇蹟成了天主在歷史中眷顧性臨在和祂神聖能力的記號。奇蹟引起了驚訝和熱烈接受耶穌，但也激起嫉妒和憎恨。為門徒和敵人，奇蹟是一個了解耶穌的機會，但也同樣是從接受祂的先知性權威（*exousia*）和祂的神性實在（*ousia*）、從祂的非常能力和祂的非常存在身旁擦身而過的原因。

耶穌用祂的行動、祂的沈默、祂的凝視來溝通，甚至祂的旅行也成了通傳救恩的一種方法。祂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有一個明確的目的：啓示並完成祂的救贖使命：「看，我們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於司祭和經師，他們要定祂的死罪；並且要把祂交給外邦人戲弄、鞭打、釘死；但第三天，祂要復活。」（瑪二十 18—19）

門徒的被召跟隨耶穌（參谷一 16—20），本身就是一種異乎尋常的宗教真理的通傳，同時也是分享耶穌生活經驗和使徒理想的通傳。門徒的跟隨意謂著每天「與祂」（谷三 14；「他們就在祂那裡住下了。」若一 39）的共融，包括在宣講中、在祈禱中、在奇蹟的喜樂中（在加納婚宴上變水爲酒的奇蹟：若二 2—11）、在最後晚餐的密談中（若十三—十七）、在耶穌爲拉匝祿之死的哭泣中（若十一）、在面對迫在眉睫的苦難（若十八）和被懸在十字架上的悲傷中（若十九 26—27）。耶穌的生活和使命成了門徒的生活和使命。

死亡和復活的逾越奧蹟是耶穌所有通傳的最高確認。這個奧蹟仍在歷史中繼續著，不只在門徒的宣講中，特別是在聖體聖事中。聖體聖事導致每一位信徒在時空中與福傳者、救世者耶穌實際性的相遇。

在三年的公開生活中，耶穌實施了一種信仰培育，其層面是如此完整，以致成了一种對生命的徹底滲透。經由這種在復活達到其最大密度與成熟度的強力教學法，耶穌通傳並奠定了基

督信仰的兩項核心要素：(1)我們得救，主要的不是透過踐行法律，而是透過對祂的位格和事件的信仰（基督的事件做為基督徒信仰的位格性起點）；(2)當救恩成爲一種與天主教、子和聖神建立關係的生命經驗時，基督徒的救恩達到了它的高峰（聖三的共融做為基督徒存在之成熟的位格性終點）。

耶穌的教導因此有了一種強烈的基督中心和聖三的脈絡。耶穌明示了基督徒的得救是一種與天主建立位際性關係的具體生命。聖若望福音強而有力地描述了這個問題式教學法的成熟過程——一個以信仰基督爲起點，最終達到在父、子和聖神內的生命過程：「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他那裡去，並要在他那裡作我們的住所。」（若十四23）

基督徒宣揚的第一個訊息：耶穌是「主」

甚至在復活之前，耶穌已許給了伯多祿「權力之鑰」（「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瑪十六19）這當中包含了以權威訓導的職務。然而，是在逾越事件之後（死亡——復活——升天——聖神降臨），宗徒和門徒們才異乎尋常地有效行動和獻身，才使他們自己成爲其師傅之救世宣講的生動回響（「教理講授」（catechesis）這個字，是從希臘文Katecheo來的，意即「我讓鈴聲傳出，我用口中的話教導。」例如，聖保祿說：「讓『學習真道的』（Who is catechized）」

和『教導真道的』(Who catechizes) 分享自己的一切財物。」(迦六6；這個動詞被用了兩次) 主耶穌的教導，伴同著祂的死亡與復活，成了初期基督徒傳教士宣講的內容，以及初期基督徒著作的材料。因此，福音可以說是原始基督徒團體的第一部重要的「教理書」。(參路一4) 保祿在他寫給羅馬人的書信中說到：「如果你口裡承認耶穌是主，……：你便能得救。」(羅十9；參格前十二3；斐二11)

有些人看到格前五3—5，那裡保祿提醒格林多人要想到他所接受並傳授的「信仰寶庫」的基本核心，它成了一種最早的「復活後教理講授的書寫大綱」。「我所領受而又傳授給你們的，其中首要的是：基督照經上記載的，爲我們的罪死了，被埋葬了，且照經上記載的，第三天復活了，並且顯現給刻法，以後顯現給那十二位。」基督徒的基本教導是宣揚耶穌的死亡、埋葬和復活，以及復活的那一位的顯現。

門徒的身分不只是宣講和信仰。復活後，它變成爲耶穌作證(到了殉道的程度)，且在教會內如弟兄般地過著一種與父、復活的子和聖神共融的生活。保祿和若望書信透露了初期基督徒團體的信仰有著某種基督學的和聖三的特別關注：「我們是生活的天主的殿」(格後六16)，因爲我們蒙召去和聖神(參格後十三13；斐二1) 並且「同父和祂的子耶穌基督」(若壹一3；6—7；格前一9；六15，19) 相通。耶穌和關於耶穌的教理講授的核心是對基督位

格的信仰之培育和成熟化，這樣的信仰是在聖三共融內的一種得救的生命。

復活後的教理講授因此也被理解和經驗為一種信仰的熟化和整體的通傳，透過宣講耶穌（*kérygma*）、教會的祈禱和聖事的行動（*leiturgia, eucharistia*）、對急需者的服務（*diakonia*）、與天主和弟兄的共融（*koinonia, ekklesia*）、以及作證，甚至是殉道（*martyria*）的最高作證。在這方面，復活後的教理講授，就像耶穌的宣講一樣，是整體的。再者，它是必要的，因為它集中於對聖三奧蹟的信仰上；它也是整體的，因為它在他們的歷史存在和末世觀點下確立了人和團體的整個存在。我們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天主教教理》中所發現的，本質上也是這個結構。該教理被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種信仰的深層表達，亦即「信經」。第二部分教導讀者關於基督奧蹟的禮儀和聖事的慶祝。第三部分包括耶穌和教會有關倫理生活和十誡方面的教導。最後一個部分提出了在祈禱生活內的陶成，它包括了天主經的完整教理。而耶穌基督是光照並維持基督徒存在的這四個向度的導師。事實上，祂是這個真實信仰的對象；祂臨在於教會和它的聖事的救恩行動中。祂是基督徒行動的典範、根源和支持（用祂的恩寵）。祂隨同聖神是我們向天父祈禱的導師和鼓舞者。

耶穌基督：教會教理講授的中心

回歸耶穌基督——祂是基督宗教訊息的真正中心和源頭——的號召，清楚地出現在被保祿六世稱爲「當代偉大要理問答」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中（AAS 58 [1966] P. 575）。在那次大會的開幕致詞中，若望廿三世把耶穌基督放在「歷史和生命的中心；人或者和祂及祂的教會在了一起，那時，他們就享有光明、良善、秩序和平安，否則他們就在祂之外。」（EV.131）

基督中心論是詮釋梵二最強有力的鑰匙，我們可以從下面所援引的文字中看出它的真實性。無論是在大會的第一份文件——「基督總是臨在於祂的教會內，以及以一種特殊的方式臨在於禮儀的慶祝中。」（《禮儀》7）——或「基督是主，在祂身上，至高者天主的完整啓示獲得了完成。」（《啓示》7）——或是最後一份文件，它在第二十二段中肯定了：

誠然，除非在天主聖言降生成人的奧蹟內，人的奧蹟是無從解釋的。第一個人：亞當，是未來亞當：耶穌基督的預像。新亞當：基督，在揭示聖父及其聖愛的奧蹟時，亦向人類顯示了人之爲物和他的崇高使命。……痛苦和死亡的啞謎，在基督福音以外，固然窒息我們，但藉著基督並在基督內，卻大放光明。基督以其聖死消滅了死亡，並以其復活賜給了我們生命，俾使我們在聖子內，成爲天主義子，並在聖神內呼號說：「阿爸，父啊！」（《現代》22）

在福傳和教理講授中基督中心主義的復甦，意謂了在信仰傳揚中耶穌基督中心性的再肯

定，它是成熟、培育的途徑和在具體性和包容性上基督徒存在的形成。事實上，這是教理講授的定義：

「教理講授」這個名詞是用來指稱教會從事於使人成為門徒，幫助人相信耶穌是天主子所作的努力的綜合，如此，通過信仰，他們能在祂的名字內有生命，並且在這個生命內去培育和教導他們，以便建立起基督的身體。（CT1）

基督中心論在教理講授中有雙重的功能。首先，它指出耶穌基督是唯一的真教師，那是爲什麼在教理講授時我們唯獨必須教導耶穌的教義和生活（CT6-8）。其次，教理講授將救主的「位格」、祂的降生奧蹟、受難、死亡，以及救援性的復活放在其訊息的中心位置。事實上，教理講授的最終目標是「不只使人與耶穌基督接觸，而是與祂共融：只有祂能在聖神內引導人進入父的愛，並能讓我們參與聖三的生活。」（CT5）

公元兩千禧年的基督中心的靈感

這個基督中心論的回歸，就是回歸到基督訊息的真正要素。因爲基督事件、祂的奧蹟的理
解以及祂的使徒工作的分享，是天主的真實名字和其意義啓示的所在，以及每一個人救恩存在的價值。

對於宣揚耶穌基督的堅持是若望保祿二世一九九〇年《救主的使命》通諭和一九九一年宗座宗教交談與萬民福傳會議文件《對話與宣講》的核心主題。

第四屆拉丁美洲主教大會（一九九二年，聖地牙哥）的閉幕文件有一個實質的基督中心結構。主教們肯定了下面這句話：「我們宣揚我們的信仰和我們對耶穌基督的愛。祂『昨天、今天、直到永遠』，常是一樣（參希十三8）。」文件中的三個部分也是基督學的：(1)耶穌基督，天父的福音；(2)耶穌基督，生活於其教會內的福傳者；(3)耶穌基督，拉丁美洲的生命和希望。

若望保祿二世的倫理通諭《真理的光輝》（一九九三年）也有一個基督中心結構。「耶穌基督是照亮每一個人的真光」（參前言，1—4），而且祂是人性成全之道德行動的真正教師。今天每一個人也問著那位富少年向祂提出的問題：「善師，爲承受永生，我該做什麼呢？」（參1，6—27）同樣該提到若望保祿二世的第二個倫理通諭《生命的福音》（一九九五年），它的焦點完全集中在耶穌基督身上，祂是人類和宇宙的生命與生命的賦予者。若望保祿二世的基督中心論把基督徒的倫理帶回到它的原始根源，而且在這個方式下刺激我們同化於基督對天父服從的孝愛動力。實際上，人存在和行動的界域是天主子降生的這個事實。

教宗在天主教會議後的《奉獻生活》（一九九六年）勸諭中再次說明了這個和耶穌基督的完

全聯繫。奉獻生活是集中於唯一價值——耶穌位格——的一種生活。它使耶穌基督在人類歷史中的存在，即祂的世上生活，成爲可見的：「藉著福音勸諭的誓約，耶穌容貌的特徵——貞潔、貧窮、服從——在世間獲得了典型而永久的『可見性』」（VC1）。

宗座牧函《第三個千年將臨之際》（一九九四年）反映了在教理講授和福傳中，這個基督中心性再探索的脈絡：基督是「天人之間唯一的中保」（TMA 4）；祂是「宇宙和歷史的主」（參TMA 5）；祂是「時間之主，時間的開始和完成。」（TMA 10）

禧年，做爲再福傳及信仰熟化的適當時機，必須被這個本質上是聖三論的內在基督學的事實所鼓舞：「這個三年期的觀念架構，是以基督——降生成人的天主子——爲中心，它必須是神學的，亦即聖三論的。」（TMA 39）反省的中心將是深度的領會「耶穌基督，是昨天、今天、直到永遠的世界的唯一救主。」（TMA 40）

一九九七年，標誌著準備公元兩千禧年的三年期的開端，被特別用來反省基督——天父的聖言，祂因著聖神的工作降生成人。事實上，必須強調禧年的顯著基督學特徵，在這一年將慶祝天主子的降生：爲全人類的救恩奧蹟。（TMA 40）

第三章 做「基督徒」：當代基督徒對耶穌基督的理解

「你們說我是誰？」（瑪十六15）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五日，國際性週刊「時代雜誌」第十六次以耶穌的肖像做為它的封面。藝術家盧迪哈格倫（Rudy Hoglund）創造了一張由二十九片馬賽克組合而成的耶穌像。這些嵌片是十七張歷代著名基督像的殘餘，其中有：馬賽克、聖像、壁畫、彩色玻璃、版畫、刺繡、以及古代和現代的畫作。雖然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經由不同的藝術家，使用不同的技術，但是這些小嵌片經過適當的安排，卻產生了「可辨認的」耶穌的面容，一種在形式的不連續中的內容的連續性。儘管教會內外已經有了太多關於耶穌的詮釋，然而希伯來書中關於祂所說的仍然是真實的：「耶穌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遠常是一樣。」（希十三8）

神學的、牧靈工作的、以及基督宗教福傳的基督，不只是人類的一個典範，也不只是在人群中傳達天主旨意和法律的一位受默感的先知。換句話說，耶穌不只教導我們做一個人或做一個有信仰的人。祂還邀請我們成為「祂自己的人」：「你們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你們

內。：：：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條。」（若十五4，5）這隱含了對於耶穌的活潑的認識，承認祂是「主及默西亞」（宗二36），是全人類的救主（宗四12），是天人之間唯一的啓示者和中保。（參弟前二5—6）

為初期團體，稱一個人為「基督徒」，（參宗十一26）意即接受基督為地平線和所有人類對救恩希望的決定性支持者；意謂了在祂身上看到修和萬有的那位，（哥一20；弗一10）看到解放奴隸和罪惡的那位，（羅六17—18）看到重生人類的那位，（羅五1；鐸三5—6）以及看到真天主也是真人的（參希二17—18；四14—15；五7—8）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若一14）基督徒對耶穌的理解超越並滿全了所有宗教和人文對祂的解釋。為基督徒，耶穌不只是一個相對價值，亦即人類和宗教中的許多偉大典範之一。祂是一個絕對價值。為基督徒，祂，而且唯獨祂，能把每一個人，以及整個人類和宇宙，帶至完滿的實現。

以下這篇保祿六世的文字，是關於耶穌的典型敘述：

耶穌是人類渴望的高峰，

我們希望和祈禱的終向，

歷史和文明盼望的焦點；

祂是默西亞，人類的中心，

第三章 做「基督徒」：當代基督徒對耶穌基督的理解

祂賦予每一個人的行為價值，

祂是所有心靈飢渴的喜樂和滿足，

祂是真人，是成全、美麗、神聖的典範，

天主預備了祂，俾具體化這個真正的模型，

人的真正概念；祂是所有人的長兄，

無可替代的朋友，

唯一值得所有人信賴和愛的一位：

祂是「人基督」。

耶穌同時是我們一切真幸福的根源，

祂是光，

藉著它，

世界的空間取得了大小、型式、美麗和陰影；

祂是定義一切，解釋一切，

區分一切，救贖一切的聖言；

祂是我們精神和道德生活的準則；

祂告訴我們，我們該做什麼，
祂給了我們力量、恩寵去實踐它；
在每一個使自己成為一面鏡子，
好能接受祂的真理和生命之光的靈魂內，
在每一個相信祂，
並且歡迎祂的聖事性接觸的人身上，
祂的影像，事實上，祂的臨在，
就在他們中迴盪著；

祂是「神基督」、導師、救主、生命。（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的訓示）

儘管宣揚基督的這個核心一直不會改變過，但是從最早期的基督徒開始，就已經使用了不同的基督事件的詮釋模型。我們這裡所給的，不是一份兩千年基督宗教歷史的完整清單，而只是一張包括天主教和非天主教的當代基督論的巨觀簡圖。

東方教會傳統的光榮的基督

賦予東正教基督學明顯特徵的，並不是它使用了本地化的術語重新詮釋耶穌，也不是它對實踐行動的熱望，而是它清楚地擁有對基督的信仰，和透過在禮儀、苦修、默觀和光照中不斷地讚美來參與祂的神性（＝神化）。東正教的基督學在若望的天主子成了血肉（參若一14）的斷言中找到了它的出發點。降生被看成是決定宇宙命運、重建和更新創造、恢復宇宙和人類原始神性榮耀的事件。在這個脈絡下，東正教堅決地肯定，當人類參與了天主的生命時，他才獲得真正的實現。

用方法論的術語來說，東正教基督學是在教父和早期大公會議的傳統內被導出和理解的。假定這個教會傳統是必要且充分的，那麼東正教毫無疑問地強調了耶穌的神性光榮——真人且真天主，他們經常稱祂為「天主聖言」（Theos Logos）。

東正教的教理講授也必然是基督學的。東正教把教理講授和聖像拉上關係，將之理解為「聖像門」（iconostasis）的一種觀想，亦即，在教會禮儀的主要節慶時，保留時間去默想世上的和受光榮的基督：耶穌的誕生、祂的受洗、顯容、天國的宣講、十字架和復活，升天和聖神降臨，以及祂的第二次來臨。耶穌生命奧蹟的故事出現在教會傳統的脈絡中，面對當代的無信仰和對宗教的冷漠，沒有太多的困擾或太多的讓步。

路德視野的受苦的基督

為路德，我們可由之理解並宣揚基督的唯一透視是十字架的神學，它是整個基督訊息的綜合。「十字架的聖言」（參格前18）不只是耶穌受難和死亡的事實，也是詮釋基督宗教啓示之整體的一個模型。「受苦的基督是真正的神學和真正的天主的知識」（WA1,263）。十字架是真實基督宗教認同的令人困惑且引發議論的認同。受苦的天主是每一個教會、每一種神學、以及基督宗教全部真理的真正判準。

天主教基督學視野的豐富性

無論是在系統反省或教理講授及牧靈的傳遞上，天主教視野的特徵是：

1. 它對耶穌人性的強調，此被視為導致祂的天主性的發現和肯定，以及人類完滿自我實現的典型；
2. 和當代世界的交談，此引發了對基督奧蹟的詮釋進路的多元性；
3. 本地化的需要，此產生了特別為適應教會不同地區的文化環境的多種脈絡基督學（con-

(textual christologies)：

4. 對存在實踐需求的一種取向，這種取向有助於調和正統性和正確性。

這引發了形成一種真正神學和牧靈富藏之基督學的多元視野。例如，「宇宙的」基督學所呈現的耶穌是整個宇宙收斂的目標，此目標支持、指導、淨化、吸引並帶領宇宙和人類的進化運動臻於完成。「歷史的」基督學強調歷史做為啓示和基督奧蹟之施救應用的軌跡。「解放」基督學在耶穌對窮人和邊緣人的救援行動中看到基督訊息的中心，以及天主國的最高實現。「民間虔敬」的基督學設法再探索基督徒虔敬的深度神學和牧靈意義。「脈絡」基督學從教會的一個特定地區的歷史和文化獨創性開始，試圖對基督奧蹟做一個「本地的」詮釋。

我們要暫時停下來考慮一些為準備公元兩千大禧年福傳與教理講授復興之特具暗示性的基督學視野。

天主教「民間虔敬」中的基督奧蹟

民間虔敬：教理講授的基本現實

「民間虔敬」或「民間敬禮」是教會的教理講授和牧靈工作的真實環境。大多數信友，無論兒童或成人，未受教育者或受過教育者，窮人或富人，都完全沈浸在這個民間虔敬的氛圍中。他們不是在「學院神學」的範疇內去接受、理解和表達信仰，而是透過特殊和特定的表達符號。這些符號內容經常富有象徵意義和生活經驗。因此，民間虔敬不能被忽視為無關緊要，或只是迷信。我們必須在宗教和基督徒價值上給它一個位置。

早在一九七五年，保祿六世就邀請基督徒重新正視民間虔敬：

無論是在幾世紀前教會就已植入的地區，或是在那些現在才開教的地區，我們都可以在人民中發現一些獨特的尋找天主的方法和信仰的表達。有好長一段時間這些表達被認為不夠純正，有時甚至被輕蔑。然而，今天它們在各地都或多或少重新受到肯定。

(EN 48)

若望保祿二世也勸導我們要珍視教理講授中民間虔敬內的積極性因素。(參CT 54)

民間虔敬是一種「基督徒人文主義」

一九七九年，在墨西哥普埃布拉(Puebla)召開的第三屆拉丁美洲主教會議，於它豐富而著名的閉幕文獻中，描述了民間虔敬：

「透過人民的宗教——民間虔敬，我們表達了由天主所密封的深度信仰的整體，和導源於這些信念的基本態度，以及為理解它們所必備的一些語彙。我們表達了在一個特殊民族中，宗教所呈現出的文化或存在形式。拉丁美洲人民的宗教，以它最具特徵的文化形式來說，是一種天主教信仰的表達，它是一個民間的天主教。」（普埃布拉 444）

民間虔敬富有以基督徒智慧回答主要存在問題的價值。事實上，這種虔敬具有神聖的意義，它顯示了對天主的渴求，它也表達了一種動人的熱情和意向的純正，這只有單純的人和窮人才能擁有。（參EN 48:CT 54）它隨時準備著要接受天主的聖言，它生活於聖三的臨在中（如同我們在它的敬禮和聖像學中所見到的），它相信天主的眷顧和天主聖父慈愛、忠信的臨在，它也有著強烈的祈禱意識。（參EN 48:普埃布拉 454,913）它有一種活潑的綜合能力，能把天主和人類、基督和聖母、肉體和精神、共融和制度、個人和團體、信仰和國家、理智和情感創造性地結合起來。（參普埃布拉 448,913）

民間虔敬深刻意識到罪和補贖的需要（普埃布拉 454）；它慶祝基督降生的奧蹟（聖誕節、嬰孩耶穌），紀念祂的苦難、聖體聖事，並敬禮祂的聖心（參普埃布拉 454, 912）；它使基督奧蹟、祂的訊息、祂的降生、祂救贖的十字架、祂的復活、聖神在每個基督徒身上的行動、死後奧秘等知識得以成長。它表達了對聖母的愛，它敬禮她為天主和人類的母親。當有需

要捍衛信仰時，它也促成了慷慨和犧牲，甚至達到英勇殉道的地步。它以各種的語言表達信仰（歌曲、圖像、手勢、色彩、舞蹈）。它克服冷漠的理性主義，而把信仰設定在時間（節慶）的脈絡中和地點（朝聖地和聖殿）之上。它藉著參與教會的聖事，尤其是和好與聖體聖事，活出深度的信仰。

民間虔敬在同樣程度上產生了不易在別處看到的內在態度：耐心、日常生活中的十字架意識、超脫、對別人的開放、虔敬（EN 48）、福音美德的實踐（CT 54）士超然物外、團結（普埃布拉 454, 913）。它孝愛教會，對聖父教宗有一種真實、誠摯的愛情，它熱誠地接受他是世上的導師和耶穌良善的見證人。（普埃布拉 454）

這個深刻的人性和基督徒的智慧，使民間虔敬成爲一種「基督徒的人文主義，它肯定每一個人做爲天主子民的基本尊嚴，建立一種基本的手足關係，教導我們和自然相遇並了解工作的價值，並且即使在極端困難的生活中，也常保有某種程度的樂天和機智」。（普埃布拉 448）

民間虔敬「再教育」的需要

我們不能不提到民間虔敬的限制和危險，特別是當它被福傳和教理講授所忽略和輕視時。有一種祖傳形式的限制是迷信、巫術、宿命論、偶像崇拜、拜物主義和儀式主義。（EN 48，

普埃布拉 456)

由教理講授的扭曲所引起的限制如下：靜態的擬古主義、誤傳和忽視、融合的再詮釋、將信仰化約成一種純粹個人和天主間的契約，對聖人敬禮的過度關心傷害了對耶穌基督及其奧蹟的意識。(EN 48·普埃布拉 456,914)

對民間虔敬的威脅也來自世俗主義，這種世俗化是透過大眾媒體，透過消費主義，透過教派、意識型態、經濟和社會的鼓動和操控，透過世俗化的政治性默西亞主義，透過遷徙和由國內外移民所造成的城市的無產階級化。(普埃布拉 456)

因此產生了純化、不斷矯正 (CT 54)、尤其是對民間虔敬持續的教育過程的急迫性。
(普埃布拉 457,458-69)

民間虔敬中的耶穌面貌

耶穌基督的奧蹟是民間虔敬中的一個中心要素。民間的基督——神學上無論祂是就那一個平面被理解或被扭曲——是一個被基督徒民族生活過、聽過、歡迎過、愛過和追隨過的基督。無論這種熱心的理由是如何貧乏和被損傷——通常是榮福童貞和聖人佔了優勢——但是這個基督照亮並支持了這個民族的整個的存在，成為他的最高貴價值和最古老渴望的承載者和保證人。這方面

的證明是聖事生活的參與，尤其是感恩祭；奉獻於基督的大節日的慶祝；奉獻給基督的實際行動，例如敬禮耶穌聖心；祂透過圖像、祭台和態像的臨在，成為家庭的保護者。

以下，我們把自己局限在拉美和那些數世紀以來由於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臨在而受到深度影響的國家，雖然我們所說的可能也可以用到北美、南美和澳洲的義大利、波蘭或德國人影響下的民間虔敬。民俗學和民間虔敬的學者已經認出這些地區的某些特別的基督「相貌」。特別動人的一點是這些民族對「死亡的基督」的熱心，透過祂，這個民族認出了自己：在巴西巴伊亞（Bahia）聖方濟教堂內著名的耶穌受難像，可以被視為拉美民間基督學的縮影。他們也對「耶穌聖嬰」表現了極大的崇敬，祂喚醒人溫和；崇拜「基督君王」，祂在生活的困難和信仰的迫害中激起力量和勇氣；敬禮「基督和平君王」，祂是初期的傳教士所宣講的基督面貌。

民間基督學要求一種著眼於再福傳的教理講授，它不折不扣且不先入為主地宣講聖經和教會的基督面貌——真天主和真人：「我們的責任是清楚而不為懷疑或含混留下任何餘地地宣講降生的奧蹟：包括如同教會所承認的基督的神性和祂的人性和歷史向度的事實和能力（普埃布拉 175）：「我們不能扭曲、降低或意識型態化基督的位格，無論認為祂是一位政治家、領袖、革命家，或只是一位先知，或將祂是歷史主人的地位貶低為徒具私人身分。」（普埃布拉 178·也參 179）

如此在基督整體奧蹟的基礎上，民間虔敬的基督學能夠給予經常受壓迫和屈辱的人民再生的希望：「在和我們人民的痛苦和渴望站在一起時，我們感覺到那種將我們特殊擁有的給予這個民族的迫切需要：納匝肋的耶穌，天主之子的奧蹟。我們覺得這是「天主的能力」（羅一16），它能改變我們個人和社會的現實，並且將它放在自由和兄弟之情的道路上，直到天主之國的完全展現。」（普埃布拉181）

一九九二年的聖多明哥文件（Santo Domingo document）使民間虔敬的基督學傳統臻於完滿，它將拉美的新福傳集中在基督的奧蹟上。該文件把耶穌表達為「天父的福音」、「生活在其教會內的福傳者」、以及「拉美的生命和希望」：

「主耶穌基督，生活天主之子，

善牧及我們的弟兄，

祢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在福傳之星，

瓜達露培（Guadalupe）聖母的保護下，

我們懇求祢的聖神，

將我們結合在愛和希望內。

求祢接著麥德林和普埃布拉之後，
繼續賜給我們恩寵，
使我們獻身於新福傳，
我們每一個人都為此而被召，
都可在俗教友，
尤其是年輕人的身分，
作一種特別的參與。
讓我們投身於一種持續的信仰培育，
超越我們的國界，
尤其是在傳教區，
稱頌讚美祢、宣揚祢，
求祢給我們能力去自我投身，
從一種對窮人福傳和更生的優先選擇
和為生命和家庭的服務出發，
去促進拉美和加勒比海人民的發展。

幫助我們為福音的本地化而工作，

透過有效的培育努力和現代的傳媒，

使福音滲入我們城市的氛圍，

並降孕在美洲黑人的固有文化中。

阿們！（聖多明哥 303）

「本地化的」基督

本地化——所有基督徒福傳的法則（參GS 44）

為梵二，基督徒的福傳史向來且一定會繼續是一個「文化適應」、「與文化對話」、「和各種不同民族文化生命交流」之無止境的過程。（GS 44.58）教會利用潛藏在不同型式人類文化中的寶藏，

從她的歷史的開端，就學會以各民族的觀念和語言，來表達基督的奧蹟，並且設法以哲學家的智慧去詮釋福音；也就是說，只要適合，就盡可能使福音去適應眾人的理解力或哲人的要求。而這種啓示聖言宣講的調適，應當繼續奉為每一項福傳工作的法則。

因此，教會迎合每一個民族的接受能力，按照它特殊的天分，去表達基督的訊息，同時在它內促進一種充滿生命力的交流。若望保祿在〈論現時代的教理講授〉勸諭中強調：

教理講授就如同福音宣講一樣，我們可以說，它是蒙召來將福音的能力帶入一種文化及各種文化的核心。為此，教理講授要設法認識這些文化及它們的主要因素，學習它們最重要的表達，並尊重它們特有的價值及富饒。如此，教理講授才能成功地將那隱藏的奧秘知識介紹給這些文化，並且協助它們，從它們自己生活的傳統中，產生出屬於基督徒生活、敬禮及思想的原創表達。(53)

神學和牧靈近來已提出了一些為促進基督福音本地化的判準。第一個判準是「基督學的」。在這個意義上，本地化的過程是耶穌福音在一個特定文化中的一種真正的降生，它隱含了對該文化優點的欣賞，同時也包括了對其人性和宗教限度的批判。

第二個判準是「教會學的」。它視教會——無論是普世教會或地方教會——為歷史的場合和本地化過程之美好結果的保證人。如此，在具體的教會經驗中，本地化被接納、生活、分辨、評估和純化，質言之，被實現和完成。因此，教會成了經驗的歷史場合和每一個本地化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判準。

第三個判準是「人類學的」。它強調本地化的目標，必須是提供進步、光照，並從罪惡、

死亡、不義、暴力、虛偽和貧窮之網中，將人類徹底地解放。信仰的本地化是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中，由基督徒團體所活出的一種救恩經驗，做為決定性救恩的初果。

第四個判準是「對話」。它保證本地化的過程不會導致封閉的孤島、溝通的失能，以及和大文化的對立，反之卻能有一些令人振奮的新面向的發現，它將有助於對基督奧蹟的更深入了解，以補充並豐富先前的成果。因此，基督徒的本地化並不意謂著排斥，而是交互作用、分享、參與、健康的多元，和對未來持續的開放。聖神將每個文化的果實帶向成熟，使所有其他教會以及普世教會獲益。各式文化不是像分離的小草的葉片，而是像一棵大樹的枝幹般繁榮和發展。

基督「在文化中」

對於教會的各種不同文化區域之原創性和獨特身分的敏銳感受，正在開展一種極寬廣的脈絡基督學的景觀。我們知道我們不能提供一幅天主教世界中各類本地化發端的完整地圖，我們只能約略提及這個有著蓬勃活力之煩忙工廠的一些成果。

例如，在菲律賓，有許多主張要求給予菲律賓民間虔敬的基督：「聖嬰」（Santo Niño）、「聖葬」（Santo Entierro）一個應有的肯定和評價。再者，也努力要將基督所帶來

的救恩轉化入相應於此地區之人性和宗教經驗的範疇。例如，在基督內得救和解放的經驗被用“*ginhawa*”（意思大約是「福祉」）這個字來表達，它源於對“*hirap*”（從每一個觀點說，所有能阻礙人類幸福的一切，包括精神上的）的征服。又例如，菲律賓話耶穌的名號是 *Darung Maraya*（在維薩雅（*Visaya*）意即「賜繁榮的那位」，它可以用 *malunggay* 樹來表達，這是一種菲律賓最普遍和最有用的樹），或 *Ngir Omekui*（在帛琉，它意即「錨」和「港口」），或 *Abay*（在宿霧，它意即「旅途中的伙伴」），或 *Manuluwas-Kauban*（在民答那峨島，它是指「照顧的那一位，他幫助飢餓者，與他的人民同行，保護受迫害者，寬恕罪人，質言之，他是解放者。」）

在印度，本地化也十分蓬勃。有許多基督學的主張都是基於耶穌的 *gurunship*（耶穌做為光照和拯救生命的導師）。耶穌也被稱為 *Vinohakan*（解放者），他使用 *ahimsa*（非暴力），他的武器是愛、同情、體貼，以及完全的投身，為受壓迫者、種族歧視的犧牲者、被社會遺棄者的自由而奮鬥。

其他的主張來自孟加拉（耶穌 *Utam Neta*：「好領袖」），來自巴布亞新幾內亞（耶穌 *Kamungo*：「巨人」，已經用在禮儀中的一個名號），來自韓國（耶穌 *Minjung Mudang*：「為了民眾、和民眾在一起的民眾的醫治者」），來自中國（耶穌，救星），來自台灣（耶

穌，真「福」，一切幸福的根源），來自泰國（耶穌Pau，父親），來自澳洲土著（Walan，鵝鵝，以胸血養鵝鳥，為慈悲的象徵），來自日本（Dooshi，老師）。

在亞洲，本地化以及基督做爲一切人之救主的問題是熱烈爭論中的議題。但是最近在某雜誌的篇幅中被問及在亞洲是否有爲基督留下空間時，教會團體的回答是熱烈的肯定。因爲耶穌的救恩奧蹟完全答覆了亞洲人民對內心、解放、幸福、和諧和永生的渴望。

非洲也爲基督學的本地化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觀念。例如，認爲耶穌是頭、祖先、長子、醫生、啓蒙老師。這些稱呼和概念有助於對耶穌的形像和祂的救恩奧蹟有一個較佳的了解。然而，非洲作家也知道，耶穌基督的奧蹟不可能被本地的範疇所完全理解和表達而不失落其原創性。在基督身上永遠有一個不可化約和不能傳譯的「他性」（otherness）。

然而，基督學的本位化不只是一要解決教會某些地區之神學和牧靈的難題，事實上它關乎整個教會。當然，它並不是爲了發現「基督的新面貌」，而是爲了給予今日人類尋求意義、幸福、尊嚴、友誼和平安的答案。亦即，必須把由新約傳遞給我們的耶穌的實在性和當今世界上關係。我們能夠如此做，完全仰賴因著天主之國、愛天主和近人、皈依、救贖、使命、寬恕與和好的需要、追隨基督、教會等的再探索而開始的一種擁有新活力的基督徒的見解。

耶穌基督為青年人

在我們剛描述過的地理的本地化之外，還有一塊青年人的「大陸」，他們有他們自己對耶穌的獨特看法。最吸引年輕人的基督面貌是「生命基督」。透過它，耶穌成了他們的朋友、知己、兄弟，寬恕他們、征服罪惡而且是道路和真理的那一位。為普世的青年，耶穌基督是人性完滿、生命改變和解放的同義詞。特別是在年輕的皈依者身上，我們可以看到耶穌的解放臨在的意義：不但從罪和根本的惡中，而且也從祖先虔敬的恐懼中解放。我們也看見一種對一個新的、更喜樂的生命，一個更自由的生命之開放。耶穌今天仍然是一個具體且充滿意義的人，祂教我們去愛，祂不但給我們立了愛的榜樣，而且賠上了祂自己的生命。耶穌仍然鼓舞著今天渴望愛、正義與和平的年輕人。

以下幾點是年輕人如何了解耶穌的撮要：

1. 耶穌是一位以全部精力投身於一項正義「事業」的人；
2. 這個事業是宣講「天主的國」，它為所有人，尤其是為邊緣人、病人、受壓迫者、弱勢者、婦女、兒童、被排斥者、外勞、窮人，是幸福和解放的禮物；
3. 這個地上永恆的解放的來源是耶穌所宣講的父、子及聖神的三位一體的天主；

4. 耶穌的世上生命是一致而和諧的：祂的行動配合著祂的言語，而這個一致性導致祂的死於十字架上；

5. 復活事件是一項勝利，而不是失敗；它帶來生命，而不是死亡。

這個青年基督學使年輕人的生命充滿意義，給予他們個人和團體使徒工作統一和遠景。

基督典範的挑戰

這個基督學的綜合性概觀說明了，在基督徒的信仰意識中，耶穌的面貌是何等的多采和豐富。我們提供了一個暗示性的調色盤，它似乎說明了——雖然並不够徹底——聖保祿對厄弗所教友的期望：「使基督因著你們的信德，住在你們心中，叫你們在愛德上根深蒂固，奠定基礎，為使你們能夠同眾聖徒領悟基督的愛是怎樣的廣、寬、高、深，並知道基督的愛是遠超人所能知的，為叫你們充滿天主的一切富裕。」（弗三17—18）

讓我們總括出一些結論：

1. 基督被承認是人類的救主和通向祂的絕對神性的道路；
2. 十字架是人類痛苦和死亡的救贖奧祕的完成；
3. 基督的人性被視為每一真正人道主義的典型和根源；

4. 祂的神格被視為宇宙和人類進化過程的終點和完成；
5. 祂的塵世歷史被視為提供救恩的特許對話之所在；
6. 祂的事件被視為人類內在渴望的實現，人類是「聖言的諦聽者」，他在歷史中被降生的天主聖言所拯救；
7. 祂的訊息是從一切奴役、貧窮、不義中的真正解放；
8. 祂做為復活之主的臨在是一種眷顧的、持續的親臨，它深深地鼓舞了單純而謙卑的普羅眾生的智慧和生活，而這生活牢繫於對祂的救恩奧蹟慶節的參與上；
9. 祂的事件為各民族文化的改造和復興是一種推動力；
10. 祂的奧蹟是年輕人追求最高理想的觸媒，他們認為祂是喜樂、自由和生命的唯一且真正的賜予者。

確定的是，即使這些基督的圖像也不可能沒有它們的黑暗面，諸如無知、敷衍的教理講授、千年傳統的陳腐、折衷主義的誘惑、過度的簡化論、片面的強調、相對主義的衝擊等。然而，無論這個基督學概要地圖的優點或限制，它都是一個基督學「再福傳」的機會。

這裡我們必須加上所謂的「聖人的基督學」，顧名思義，這種基督學是，聖人們以他們模範的個人生活，給耶穌所做的鮮活的詮釋。例如：方濟亞西西的貧窮和喜樂的基督，依納爵羅

耀拉的基督君王和導師，天主若望的基督慈善的撒瑪黎雅人，若望鮑斯高的基督教育家。基督徒關於耶穌所有的知識和經驗，構成一項珍貴的遺產，我們有責任傳承並繼續結出更豐碩的果實。事實上，那是一項提供洞見的遺產，這洞見今日成了一個永遠有效的基督經驗復甦的源頭。

現時代新福傳的取向

然而，在這裡，有一些問題會自動浮出。在這個每一幅基督肖像都具有同樣吸引力的豪華畫廊裡，我們如何找到我們的出路？我們該讓它們每一幅肖像都派上用場或是該獨鍾某一幅？我們擁有什麼判斷來決定這些或其他的耶穌肖像的合法性呢？

簡言之，我們問自己：做為支持耶穌基督正確形象的要素是什麼？當代正確宣傳耶穌奧蹟的核心是什麼？而我們如何在不同的文化、社會和範疇脈絡中活出祂的救恩奧蹟並使其生氣勃勃呢？

在這一點上，讓我們回憶這個關於耶穌基督的神學和牧靈「反省」（參TMA 40）的特定目標，是去發展、促進並增長對耶穌基督奧蹟的了解和經驗。

引用若望保祿二世在《論現時代的教理講授》，20）中的這段話是有價值的：

教理講授的目標，就宣傳福音的整個脈絡來說，是教導和熟化的階段。換言之，是基

信徒經過信仰接受基督為唯一的主，並且由於內心真誠的皈依而完全歸順祂，設法更進一步認識這個他所委身的耶穌的時段；也就是認識祂的「奧秘」、祂所宣佈的天國、祂的福音訊息的要求和許諾，以及祂為那些願意跟隨祂的人所指出的道路。

為了答覆基督奧蹟之系統的、整體的牧靈再提案的需求，讓我們作一種雙重的選擇。

首先在耶穌的眾多面貌當中，讓我們選擇那種由聖經和教會所表達的面貌。這是教會在聖經和在她的具體信仰生活中傳遞給我們的耶穌的面貌。天主的子民兩千年來神聖的、使徒的、見證的、以及救恩的經驗，是基於承認基督是降生的天主子，祂為了我們的得救死而復活，祂是唯一的救主，（參宗四12）也是「萬民的主」。（宗十36）這是教會團體必須重新宣佈、結合本地文化、最重要的是生活的——昨天、今天、直到永遠。

第二個選擇涉及判準的主張，不只是關於真理的判準，同時也是存在的判準。在這方面，耶穌基督的真理成爲在祂內、通過祂的生命。

爲此我們提出三個判準，它們能充當耶穌基督整體宣講的一個確切綱領——不只是在內容上，而且也在存在的參與上：

1. 耶穌歷史之敘述（第四—七章）；
2. 宣講耶穌爲今天仍然生活於教會和世界內的那一位，而且祂是人類唯一且決定性的救

第三章 做「基督徒」：當代基督徒對耶穌基督的理解

主（第八章）；

3. 基督奧蹟和今日的救援關聯（第九章）。

這些判準的闡明和描述將是以下數章的對象。

第四章 講耶穌的故事

耶穌和歷史

耶穌基督不是一個神話。祂不是初期基督徒團體的想像或不合乎史實的創造。耶穌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歷史中的人物。每一個關於基督的宣講的首要核心都是耶穌的故事，它是在一切時空中基督徒經驗的主要來源。因為納匝肋人耶穌的故事——祂的行動、祂的言語、祂的態度、祂的教導、祂的見證、祂的死於十字架、祂的復活——是天主提供給每一個人的決定性的救恩。祂的故事也因此是一部為每一個人和為全宇宙的「救恩史」。

歷史在這裡是以它的完整意義被理解。首先，它是一個環境，在它內有某個事實曾經在某個時間、空間和社會政治脈絡中真正發生過。其次，它是啓示發生的所在，在那裡天主的救恩計劃獲得了實現。

在第一個意義下，耶穌是一個歷史人物，祂生活於基督時代（主前七——四年至主後三〇年）的第一世紀的開始，這個時代從耶穌本人得到了它的稱呼和它的開端。在這個平面上，耶

耶穌能夠也應該被「歷史地」處理——例如，如同無神論者和非基督徒所做的——因為祂提供了一個人類和宗教的典範。因此，教理講授不應該忽視耶穌基督的歷史批判和基督來源的維護，不只是爲了答覆懷疑論——它甚至到了否認耶穌歷史性存在之地步——的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證明，在材料的歷史證據和它們信仰的卓越目的之間的明確吻合。

在第二個意義下，耶穌的具體的歷史事件本身是救恩奧蹟的啓示和完成，而這救恩是三位一體天主的恩賜：「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若三16）這是耶穌歷史的神學和救援面，它把救恩帶給全人類。

我們宣信的主要內容是和宣講耶穌、天主子的歷史連結在一起的。祂爲了我們的得救出生、死亡並復活起來。耶穌的歷史是我們宣信的內容和模型，正如初期基督徒團體所做的一樣。伯多祿的講道就是耶穌歷史的敘述：

諸位以色列人！請聽這些話：納匝肋人耶穌是天主用德能、奇蹟和徵兆——即天主藉著祂在你們中間所行的，一如你們所知道的——給你們證明的人。祂照天主已定的計劃和預知，被交付了；你們藉著不法者的手，釘祂在十字架上，殺死了祂；天主卻使祂復活了。」（宗二22—24）

每一個關於耶穌的詮釋因此必須以祂的歷史爲權衡，那是一切詮釋的保證和基礎。歷史在

這裡被理解為包含無數密切相關之向度的一個複雜實在。尤其，基督事件使歷史和救恩高度關聯。在祂內，「歷史」——祂的言語、祂的行動、祂生命中的所有事件——同時是「救恩」。祂存在的曲線在祂死亡和復活的逾越奧蹟——最突出的救恩事件——上達到了它的高峰。聖經的基督如此是每一個基督學宣講的原始標竿。

福音的歷史可信性和傳記性

有可能描述耶穌的「歷史」嗎？這些材料在歷史上都是可信的嗎？又例如，它們有沒有提供一些能使用的材料來述說耶穌的「生平」呢？這是綜合一些當代歷史編輯學之重要發現的好地方。這將有助於降低方法的懷疑和系統的懷疑主義，它們涉及由基督徒材料獲得關於耶穌是誰和祂做了什麼之可靠資料的可能性。在這方面，我們將清除一些仍然苦惱一般教理講授的贅肉。

若望保祿二世這樣說：「那個非基督徒史家們僅僅輕描淡寫的重大事件，卻在新約的著作中得到完全的照明。這些著作雖然都是信仰的文件，但是整體看來，它們的陳述仍不失為可靠的歷史證據。」（TMA5）

基督徒材料之可信性的研究，乃是位居開始於十八世紀之一種熱烈討論的核心，這個討論

迄今尚未完全消退。這項研究無論在歷史上或神學上都是相當重要的。當代的研究不僅傾向更確信福音敘述的歷史基礎，而且它逐漸看出福音和那個時代之希臘羅馬傳記之間的密切關聯。這可能是近年來為何有許多關於耶穌生平的文籍出版的原因。我們因此能認為解釋學的輪子已經整整繞了一圈。在天真地認為福音是耶穌的傳記之後，學者們轉向清楚地否定這個說法，而回到一種批判性考證的肯定，認為福音不只是歷史，而且更是當時希臘傳記文學意義下的「傳記」。對這個劃時代轉捩點的簡要說明可能是有用的。

福音和古代傳記

韋伯沃德 (Clyde Weber Voraw) 在一九一五年所寫的一篇論文中，曾經把福音歸入希臘和羅馬的「通俗」傳記文學，因此將它們置於和以下這些人物的傳記同一個平面，諸如哲學家蘇格拉底 (公元前四六九—三九九年) 的生平是他的徒弟柏拉圖《對話集》和贊諾芬《言行錄》所寫傳記的主題；此外，奇蹟締造者提阿納的阿波羅尼厄斯 (Apollonius of Tyana) (公元一—九七年)，他是和耶穌同時代的人，他在斐羅斯特拉杜斯 (Philostratus) 身上找到了替他立傳的人；還有哲學家愛比克泰德 (Epictetus) (公元五十一—一三〇年)，他的傳記是由他的門徒尼科米底亞的阿里安 (Arrian of Nicomedia) 所寫的。類型批判 (Formgeschichte)

方法的典型人物反對這個傳記的詮釋。他們認為福音只是民間故事和膜拜式的傳說，沒有歷史基礎或特別的傳記目的。

文學批判的學者，特別是那些來自北美和英國者（Peter Georgi, David Laurence Barr, Judith L. Wenling, Gilbert G. Bilezikian），已經逐漸克服了將福音視為如同許多傳說故事的偏見。史坦頓（Graham N. Stanton）對福音的這個歷史的和傳記的可靠性之再評估已經作出了偉大貢獻。他的研究證明了，路加福音是有關納匝肋的耶穌的生活和人格的資料庫。而且，史坦頓在他對古代傳記的查考中注意到，這些傳記中有許多缺少了一些今日認為重要的因素，例如年代學和主角心理特質的發展。他結論說，福音是真正的傳記作品，即使它們有一些特徵使它們和現代的傳記有別。

一九七八年，查爾斯塔爾伯特（Charles Talbert）同樣將所有福音歸於傳記類型，一九八二年，菲利普舒勒（Philip Shuler）建立了瑪竇福音的傳記屬性。一九八四年出版的一本休伯特坎錫克（Hubert Cancik）的著作，證明了馬爾谷福音的類型是「行傳」（bios）。同一年，克勞斯伯杰（Klaus Berger）在著名的《羅馬世界的興衰》（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ömischen Welt）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新約中的希臘型式」的研究論文。在這篇嚴謹的論文中，伯杰主張，福音書極接近古代哲學家的行傳（bios）。一九九二年，理查布里奇（Richard

A. Burridge) 在總結這個方向幾乎一個世紀來的研究成果時肯定了，在新約學者間有一種漸增的傾向，即視福音書為「傳記」是有充分理由的。現在正是將「傳記的」這個形容詞應用到福音書上面的時候了，因此它們簡直可以說就是耶穌的生平。

將福音與希臘羅馬和希伯來世界的傳記文學相比較時，我們發現了相信福音是耶穌生平的有力理由。布里奇具體地分析了下列十本傳記：(1) the Elyagoras of Isocrates (公元前四三六—三三八年)，一本向塞普路斯國王致敬的散文體頌辭；(2) the Agesilaos of Xenophon (公元前四二八—三五四年)，同樣是一本向斯巴達國王致敬的頌辭，本書含有大量的史料；(3) the Euripides of Satiros，一部逍遙學派傳統的傳記集(公元前三世紀?)；(4) the Atticus of Cornelius Nepos (公元前第一世紀)，本書是羅馬傳記最早期範本 *De viris illustribus* 的一部分；(5) the Moses of Philo of Alexandria (公元前三十—二十五年—公元四五年)，一個聖經人物的傳記；(6) Tacitus's *Agricola*，寫於公元九五年，用以向執政官 Julius Agricola 致敬；(7) *Cato Minor* by Plutarch (公元四五—一二〇年)，一種平行傳記；(8) *The Lives of the Caesars of Gaius Tranquillus Suetonius* (生於公元前六九年，卒年不詳)；(9) the *Demomax of Lucian* (公元一二〇—一八〇年)；(10) the *Apollonius of Tyana* of Philostratus (公元一七〇—二五〇年)。

這個類型的主要特徵是它對主角的格外注意。所有這些作品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書中唯一的主角人物身上。然而，這個傳統也非常有彈性；有時一部著作會涵蓋這位英雄的整個一生，有時卻只記載他生命的某一個時期；有時它集中於陳述事實和年表，有時又針對某些主題、教導或德行，而完全不管年代順序。

福音的傳記特徵

布里奇將他處理我們剛才所提到的十本傳記時，所用的分析也應用到對觀和若望福音。這裡我們把自己局限於對我們的主題有用的一些結論上。

例如，關於瑪竇福音的前言，布里奇強調，它是耶穌的族譜開始，這是傳記類型的一個特徵。同樣地，路加福音的序言（一 1—4）也是一篇實際的歷史書的前言，這和當時希臘羅馬傳記文學的序言類似。

其次，福音的主角是耶穌自己。耶穌是居於舞台中心的關鍵人物；其他角色都圍繞著祂。照明燈總是打在耶穌身上。在這個意義上，福音和宗徒大事錄是不同的，在宗徒大事錄，敘述的主角是宗徒們，尤其是伯多祿和保祿。有一項對動詞之主詞的分析確認了福音將焦點特別放在耶穌身上的評斷：耶穌是大約四分之一（24.4%）動詞的主詞。另外五分之一（20.2%）則

涉及祂的話、祂的教訓和祂的比喻。沒有任何其他人物受到超過1%的注意。門徒單獨和集體佔12.2%；那些耶穌幫助過和對他們講過話的人佔9.3%，其餘的佔5%。

再者，福音關注的是耶穌生平的最後三年，特別是祂的死亡。這個早年參考資料的缺乏，經常被提出來做為強有力反對福音是傳記的主張。事實上，在布里奇所查考的十本古代傳記中，那些英雄生平的頭三十或四十年，不是被簡短地處理就是被省略，而重點都是放在他們生命和死亡的決定性時期。

關於耶穌的苦難和死亡所留下的篇幅的統計分析，獲得了以下的結論：瑪竇和路加將他們篇幅的15%用來敘述耶穌的最後晚餐、受難、死亡和復活；馬爾谷在這些事件上用了19%的篇幅。如果我們把這種現象和古希臘羅馬傳記中用於描述他們的英雄的最後行實所使用的篇幅來比較的話，我們會發現這是正常的：在Plutarch 17.3%，在Nepos 15%，在Tacitus 10%，在Philostratus 26%。福音作者對耶穌苦難和死亡的特別關注也就構不成反對福音傳記性特徵的理由。這使我們超越馬丁柯勒（Martin Kahler）所提出的陳舊論調，他說馬爾谷福音是擁有冗長前言的受難史。事實是，正如我們所說過的，受難史只佔了敘述的19%，我們不能認為其餘的80.1%只是一個前言。再者，對三部對觀福音的發展所作的分析也證明了，福音作者是在敘述一個具有清楚地理進程——它的最終目標是耶路撒冷，並且具有從耶穌的誕生、公開生活到

祂的苦難和死亡的編年性結構的故事。每一位福音作者都在這個時空架構內安放了他的主題材料。

儘管有這個特徵形式，還是有一些人硬是主張，福音缺少了耶穌的肉體和心理表徵，而這正是現代傳記的要求。一般說來，古代的方法是從一個人的言行來推究他的人格。路加直言不諱地說：和宗徒大事錄不同，他的福音是論及耶穌所行所教的一切。（參宗一1）福音並不是抽象地提到仁愛和接納，而是把耶穌描繪成了解並隨時準備去幫助那些有需求的人。換句話說，我們有的是間接的特徵，而它依然有效且完整。和其他的傳記作家一樣，福音作者傾向不是藉由提供耶穌的寫真照來描繪他們書中的主角，而是提供一張畫像，亦即一張預設需要詮釋和默想的圖畫。我們擁有的不是抽象和呆板的特徵，而是具象和原創的特徵。

我們關於對觀福音的一切討論亦適用於若望福音。若望一般被認為對耶穌做了什麼較不感興趣，而比較著墨於神學的陳述。事實上，對第四部福音中動詞之主詞所作的統計分析，顯示有超過五分之一（20.2%）的動詞是以耶穌為主詞，如果把涉及耶穌之言論的主詞也算進去，則有55.3%，這個數字甚至高於對觀福音中的數字。結論則更令人驚訝：若望對耶穌的活動，無論是史實或教導，都同樣感到興趣。而且，這部福音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來記載耶穌的最後一週：祂的道別、祂的受難和死亡。這和它的文學類型是配合的。當我們拿若望福音來和其他

傳記著作對比時，它的傳記特性就不證自明。例如，Agasilaos of Xenophon 用 37% 的敘述來處理波斯戰役，Philostatus's Apollonius of Tyana 也用 26.3% 的敘述來記錄監禁、審判和死亡的對話。

總之，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稱福音書為「傳記式的」，因此它們被認為是耶穌真正的行實——可以確定的是，它們和那個時代的文學概念相一致。因此，福音不只是初期教會團體的基督徒經驗的歷史。這在聖保祿書信、宗徒大事錄、默示錄中都有提到。在另一方面，福音特別關注著耶穌這個人，祂的言語、祂的態度、祂滿有能力的行動，尤其是祂的死亡和復活的救贖事件。如果初期基督徒團體對於歷史中的耶穌的位格——它自己信仰、祈禱、使命、服務和見證之存在的根源和基礎——不會發生興趣的話，這個團體就不可能產生出如同「行實」的福音。

傳福音：講耶穌的故事

遵循著初期基督徒團體的榜樣，我們必須在我們的時代再次完整地宣揚納匝肋的耶穌的言語和行動，我們必須重新拿起福音書高聲宣佈天主的聖言是光、是神和生命。

事實上，講故事是初期基督徒教理講授的主要表現方式。（參路 11—14）宗徒大事錄中伯多祿和保祿的講道實際上也只是在講耶穌的故事。四部福音能夠被看成是活出對基督之信仰

的四本手冊。如果馬爾谷所講的耶穌的故事是爲了準備慕道者的皈依，那麼瑪竇所說的故事就是爲給新領洗者提供一個跟隨基督最好的方式。路加福音和宗徒大事錄則能幫助信友選擇一種福傳和作證的生活。最後，成熟的基督徒將在若望所講的故事中，發現一本可靠的基督中心和聖三的靈修手冊。

故事，與其說它是一些資料，不如說它是一部通傳信仰的、表達救恩事件的、存在探索的、皈依的、邀請加入使徒行列的真實、複雜的作品。

在一些人或團體中，爲獲益的、內在化的閱讀耶穌的歷史，最適當的方法是「誦讀」（註：或譯為「誦誦」）（lectio divina），亦即，用祈禱的態度來閱讀福音。在這種閱讀中，耶穌的話不只是被聆聽、被默想，更重要的是被祈求和被內在地接受。它默存於信友心中，帶領他們不斷的皈依與和諧的使徒見證。

我們這裡要綜合地提出耶穌故事的幾個最重要面相做爲默想的要素：祂的宣講、祂的死亡、復活的逾越奧蹟、祂的出生。

第五章 耶穌宣佈好消息

耶穌的教學法

耶穌所宣講和實踐的天國的「好消息」是他得勝了肉體、心靈和精神上的惡。當若翰派遣他的門徒去詢問祂是誰時，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你們所見所聞的報告給若翰：瞎子看見，癱子行走，癩病人得了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苦人得了喜訊。凡不因我而絆倒的，是有福的！」（瑪十一4—6）

耶穌的宣講不是一種口惠不實的吹噓和吶喊，而是天主的一種立即的、治癒的干預，祂給人生命，恢復他們的健康和心理的平衡，並從罪惡的能力中將人釋放。在耶穌身上，在行動與行為、存在與行動之間，有一種完美的和諧和一致性。在祂的講道中，得救的宣講成了肉體健康、心理自由和精神解放的立即經驗。

關於此，葛法翁癱子的插曲就頗具代表性，這個故事在三部福音中都被提到過：

看，有人給他送來一個躺在床上癱子，耶穌一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孩

子，你放心！你的罪赦了。」經師中有幾個人心裏說：「這人說了褻瀆的話。」耶穌看透他們的心意，說：「你們為什麼心裏思念惡事呢？什麼比較容易呢？是說：你的罪赦了，或是說：起來行走吧？為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起來，拿起你的床，回家去罷！」那人就起來，回家去了。（瑪九2—7）

在這個事件中，肉體的治癒正是精神從罪惡中獲得奇蹟性釋放的可見記號。治癒和赦罪是耶穌教學法的典型模式。

耶穌歡迎窮人和邊緣人

在耶穌的故事中，有一個最明確的事實，即他對罪人和社會邊緣人的親近，祂是如此地接近他們，以致被稱為「一個貪吃嗜酒的人，稅吏和罪人的朋友！」（瑪十一19）這些明顯是譴責和反對的頭銜。事實上，這些稱呼正符合耶穌實際的行為。為祂，天國的臨近就是天主對祂那個時代所有邊緣人，排斥、種族歧視、不平等、不正義和罪惡之受害者的救援性的親近。

在每個時代和每個社會中，窮人的名單永遠是一長串。在耶穌的時代，有許多人因為疾病、收入、宗教或不道德的行為而受到歧視和擯棄。耶穌都對他們表現出無限的同情：「祂一見到群眾，就對他們動了慈心，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像沒有牧人的羊。」（瑪九36）在增餅的

奇蹟前，耶穌「一下船，看見一大夥群眾，便對他們動了憐憫的心，治好了他們的病人。」

（瑪十四 14）

接納、同情、理解和寬恕是耶穌對待每天來到祂跟前的那些有需要者的習慣性態度：稅吏、罪人、娼妓、罪犯、外邦人、癲瘋病人、寡婦、兒童、病人、遭難者、有錢人、叛徒、敵對者、窮人、甚至那些釘死祂的人。耶穌對窮人和受輕視者流露出特別的關心：「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瑪五 3）這種精神上的貧窮是一種外在財物的缺乏，而生活於信賴、感激和絕對相信天主照顧的一種內在態度。即使在和富人的關係中，耶穌採取的也是一種理解的態度，（參瑪十 21）只是祂強調貧窮才是**真實**基督徒的理想：「你若願意是成全的，去變賣你所有的。施捨給窮人，你必有寶藏在天上；然後來跟隨我。」（瑪十九 21）

耶穌寬恕並歸化罪人

稅吏是討人厭的，因為他們和羅馬侵略者合作，而且他們不正義且嚴苛。人們認為他們和羅馬人妥協。事實上，他們被歸類於罪人和娼妓。（參瑪九 10；二一 31—32；瑪二 15；路十五 1）耶穌和他們一起坐席，這種友善的態度，即使不是什麼見不得人和可恥的事，至少也是不合乎慣例的：「當耶穌在屋裏坐席時，有許多稅吏和罪人也來同耶穌和他的門徒一起坐席。」

（瑪九 10）耶穌不躲避和這些惡名昭彰的社會無賴說話，因為祂想教導並歸化他們。實際上，祂召回了稅吏瑪竇跟隨祂，讓他成為祂的門徒，（參瑪九 9）而且不是推崇自大和驕傲的法利塞人，而是誇讚那個在天主面前承認自己是罪人的謙虛稅吏，才是真正祈禱的典型。（參路十八 10—13）

最著名的就是耶穌和耶里哥稅吏頭子匝凱會面的故事。渴望見到耶穌的匝凱，因為人多，加上他身子又矮，遂爬上一棵野桑樹：

耶穌來到那地方，抬頭一看，對他說：「匝凱，你快下來！因為我今天必須住在你家中。」他便趕快下來，喜悅地款待耶穌。（路十九 5—6）

耶穌與匝凱的會晤是人追求幸福之召喚的實現。匝凱「原是稅吏長，是個富有的人」，而且大家都認為他是「罪人」。（參路十九 2，7）然而儘管他以不正當手段取得的財富和他對理財和累積財富的特別關心，匝凱還是想看看耶穌，想和那個曾經在耶里哥城外恢復瞎子幸福的人見面。（參路十八 35—43）他的動機不純出於好奇，他似乎是被善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被想要接受內在洞見的恩賜以改變生活現狀的強烈渴望所吸引。

匝凱必須在停留於罪惡、不正義和向善、正義的召叫開放之間作抉擇。耶穌的話引導他斷然對善作出選擇：「『你快下來！』他便趕快下來：：：。」（路十九 5—6）這是蒙恩被召

的良辰吉時，它需要一個立即確切的答覆。匪凱領會了幸福的烏托邦在天意的安排下正唾手可得，因此必須趕緊從純粹好奇，對善的無動於衷或甚至驕傲的態度中出走，進入一種皈依以及在日常生活的行動中實踐善的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這個副詞的救恩意義。它表達了每一個人生命的核心本質，生命本質上是「今天」，亦即「時間」——過去、現在和未來。過去是由許多的「今天」所構成，且不再屬於我們所擁有，未來將由許多我們尚未知和未生活過的「今天」所構成，而現在是我們必須用來獲致幸福的「今天」。而且就是現在、此時此刻，耶穌正召回我們和祂相遇，祂正等著人去歡迎祂：「看！我立在門口敲門，誰若聽見我的聲音而給我開門，我要進到他那裏，同他坐席，他也要同我一起坐席。」（默三20）

我們可以從路加福音得出一個特別的救恩之「今天」的神學，在「今天」，我們幸福的命運就在關口。這位福音作者經常使用這個字於有關耶穌的事情上。在耶穌誕生時，天使對牧人說：「今天在達味城中，為你們誕生了一位救世者，祂是主默西亞。」（路二11）在納匝肋的會堂內，耶穌將依撒意亞六一1及以下諸節的預言歸諸自己身上：「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路四21）在看到癱子被治愈時，群眾充滿驚訝地說：「今天我們看見了出奇的事。」（路五26）那位誇口隨時準備去坐牢並替他的師傅受死的伯多祿，耶穌回答他

說：「伯多祿，我告訴你：今天雞還未叫以前，你要三次說不認識我。」（路廿二34）而伯多祿，在想起耶穌對他所說的「今天雞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認識我時：……就到外面痛哭了起來。」（路廿二61-62）耶穌對那個要求耶穌記得他的那個被釘死的罪犯說：「我實在告訴你：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路廿三43）

耶穌，復活和「生活的一位」（默一18）重複祂的邀請：「我今天必須住在你家中。」祂對尋找幸福和救恩的人類說話。匝凱了解，改變的時候到了。他立刻從樹上下來並喜樂地接受了耶穌（參路十九6）聖詠作者說：「願尋求上主的人，樂滿心中！」（詠一〇五3）匝凱的喜樂表達了真正的皈依。他的好客意謂了他承認他的罪惡生活，並願意立即改變，也意謂了一種不只是坐而言的態度，而是付諸實際的行動：「主，你看，我把財物的一半施捨給窮人；我如果欺騙過誰，我就以四倍賠償。」（路十九8）

匝凱開始了新生活，一個和好的生活，不只是跟天主和好，同時也跟那些被他的貪婪所榨取的弟兄們和好。一個「分享」的生活：「我把我財物的一半施捨給窮人。」匝凱的話裏有一個非自願反諷的暗示，或許是由於謙虛，或接受他自己的限度。匝凱還不是一個徹底的聖人，例如像亞西西的聖方濟所做的，他不只是把財物的一半，而是全部，施捨給窮人。但是匝凱願意把他不義的所得歸還，這是一種回歸他一向所忽視的善的真實行動。這恢復了他生命的真實

和幸福。

美德，作為善的實踐，事實上是獲致真正幸福的不二法門：「對真正幸福的渴望，使人解脫對現世財物的過分依戀，而在享見天主及在天主的真福中得到滿足。」（新教理 2548）因為真正的幸福不是一個不勞而獲的善，而是一個必須用創意、機敏和智慧去創造的善。

耶穌醫治病人

行奇蹟者、肉體和靈魂的醫生基督，這是一個基於世上耶穌之事實的一個頭銜。當然，在耶穌的時代，我們今天所擁有的關於疾病的科學知識和引起這些疾病的微生物學尚未存在，對於心靈的疾病也還沒有一個適當的理論的理解。重要的外科手術仍付之闕如，至少在以色列是如此，除了「割損」這個例外，然而那本質上是社會宗教意義超過治療意義的。衛生學的知識如果不能說完全缺乏，至多也只是才剛起步。治療和醫藥也是如此，它們通常沒有超出飲食、（路八55）膏藥、（參依一6；三八21）點眼（默三18）和沐浴（若五4）的範疇。新約聖經也含有諸如聾啞、（參谷七31—37）癩癩、（參路九38；瑪十七14）水腫、（路十四2）出血（瑪九20—22）等肉體失能症狀的描述。

耶穌醫治病人的行動是新約最早且最佳的見證事件之一：「耶穌走遍了全加里肋亞，在他

們的會堂內施教，宣講天國的福音，治好民間各種疾病，各種災殃。祂的名聲傳遍了整個敘利亞。人就是一切有病的、受各種疾病痛苦煎熬的、附魔的、癲癩的、癱瘓的，都給祂送來，祂都治好了他們。」（瑪四 23—24；參瑪九 35；十四 34—36；十五 30—31）

有無數醫治的奇蹟。耶穌用無比親切的手勢治癒了伯多祿岳母的熱症：「祂摸了她的手，熱症就從她身上退了。」（瑪八 15）祂醫治了癱子，連他的罪也一併赦免了，（參瑪九 1—8）祂恢復了那個患十二年血漏症婦人的健康。（參瑪九 20—22）祂恢復瞎子的視力。（參瑪九 27—31；廿九 34；谷八 22—26）一個不尋常的個案是祂治好了胎生的瞎子，這個年輕人從耶穌手中得到的治癒，不僅使群眾，也使他的父母感到驚奇。（參若九 1—41）祂恢復了一個聾啞人的聽力和說話能力。（谷七 31—37）祂使一隻手枯乾了的人完好如初。（參瑪十二 9—14）祂治好了癲癩的兒童、（瑪十七 14—21）水腫的人（路十四 1—6）和一個被病魔纏身十八年的偃偻婦人。（參路十三 10—17）

有一次耶穌親自走到一個患了三十八年慢性病且已被完全放棄的人那裡。那個地方是臨近耶路撒冷的貝特匝達池，池邊有五個走廊，走廊上躺著許多患病的、瞎眼的、癱腿的、麻痺的：

在那裏有一個人，患病已三十八年。耶穌看見這人躺在那裡，知道他已病了多時，就向他說：「你願意痊癒嗎？」那病人回答說：「主，我沒有人在水動的時候把我放到

水池中，我正到的時候，別人在我以前已經下去了。」耶穌向他說：「起來，拿起你的床，行走吧！」那人便立刻痊癒了，拿起自己的床，行走起來。（若五5—9）

這個水池可能是（或曾經是）一座異教的神殿，是奉獻給希臘的醫治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Asclepius）的，在走廊上聚集了許多「患病的、瞎眼的、癱腿的、麻痺的。」（若五3）這個水池由於能湧出大量的清泉，所以具有恢復人健康的能力。耶穌主動問他：「你願意痊癒嗎？」（若五6）

這個癱子給了我們一個在疾病和孤獨的極端邊緣化下的人性視野。這個癱子每天看到其他病人被放進水中治療，唯獨他留在池邊不能動彈。他不再有勇氣和力量去像那十個癱病人一樣地高聲喊叫：「師傅，耶穌，可憐我們吧！」（路十七13）沒有人會注意到他。大城市和那裡面的廣大無名群眾經常掩蓋住許多邊緣和孤獨的默劇。耶穌走向一切人，以許多的方式提供他們祂的生命之水：用祂福音的言語，用祂在教會團體內聖體的臨在，用祂的親切好客和與善心人士的休戚與共。這是針對生活於孤獨和社會邊緣的窮人、病人、老人、失業者 and 絕望的外邦人的一帖特效清涼劑。

耶穌不但征服罪和疾病，祂也征服撒彈。耶穌釋放了附魔的人：「到了晚上，人們給祂送來了許多附魔的人，祂一句話就驅逐了惡神，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瑪八16）祂醫好了兩

個附魔的加達辣人，（參瑪八28—34；谷五1—20；路八26—39）在葛法翁講道驅魔，（谷一26—28；路四31—37），治癒一個附魔的啞巴（參瑪九32—34）和另一個又瞎又啞的附魔人。（瑪十二22—24）

在那個時代，像癲癩這一類的障礙、功能失序和疾病都被認為是魔鬼附身的結果。然而，在那些附魔人的決鬥中，耶穌面對的不只是病人，也是善的敵對者、人的誘惑者和騙子。而耶穌征服了牠。耶穌的能力大過撒殫。當耶穌在驅魔時，祂不只是在治療疾病，祂也在驅逐天主王國的敵對勢力。在善與惡的鬥爭中，耶穌得勝了撒殫。

耶穌榮耀婦女

耶穌對婦女的態度是祂願意接受被壓迫者和社會邊緣人的又一個例子。祂用一種方式使她們開始一個新的生活。由於這種行動方式，祂向來被認為是真正人性的典範。福音的見證是異口同聲的。耶穌接見婦女，祂重視她們，祂尊重她們，祂全然賞識她們的潛能。祂生活在一個歧視婦女的男性中心社會和文化中，那個時代的婦女在做為人的基本權利上發覺她們身為女人的挫敗和羞辱感。女人首先是她們父親的財產，其次是她們丈夫的財產；她們沒有作證的權力；她們甚至不能學習寫字（梅瑟五書）。

在這個偏見的氛圍中，耶穌的作為不帶絲毫的憎惡，而是釋放和鼓勵。祂接近婦女並醫治她們。祂不歧視外邦婦女。（祂治好了敘利腓尼基婦女的女兒：谷七 24—30）祂打破了婦女在律法下不潔的禁忌。（祂醫治了患血漏症的婦人：谷五 34）祂拿她們作榜樣，（祂稱讚那個窮寡婦：谷十二 41—44）培養和她們之間的友誼。（祂是拉匝祿的姊妹瑪爾大和瑪利亞的親密朋友：路十 38—42；若十一）

最動人的故事是耶穌對那些被鄙視為罪人或淫婦者的仁慈態度。例如那個進入法利塞人家中，爲了用香油抹耶穌的腳的公開的罪婦，（路七 37—47）或那個犯姦淫時被捉住的婦人。

（若八 3—11）

我們在耶穌和撒瑪黎雅婦人交談的故事中找到了這種態度的一個重要範例。她是一個非猶太的婦女，而且是一個眾人皆知的罪人，她曾有過五個丈夫，而那時和她住在一起的男人也不是她的丈夫。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狀況，以致祂的門徒都「驚奇祂同一個婦人談話」。（若四 27）但是，耶穌停下來和她談話，把天父的奧祕、聖三和祂自己的身分顯示給她：

耶穌對她說：「女人，你相信我吧！到了時候，你們將不在這座山，也不在耶路撒冷朝拜父。你們朝拜你們所不認識的，我們朝拜我們所認識的，因為救恩是出自猶太人。然而時候要到，且現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將以心神以真理朝拜

父，……。」婦人說：「我知道默西亞——意即基督——要來，祂一來了，必會告訴我一切。」耶穌向她說：「同你談話的我就是。」（若四21—26）

為耶穌，女人和男人一樣，有能力洞悉宗教的偉大真理，接受它們，活出它們，並宣揚它們。事實上，撒瑪黎雅婦人成了她村子居民的使徒和福傳者：「因了那婦人的作證，城裡有許多撒瑪黎雅人信從了耶穌。」（若四39）不但如此，瑪爾大也和伯多祿一樣，作了一個熱心的宣信：「是的，主，我信祢是默西亞，天主子，要來到世界上的一位。」（若十一27）

女人和耶穌在一起，成了大人，而征服了她們文化中的「種族隔離制度」。沒有出賣耶穌，伴隨祂走到十字架下的正是她們。（參瑪廿七55）由於她們的忠誠，耶穌將作為第一個宣報祂的復活消息的喜樂給了她們。在顯現給瑪利亞瑪達肋納時，耶穌首先把這個喜樂的訊息託付給她：「瑪利亞瑪達肋納就去告訴門徒說：『我見了主。』」並報告了耶穌對她所說的那些話。」（若廿18）

以深層心理學的光照來分析，耶穌的行為具有非常正面的特徵：那是一個平衡且極度和諧的人的態度。這種態度的來源既不是當時的文化——當時文化的特徵是男性中心的，也不只是為反對這個文化。

事實上，耶穌服從創造和救贖的法律。祂的判進是「在起初」是什麼，那時男人和女人享

有同樣的尊嚴和高貴。（參創一27）為那些說梅瑟容許男人寫休書休妻的人，耶穌斬釘截鐵地說：「在起初」（參谷十6）並不是這樣。祂知道創造的事實，祂了解，不只是男人，女人也是天主的肖像。祂也知道，人的這個被罪惡毀了容的肖像，藉著祂的降生奧蹟又得以恢復。因此祂的參照架構是起初和時間的圓滿。實在，在耶穌的奧蹟中，男人和女人恢復了他們做為主子女的真實面貌，擁有同等的尊嚴和高貴。在耶穌內，「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迦三28）

耶穌歡迎窮人並保護弱小者

由於耶穌態度上的示範，祂成了每一個人的弟兄。在教導且親自實踐之後，祂也在加爾瓦略山上把這同一個態度留給我們當遺產：「祂對母親說：『女人，看，你的兒子！』然後，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就從那時起，那門徒把她接到自己的家裡。」（若十九26—27）

與天主永恒共融的報酬，端賴我們是否在我們有需要的弟兄身上歡迎耶穌：

「那時，君王要對那些在他右邊的說：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吧！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罷！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的；我渴了，你們給我喝的；我作

客，你們收留了我；我赤身露體，你們給了我穿的；我患病，你們看顧了我；我在監裏，你們來探望了我。那時，義人回答他說：主啊！我們什麼時候見了你饑餓而供養了你，或口渴而給了你喝的？我們什麼時候見了你作客，而收留了你，或赤身露體而給了你穿的？我們什麼時候見你患病或在監裏而來探望過你？君王便回答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弟兄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廿

五 34—40）

當耶穌「正教訓祂的門徒」時，（參谷九 31）祂「遂領過一個小孩子來，放在門徒中間，抱起他來，給他們說：『誰若因我的名字，收留一個這樣的小孩子，就是收留我，誰若收留我，並不是收留我，而是收留那派遣我來的。』」（谷九 36—37）門徒們爭論著天國裡誰最大，耶穌用一個象徵的動作，回答這些人——他們都是大人，而且已有生活經驗——說：最大的要成爲最小的，第一個要成爲最末的，師傅是眾人的僕役，在天國裡真正的大人是小孩子，小孩子不須成爲大人，大人卻必須成爲小孩子。

爲了解耶穌行動方式的新意，我們必須對祂的時代的文化作一檢視。一方面，希臘人和羅馬人放棄或毫不留情地淘汰病人、殘廢的兒童或不想要的女孩；另一方面，他們理想化兒童爲美和諸神臨在的象徵：“*Maxima debetur puero reverentia*”（小孩該得到最高的尊敬），羅馬

詩人朱文諾爾 (Juvenal) 說。希伯來傳統同樣不夠重視兒童，在他們身上看到的只是一個不成熟且脆弱之存在的許多缺點和不完美。

耶穌對兒童的肯定態度是不容置疑的：「讓小孩子到我跟前來吧！不要阻止他們，因為天國正是屬於這樣的人。」（瑪十九 14）為祂，最重要的是因為小孩子了解天主的事：「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祢，因為祢將這些事瞞住了智慧和明達的人，而啓示給了小孩子。是的，父啊！祢原來喜歡這樣。」（路十 21）因此，耶穌邀請大人悔改：「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變成如同小孩一樣，你們絕不能進天國。誰若自謙自卑如同這一個小孩，這人就是天國中最大的。」（瑪十八 3—4）「天主的國正屬於這樣的人。」（谷十 14）

小孩子成了耶穌的肖像：「無論誰因我的名字收留一個這樣的小孩，就是收留我。」（瑪十八 5）實在，收留小孩也就是收留了父：「誰若因我的名字，收留一個這樣的小孩子，就是收留我；誰若收留我，並不是收留我，而是收留那派遣我來的。」（谷九 37）而且，照顧小孩，教育他們，指導並收留他們，必能使人得救：「我父所祝福的，來吧！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吧！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瑪廿五 34—35，40）

當聖家逃往埃及時，耶穌在若瑟和祂的母親的保護下，經由無罪嬰兒的犧牲，才從黑落德

和他的刺客手下獲救。（參瑪二13—23）小孩子必須被接待和保護，不應被羞辱、中傷或被殺：「無論誰，使這些信我的小子中的一個跌倒，倒不如拿一塊驢拉的磨石，繫在他的頸上，沈在海的深處更好。」（瑪十八6）

只有路加對耶穌的兒童時代作了短暫的提示。他記載了耶穌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走失的故事，並對這個事件的結果作了一個概括的陳述：「孩子漸漸長大而強壯，充滿智慧，天主的恩寵常在祂身上。」（路二40）耶穌有過做「嬰兒」的第一手經驗。祂了解個中滋味：不發一言，雖然祂是聖言；柔弱不堪，雖然祂強而有力；屬瑪利亞和若瑟管轄，雖然祂是一切人的主；落入時間的片段，雖然祂是永恆。耶穌經驗了瑪利亞母愛的溫馨和若瑟的保護。祂了解，做一個小孩子就是把自己完全交付給別人，依靠別人，向別人學習。

耶穌之所以給予小孩這麼高的評價，還有第二個理由。祂是天父的聖子。即使祂長大，祂仍然是「子」，永遠在聖父懷中，在天主慈愛的臂彎裡。這是逼使耶穌口授兒童法律的主要神學理由：我們都是，而且仍然是天父的子女，都在天父偉大仁慈和聖愛的保護之下。天主所創造的人類家庭，是一個天主子女的家庭，而且在基督內都是兄弟姊妹。這是為什麼「誰若不像小孩子一樣接受天主的國，絕不能進去。」（谷十15）

對小孩子的讚美，並非意謂了他們的不成熟和不完全，而是意謂了他們的信賴和單純。聖

保祿告誡我們要：「在邪惡上做嬰孩」。（格前十四20）亦即，我們不應在邪惡上，而應在良善上增長。這是為什麼聖保祿常高興他的軟弱和限度：「因為我幾時軟弱，正是我剛強的時候」。（格後十二10）「天主召選了世上愚妄的，為羞辱那有智慧的；召選了世上懦弱的，為羞辱那堅強的……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前無所誇耀。」（格前一27，29）

耶穌教導寬恕和愛仇

為了克服仇恨和報復的這種人際間的疏離，耶穌教導我們寬恕那些冒犯和迫害我們的人。和谷木蘭的厄色尼派（Essenes of Qumran）不同的是，他們只接受「純潔者」，而耶穌卻連迷失者也被邀請到天國的座席：「因為人子來，是為尋找及拯救迷失了的人。」（路十九10）祂寬恕否認祂的宗徒伯多祿。（若廿一15—19）祂原諒拋棄祂的門徒，祂也寬恕釘死祂的人：「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路廿三34）

耶穌透過言語和榜樣，教導我們要慈悲和寬恕：「因為你們若寬免別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寬免你們的。」（瑪六14）「如果你的兄弟……後悔了，你就得寬恕他。」（路十七3—4）在蕩子的比喻中，耶穌表達了天主父在寬恕祂的不知恩的兒子上，所流露的慈悲是何等的大。（參路十五11—32）

耶穌自己就是降生的天主的慈悲。祂寬恕人的動作，不只是一個了解別人的罪的慷慨大方者——這樣的人本身就是罪人——的寬容態度，而是那個至善的態度，祂是無罪的，並且從罪人的心中把罪惡連根拔除，使他們歸向良善和仁愛。在亡羊比喻中，耶穌說道：「使這些小子中的一個喪亡，絕不是你們在天之父的意願。」（瑪十八14）路加福音中，耶穌的話更是徹底：「我告訴你們：同樣，對於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歡樂，甚於對那九十九個無須悔改的義人。」（路十五7）

「那時，伯多祿前來對耶穌說：『主啊！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該寬恕他多少次？直到七次嗎？』耶穌對他說：『我不對你說：直到七次，而是到七十個七次。』」（瑪十八21——22）就在講了那個不仁慈的債主的比喻之後，耶穌總結祂的教導說：「如果你們不各自從心裡寬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這樣對待你們。」（瑪十八35）

基督徒總是被召去寬恕。耶穌慈悲的榜樣徹底地被第一個基督徒殉道者聖斯德望所則效，他臨終前原諒了處死他的人：「主，不要向他們算這罪債。」（宗七59——60）從那時起，所有基督徒殉道者都原諒了他們的劊子手，開創一種直到今天仍然構成基督宗教福音要素的寬恕與和平的文化。

寬恕是力量或懦弱，勝利或失敗，希望或放棄？寬恕是一個愛和勇氣的行動。寬恕恢復罪

人做爲一個人的尊嚴，這個尊嚴曾經被他的罪所破壞和摧毀。由於寬恕，劊子手將不再高舉殺戮之手去攻擊一個無辜者。寬恕恢復一個人做爲天主子女的尊嚴。寬恕是強者的美德。

耶穌以祂對愛仇的教導完成了寬恕的艱難功課。那似乎是一條不可能實踐的教義，因爲人的本性要求正義、和諧和平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就是正義。人，當別人對他作惡時，他只看到兩個可能的態度：報復和正義。

耶穌卻用寬恕和愛仇的態度來反對報仇和超越人性對正義的要求：

「你們一向聽說過：『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我卻對你們說：不要抵抗惡人；而且，若有人掌擊你的右頰，你把另一面也轉給他。：：：你們一向聽說過：『你應愛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卻對你們說：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好使你們成爲你們在天之父的子女，因為他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你們若只愛那愛你們的人，你們還有什麼賞報呢？稅吏不是也這樣作嗎？你們若只問候你們的弟兄，你們作了什麼特別的呢？外邦人不是也這樣作嗎？所以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瑪五 43

— 48 —

基督徒的德行超過人性邏輯的典範。寬恕和愛仇是一項神聖的工作：「因此，你們必須是

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一樣成全。」「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悲。」（路六36）耶穌將寬恕罪過的能力給了教會，作為祂的珍貴遺產。在這些聖事中，基督徒經驗到他的罪的赦免，並領受了強化他寬恕和愛仇決心的恩寵：

基督在復活後派遣祂的宗徒，「因祂的名向萬邦宣講悔改，以得罪之赦。」（路廿四47）宗徒們及其繼承者為實踐這「和好的職務」，（格後五18），不但向人宣告天主的寬恕，這寬恕是基督為我們賺取的，且呼籲人們皈依和相信，同時藉聖洗向他們通傳罪赦，也藉從基督得到鑰匙的權力，使人可與天主並與教會和好。」（新教理981）

懺悔或和好聖事，如同聖體聖事一樣，屬於世上旅途中的教會的身分認證，也是一項信仰教導的特權事件：

「它稱為和好聖事，因為它賦予罪人天主的愛；天主使罪人與祂和好：『與天主和好吧！』（格後五20）誰依靠天主的仁愛而生活，就是準備好自己回應主的召叫：『先去與你的弟兄和好。』（瑪五24）」（新教理1424）

懺悔或和好聖事是一種鍛鍊德行和聖德的有力工具：「你們應該是聖的，因為我，上主，你們的天主是聖的。」（肋十九2）「但要像那召叫你們的聖者一樣，在一切生活上是聖的。」（伯前一15）教會在每天的感恩禮儀中，都要我們用耶穌教給我們的禱文來向天父祈

禱：「我們的天父……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充滿聖德的教育家聖若望鮑思高並不是用這件聖事去羞辱和壓抑，而是透過對無限慈悲的天主的喜樂經驗，使之形成德行上的一個成長階段。讓我們也用更大的熱心，去體驗那種接受自天主寬恕的喜樂，並慷慨大方地施於我們的鄰人。

耶穌啓示富於仁慈的天父

「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只有那在父懷裡的獨生子給我們詳述了。」（若一 18）耶穌訊息的中心是啓示天主。耶穌啓示並通傳父。祂同時啓示自己是父的子，並啓示和通傳聖神——天主的愛。的確，祂自己就是天主給人類的決定性的啓示。在耶穌基督身上，不可說的天主成了可說的。如果天主的言語曾經響徹舊約（不提猶太聖經傳統外之言語的寶貴片斷），而在耶穌身上，天主的聖言找到了它完滿人性表達的能力：「天主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但在這末期內，祂藉著自己的兒子對我們說了話。天主立了祂為萬有的承繼者，並藉著祂造成了宇宙。祂……以自己大能的話支撐萬有。」（希一 1—3）

聖若望肯定這一點：「於是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滿溢恩寵和真理；我們見了祂的光榮，正如父獨生者的光榮。」（若一 14）

降生是天主把祂那不可言說的奧秘，祂愛的生命，祂向世界和全人類的愛的開放，作完全展現的事件。耶穌說：「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若十四9）耶穌在祂向天父的祈禱中，有充分的理由聲稱：「我已將祢的名顯示給：：：人。」（若十七6）耶穌是天父的真實註解。祂深情款款地對祂的門徒說：「我稱你們為朋友，因為凡由我父聽來的一切，我都顯示給你們了。」（若十五15）

耶穌世上生活的界域，與其說是加里肋亞平原或耶路撒冷附近的山城，不如說是在天父的懷中。同樣，耶穌的真正家庭是與父——祂稱之為「我的天父」（瑪十六17）——的共融。

耶穌說和做任何事都是以父的名義：「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子不能由自己做什麼，祂看見父做什麼，才做什麼；凡父所做的，子也照樣做。」（若五19）「父愛子，並把一切交在祂手中。」（若三35）

有一次，斐理伯要求耶穌把父顯示給他。耶穌用這些話回答他：「斐理伯！這麼長久的時候，我和你們在一起，而你還不認識我嗎？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把父顯示給我們呢？你不相信我在父內，父在我內嗎？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我自己講的；而是住在我內的父，作祂自己的事業。你們要相信我；我在父內，父也在我內；若不然，你們至少該因那些事業而相信。」（若十四9—11）

耶穌世上傳教生活的幾個最重要階段，都有父的臨在和祂對子慈愛的言語作為標記。當耶穌在約旦河受洗時，「有聲音來自天上說：『祢是我的愛子，我因祢而喜悅。』」（谷一11）父對子的偏愛也同樣出現在當耶穌於「一座高山上」（瑪十七1）改變了容貌時。「當祂還在說話的時候，看，有一片光耀的雲彩遮蔽了他們，並且雲中有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從祂！』（瑪十七5）在祂生命的終點，於十字架上忍受煎熬時，耶穌堅定地把自己交在父的仁慈裡：『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託在祢手中。』（路廿三46）

在耶穌的整個生命和祂的塵世旅程中，沒有任何時刻、任何地方自外於天父。祂總是在父的懷中：「父在我內，我也在父內。」（參若十七21）「我與父原是一體。」（若十30）

耶穌所啓示的父不是壓迫、懲罰和羞辱人的主人，而是一位仁愛、慈悲、眷顧的父親。祂是一位愛且保護弱小者的父親：「同樣，使這些小子中的一個喪亡，絕不是你們在天之父的意願。」（瑪十八14）祂甚至是一位容許子女自由離開，去耗盡祂賞給他們的家產的父親；祂是一位能等待祂任性的兒子悔改，歡迎他回來，且絲毫不給予責備和懲罰的父親。的確，這位父親用原諒和一個歡天喜地的盛大歡迎宴會來回報他。而那時，那個善良、忠實的大兒子不了解這麼大肆慶祝的理由，父親流露出疼愛和理解，對他說：「因為你這個弟弟死而復生，失而復得，所以應當歡宴喜樂！」（路十五32）

耶穌宣揚一位視所有人如己出的天父，祂「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瑪五45）

再者，天主的善就是人的有限善的最高完成。耶穌這樣說：

「或者，你們中間有那個人，兒子向他求餅，反而給他石頭呢？或者求魚，反而給他蛇呢？你們縱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的東西給你們的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之父，豈不更將好的賜予求祂的人？」（瑪七9—11）

因此，父的溫柔是一個該效法和實踐的典範：「你們應當慈悲，就像你們的父那樣慈悲。」（路六36）

耶穌的慈悲，在我們今天這個似乎人人忘了慈悲、同情和寬恕意義的世界是非常合時宜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他的《富於仁慈的天主》通諭中說到：「現代人的心態，似乎比過去人的心態更加與仁慈的天主相對立。他們傾向於把「仁慈」這個觀念從生活和人的心中剔除掉。「仁慈」這兩個字和它的概念似乎造成了人心的不安。」（DM2）

這些話永遠不會過時。今天，對當代人類而言，有一種天主慈悲之再福傳的急需，因為當代人逐漸認識到自己就是福音比喻中的浪子。父的慈悲，超過正義的顯示，是一種對祂的犯罪兒子的不可搖撼的忠實的愛：「這個愛是出於父性的本質，在某種意義上，它迫使父親不得不

考慮兒子的尊嚴。」(DM6)

耶穌面對祂的苦難和死亡

受苦的僕人

我們已經看到了耶穌具有一種強烈的醫治、安慰和鼓勵所有急需者的傳教使命：「凡勞苦和負重擔的，都到我跟前來吧！我要使你們安息。」(瑪十一28)爲了恢復那些遭逢失去所愛之苦的父母和親戚的歡樂和安慰，祂也行復活的奇蹟：祂復活會堂長雅伊洛的女兒，(參路八40—56)復活納因城寡婦的獨子(參路七11—17)和復活祂的朋友拉匝祿——瑪利亞和瑪爾大的兄弟，祂已經死了四天，而且屍體已開始發臭了。(若十一1—45)

耶穌所行的奇蹟只是天主的國進入人類歷史的一個記號。因爲耶穌並沒有消除人類存在的痛苦和死亡。祂宣稱這個目標是一個末世學的事實，一個屬於時間終點的事實，那時「再也沒有死亡，再也沒有悲傷，沒有哀號，沒有苦楚，因爲先前的都已過去了。」(默廿一4)如今痛苦和死亡仍像保持高度警戒的衛哨一樣，在人類的歷史中把關，但是耶穌給了他們一個深邃的、救恩的意義。雖然耶穌解除別人的痛苦，但祂自己並沒有逃避痛苦和死亡。相反地，祂完

美地分享了我們的人性，因此祂了解且自願地使自己具有易傷性，能經驗痛苦和死亡。面對拉匝祿的死亡，祂不禁悲從中來，眼淚奪眶而出。（參若十一35）在革責馬尼園中，祂被恐懼、悲傷和憂慮所攫取，在面對迫在眉睫的痛苦和死亡時，祂嚇得汗中帶血。（參谷十四33；瑪廿六37；路廿二44）這種表現不但誘發了門徒的不解，在祂受難時拋棄了祂，而且也激起祂敵人的冷嘲熱諷：「祂救了別人，卻救不了自己！默西亞，以色列的君王！現在從十字架上下來吧，叫我們看了好相信！」（谷十五31—32）

在看了他們的師傅行奇蹟的偉大能力之後，門徒們無法接受一個軟弱、受苦的耶穌。還有，伯多祿在斐理伯的凱撒勒雅明認耶穌之後，「耶穌就開始向門徒說明：祂必須上耶路撒冷去，要由長老、司祭長和經師們受到許多痛苦，並將被殺，但第三天要復活。」（瑪十六21）

痛苦和死亡存在於每一個人的生命經驗中，人經常淪為不義和邪惡的犧牲品。耶穌來和那些在這種不義的環境下受苦的人站在同一陣線，祂用祂的恩寵給予他們新的價值。痛苦和死亡不僅是耶穌的人生宿命，也是基督徒的身分證明。它們是永生報酬的先決條件：

哀憫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幾時人為了我而辱罵迫害你們，捏造

一切壞話毀謗你們，你們是有福的。你們歡喜踴躍吧！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報是豐厚

的，因為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曾這樣迫害過他們。（瑪五4，11—12）

一旦我們跟隨耶穌，我們在領獎之前必先經歷到十字架：

誰若願意跟隨我，該棄絕自己，天天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跟隨我。因為誰若願意救自己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但誰若為我的原故喪失自己的性命，這入必能救得性命。

（路九 23—24）

受苦在這裡的意義是救援性的，就像「雅威的僕人」——那位以鮮明的方式預示了耶穌逾越奧蹟的神祕人物——那樣，「雅威的僕人」將他的背轉給打擊他的人，把他的腮轉給扯他鬚鬚的人，對於侮辱，他沒有遮掩他的臉，（參依五十六）他如此成了「一個苦人，熟悉痛苦。」（依五十三 3）「他所背負的，是我們的疾苦；擔負的，是我們的疼痛；……他被刺透，是因了我們的悖逆；他被打傷是因了我們的罪惡；因他受了懲罰，我們便得了安全；因他受了創傷，我們便得了痊癒。」（依五十三 4—5）他「爲了他人民的過犯而被鞭打；……雖然他從未行過強暴，他口中也從未出過謊言。」（依五十三 8—9）天主用無止境的成功報償了這個無辜的受罪者，眾民族和眾君王都要對他不勝驚異，這個僕人「必要受尊榮，必要被舉揚，且極受崇奉。」（依五十二 13）他的勝利對一切人也將會有一個救恩的價值：「在他受盡了痛苦之後，他要看見光明；……我正義的僕人要使許多人成義。」（依五十三 11）

希伯來書就是在這位僕人的光照下來詮釋耶穌的逾越奧跡：

當祂還在血肉之身時，以大聲哀號和眼淚，向那能救祂脫離死亡的天主獻上了祈禱和懇求，就因祂的虔敬而獲得了俯允。祂雖然是天主子，卻由所受的苦難，學習了服從，且在達到完成之後，為一切服從祂的人，成了永遠救恩的根源。（希五7—9）

耶穌把痛苦轉變成救恩的工具。接受痛苦，服從天父，是全人類得救的原因。在斐理伯書中的一篇頌詞（可能在保祿之前）裡，聖保祿說耶穌「雖具有天主的形體，……卻空虛自己，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也一見如人；祂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為此，天主極其舉揚祂。」（參斐二5—11）服從和受苦成了榮耀和得救受高舉的原因。

耶穌——新亞當——新人，透過祂對痛苦和死亡的服從性的接受，將更新的人性復原給天父的同時，也給了人類過一個沒有痛苦和死亡之幸福生活的新希望：「富於慈悲的天主，因著祂愛我們的大愛，竟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候，使我們同基督一起生活。」（弗二4—5）

愛克服了痛苦

「我為我的痛苦而高興。」（哥一24）

像耶穌一樣，基督徒並不是以拒絕、不解或被動認命的態度來面對痛苦、疾病和死亡的奧秘，而是隨時準備好歡迎這些不幸的到來。因為他知道，藉著信仰，他參與了耶穌的逾越奧

蹟，亦即參與了祂的苦難、死亡和復活。疾病不會使基督徒陷入無精打采和意興闌珊中，反而會推動他主動參與並分享耶穌的救恩。基督徒能夠從痛苦的無言沮喪中走過，邁向接受痛苦、進而了解痛苦的救恩向度。聖保祿說：「如今我在為你們受苦，反覺高興，因為這樣我可在我的肉身上，為基督的身體——教會，補充基督的苦難所欠缺的。」（哥一24）

基督的救恩雖然已經完成，但它永遠開放給願意擁有它的救援效果的信友參與。基督的逾越奧跡包含了人類痛苦與得救的一切奧祕。在參與耶穌的逾越奧跡時，基督徒發現了他作為人的真正定義：他是一個「為生命的存在」，而不是為死亡。病人和受苦者不是無用的渣滓，而是教會團體生活的一份子，因此教會歡迎、幫助、照顧且安慰他們。病人藉著將他們的痛苦與基督的苦難結合，在天主面前成了教會的代禱者。

甚至他們的死亡，當他們接受它為一種服從天父的行動時，就具有一種對愛和生命的天主之信賴的奉獻意義。死亡成了一個愛的行動，不是就情感流露的意義說，而是察覺到和耶穌一起上了十字架。里修的聖女德蘭說：「吾主在極度的痛苦中死在十字架上，而這是為了愛的最動人的死：：：。為愛而死並不是充滿激情的死。我真誠地向你表白，這似乎就是我正經驗到的那種死亡。」（《最後的交談，黃筆記簿》，七月四日）

耶穌分享我們的死亡

雖然尼西亚信經中找不到所謂「下降陰府」(descensus ad inferos)的說法，但它可以在公元第四世紀時的許多信經中獲得證實。逾越奧蹟不只包括受難，也包括耶穌的死亡和下降陰府。「有如約納曾在大魚腹中三天三夜，同樣，人子也要在地裏三天三夜。」(瑪十二40)約納事件是耶穌受難和死亡的預像。正如約納曾呆在黑暗的魚腹裡，耶穌也在死人的黑暗國度、那個極度被棄和孤獨的國度裡經歷了三天的死亡。耶穌和死人在一起，是爲了給予有死的人類救恩。人是會死的，既是由於他曇花一現的脆弱性，也是由於他的罪。耶穌說過：「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時候要到，且現在就是，死者要聽見天主子的聲音，凡聽從的，就必生存。」(若五25)藉著耶穌，死亡取得了全新的意義：從前是絕望的監獄，現今成了通往得救的道路。

充分了解死亡和地上文化的當代人，能妥善地將耶穌的解放內在化。即使人子降入徹底被棄的深淵，也不是爲永遠被困在那裡，而是爲提供一條出路。耶穌的下降給人類提供了出谷和出口：新亞當向所有處於孤獨和被棄的人類死亡的子孫伸出援手。那是給予所有人的援助，使人類逃離無意義和永遠孤獨的命運。耶穌提供祂的救恩，將全然缺乏靈性的存在處境轉變爲仁愛和得救的機會。聖週六因此成了每一個人痛苦和死亡之一切星期五的補償和救援。

第六章 耶穌的復活

做爲教會生活中心和源頭的感恩祭的重要特徵是，它肯定了復活的基督真實地臨在餅酒形內的信仰。在成聖體聖血後，會眾充滿熱情和希望地高呼：「基督，我們傳報祢的聖死，我們歌頌祢的復活，我們期待祢光榮地來臨。」這個歡呼不是沒有理由的。維繫了基督宗教兩千年的信仰和希望於不墜的絲線就是耶穌復活的事件。

耶穌的復活是歷史的高峰，而且證實了人的得救不是一個烏托邦，而是一個事實。做爲決定性地致勝每一件惡和每一項人類的限度，而且做爲我們將來復活的條件和初果，耶穌的復活給了基督徒的現世投身和來世希望的一個決定性的鼓舞。

但是我們今天如何談復活呢？我們將圍繞著下面幾點來組織我們的陳述。首先，我們要請大家注意初期基督徒對復活宣講的熱心；緊接著，我們要把福音的復活敘述呈現給大家，強調它的真實性，並證明它的歷史可靠性。

然後我們會提出關於復活「本身」和「爲我們」之意義的幾個觀念。我們要用東方教會聖像和民間虔敬表達中關於復活的教理詮釋來填補這一部分的篇幅。最後我們要以一個逾越靈修

——苦路之後，將是榮耀之路——的綱要來作結論。

復活：在基督徒宣講之源頭的奧蹟

從一開始，耶穌的復活就已經是基督信仰的基礎和基督徒宣講的主要內容。初期基督徒提到它，都是充滿著投入和情感，而不會以冷漠的態度去面對。在最早的領洗和感恩禮儀的「宣信」中，就有一些關於復活的經文，用直接、熱心的方式宣佈耶穌曾經死而復活：

我們信耶穌死了，也復活了。（得前四14）

我們相信天主使我們的主耶穌由死者中復活，這耶穌曾為了我們的過犯被交付，又為了使我們成義而復活。（羅四24—25；也參羅八32，34；迦一4；二30；弗五2，25）

關於達味後裔默西亞的來臨和他的行奇蹟、他的死亡和光榮復活的預言，除了是宗徒初傳的主要內容之外，（參宗二14—39；三13—26；四10—12；五30—32；十36—43；十三17—41）這也是今日教會的真正教理：

耶穌復活是我們對基督信仰的至高真理，初期基督徒團體相信這是主要的真理，並以此而生活，聖傳視此為基本真理而傳遞下去；此真理由新約的文件予以確定，作為與十字架一起的逾越奧跡的主要部分去宣講。（新教理638：參539—658）

保祿宗徒認為復活是基督奧蹟的基石，他的福音真理的絕對判準。格林多的信徒對復活的真實性懷抱著疑惑。他以極大的誠懇給他們寫道：「如果基督沒有復活，那麼我們的宣講便是空的，我們甚至被視為天主的假證人，因為我們相反天主作證，說天主使基督復活了，其實並沒有使他復活。」（格前十五14—15）

為了證明這個事件的真實性，保祿引用了基督徒宣講或教理講授的最古老手冊中的寶貴片段（約公元四十年）。這個片段完全以耶穌的死亡和復活為中心。在談到他在歸化時所接受並傳給格林多人的福音時，保祿說：「我當日所領受而又傳授給你們的，其中首要的是，基督照經上記載的，為我們的罪死了，被埋葬了，且照經上記載的，第三天復活了。」（格前十五3—4）保祿繼續說：「祂並且顯現給刻法，以後顯現給那十二位；然後又一同顯現給五百多弟兄，其中多半到現在還活著，雖然有些已經死了。隨後顯現給雅各伯，以後顯現給眾宗徒；最後，也顯現給了我這個像流產兒的人。」（格前十五5—8）

在這個段落裡，保祿指涉復活時，用的是希臘文動詞 *egegetai*（「祂已經被提起」：完成被動式，指一件過去的事，但仍繼續到現在）這個字，以及兩個字串。首先是「第三天」，它雖是編年性的，但具有神學意涵。耶穌的死亡，雖然是真實的（請注意這個明確的字眼：祂死了，被埋葬了。），但沒有造成肉體毀壞性的腐敗，如同發生在拉匝祿身上的，他的肉體經過

四天之後已發臭了。（參若十一39）耶穌雖真正死了，但死亡沒有致勝祂，因為死亡被復活打敗了。

這個事件的另一個和聖經基礎有關的字串是：「照經上記載的」，請對照舊約的一些暗示性的章節。（參申三十二39；撒上二6；依三十八16；歐六2；納二7；詠十六10；三十三4）對希伯來人的心態來說，依靠聖經比門徒的個人經驗更具有作證價值。

為了確證耶穌復活的實在性，保祿進一步談到復活那一位的顯現，他用的是動詞 *ophthe*（「被看見」、「顯現」）一字。這不意謂著作夢或主觀的幻影，（參宗十六9）而是真正的察覺主體外的東西。這位宗徒列出了目擊復活那一位的證人名單。他把這些從最重要、最權威的目擊者中挑選出來的證人區分為六類：

1. 刻法或伯多祿：宗徒之長；（參路廿四34）
2. 那十二位：在嚴格意義上，這是用來指稱十二宗徒團體的術語，和於顯現時在場的那些人的確實數目無關；（參路廿四36—43；若廿九—23）
3. 五百多弟兄：這些人是隸屬於初期基督徒團體的勇敢男女，其中大部分還活著。他們是宗徒們特殊注意的對象，也是耶穌顯現的真實證人；
4. 雅各伯：即馬爾谷福音中所稱的「次雅各伯」，（谷十五40）也被算在耶穌的親戚或

「兄弟」當中。（參迦一19；谷六3）這個雅各伯有一個特殊的威望，因為他帶領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團體；（宗廿一18—19；迦二9）

5. 眾宗徒：這裡意即那個包括經由復活之主的命令領受了宣講福音和復活使命的那些門徒的宗徒團體；（參格前一15—17；迦二8—17；羅一5；十14及以下諸節；弗三2—8）

6. 保祿：復活的耶穌的見證人，耶穌在通往大馬士革的路上顯現給他。（參宗九3—7；廿二6—21；廿六12—18）

保祿宗徒沒有明確提到給婦女的顯現，（參若廿1—2；路廿四1—10）可能是因為在當時的希伯來文化中，她們的作證是沒有法律價值的。

復活：理解耶穌奧蹟的源頭

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四福音在呈現耶穌復活的事件時是十分冷靜的。復活是在他們師傅不名譽的死所引起的氣餒、失望和焦慮的情況下來到門徒身上的。悲傷取代了由顯容所引起的熱情，（谷九2—10；瑪十七1—9；路九28—36）並使他們對復活的奇蹟視而不見——伯多祿、雅各伯和若望，還有其他的門徒和群眾，都曾親眼目睹這些事。在祂的苦難和聖死之

前，耶穌就曾經復活過雅依洛的女兒，（谷五21—24，35—43；瑪九18—19，23—26；路140—42，49—56）納因城寡婦的兒子，（路七11—17）和伯達尼的拉匝祿，他是瑪利亞和瑪爾大的兄弟。（若十一1—45）祂也直言不諱地預言，在祂死後第三天要復活。（參谷八31及平行文，九31及平行文；十34及平行文）

然而，耶穌的復活似乎不適合門徒的理解和期待。（參谷九10）祂的死所引起的傷心是如此的深，以致使他們看不到任何希望。爲了重拾他們的信心，耶穌必須進行一段長時間的教育。祂在遇見門徒時，往往向他們證明祂的確復活了。例如，祂讓多默觸摸祂，（參若廿7），和他們一起走路（參路廿四15）和吃飯。（參路廿四42—43；若廿一10—12）

耶穌復活後，經常責難祂的門徒的驚慌和他們的不信：「唉！無知的人哪！爲信先知們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竟是這般遲鈍！默西亞不是必須受這些苦難，才進入祂的光榮嗎？」（路廿四25—26）「你們爲什麼驚惶？爲什麼心裡起了疑慮？」（路廿四38）

厄瑪烏二徒的故事就是一個好例子。有兩個門徒由於自由的希望破滅，於是傷心失望地離開耶路撒冷前往厄瑪烏：「我們原指望祂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可是——此外還有：這些事發生到今天已是第三天了。」（路廿四19—21）耶穌顯現給他們且在舊約許諾的光照下注解了祂的默西亞行動：「祂於是從梅瑟及眾先知開始，把全部經書論及祂的話，都給他們解釋了。」

(路廿四 27)

只有在復活節上，門徒才完全了解他們的師傅的奧蹟。的確，甚至在這之前，他們就已經視祂為有權威的先知，大能的行奇蹟者，應許的默西亞。但是受難和死亡的事件困擾了他們，甚至導致他們的否認祂。曾經宣信耶穌是「基督，永生天主之子」(瑪十六 16)的伯多祿，即不再承認那個被捕和受辱的耶穌：「我不認識這個人」。 (瑪廿六 72)

因此，是復活的這個不可思議而突如其來的事件使得門徒能夠真正地了解耶穌。復活節對耶穌塵世歷史的真實性投射出亮光。它使得門徒能夠通過對耶穌的表面的、不完全的認識，達到充滿信心的宣信，並樂此不疲地宣揚，最終導致他們放棄自己的生命而殉道。事實上，是復活恢復了伯多祿和門徒對耶穌的信心和熱誠，也因此使得他們成為宣講祂的得救福音的不屈不撓、堅忍不拔的使者。

復活不是：回魂、靈魂的不死、輪迴或對死去師傅的記憶

復活是「逾越奧蹟」的一部分，是一件包括耶穌的死亡(聖週五)、祂的下降陰府(聖週六)和祂的進入光榮的非常豐富的救恩事件。這個進入光榮依次包含了復活(復活主日)、升天(復活節後四十天)和聖神降臨(復活節後五十天)。教父們稱從復活主日到聖神降臨節這

段期間為一個大主日。

新約聖經用了其他的名詞來指稱復活的事件，諸如：被舉揚、受光榮、升天、宇宙君王、進入天上的聖殿、（參希九11—12）臨在。（「耶穌活著」格後十三4；羅十四9）然而最後「復活」這個用詞取得了優勢，因為它是談論那位曾經死過又恢復生命者的最清楚、最完全的方式。

復活不是回魂。回魂只是簡單地回復到現世的生命，它隨後還要再死。雅依洛的女兒、納因城寡婦的兒子和拉匝祿就是這種情形。雖然這些奇蹟恢復了死者的生命，使他們的肉體還原為在時空中的普通的人性生命，但是也為了這個緣故，他們必須面對第二次的死亡。（參新教理646）

復活也不只是靈魂的不朽，如同在基督宗教初期廣為流傳的諾斯底派的理解一樣。在那種情形下，頂多只能說是一種「半復活」，如同戴爾都良所說的。（《論復活2》）復活和耶穌的肉體有關，是祂整個的人進入一個永恒的生命。「忽然有兩個穿著耀目衣服的人」（路廿四4）對前來探望墳墓的婦女們說：「你們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路廿四5）這段文字強化了空墓和耶穌復活之間的關聯性，等於為空墓的事實作了背書。既然墳墓已空，而且不可能被偷，這就證明了耶穌的肉體實在復活了。

復活也不是像印度教和佛教所信仰的輪迴或投胎轉世 (Samsara)。這些宗教說人的靈魂會經過一連串永無止境的遷移和旅程，從一個身體到另外一個身體，不斷地再出生或落入一個新的現世生命中。

復活也不單純是對耶穌和祂的教導的回憶，似乎這個教導引起了門徒心中的信念，相信祂死後還繼續臨在。復活不是門徒的一種心理上的創造，而是一個具體的事實。它的發生和門徒的期待無關，它甚至發生在門徒想到它之前，它本質上是關乎耶穌和祂有死的身體的進入永恒的生命。

這件事被初期的基督徒團體認為是一個真正的事實。「主真復活了，並顯現給西滿了！」（路廿四 34）換句話說，是和復活的耶穌相遇，才造成門徒的相信復活，而不是先期盼復活，才幻想出看到復活的耶穌。復活不是結果，而是門徒信仰的原因。

復活不是門徒爲了騙人而捏造的（如同司祭長和法利塞人所相信的；參瑪廿七 62—65），也不是幻覺（按照過時的唯理解釋）或在與顯現和空墓無關的復活節之後對耶穌教導的皈依（按照一種當代的解釋法）。所有這些假定都預設了復活是一項卑鄙的陰謀，而且使復活成了只是對耶穌的教導的一種心理上的回憶。這完全相反事實。在耶穌死後，門徒們悲傷、恐懼、不信、心硬、疑惑。（路廿四 18；谷十六 14；瑪廿八 17；路廿四 37）一定有一件大事改變了他

們，才能解釋爲什麼他們又回到原初對耶穌的熱心並赴湯蹈火地跟隨祂。

復活是一件超越而真實的事件

復活指的是耶穌的靈魂和肉體一起被提升到天主光榮、圓滿和永恆的生命中的這一件事實。因此，祂復活的肉身雖然仍保有它的身分和人性的實在，卻已經具有永遠生活在天主內的能力。這個肉體已經受到光榮地改變，正如聖保祿所說的，成了一個「屬神的」身體（精神性的：格前十五44），像極了被造物者聖神的具有生命力的嘔氣所完全滲透的一個身體，祂轉變它，從腐朽到不朽，從卑微到光榮，從軟弱到剛強，（格前十五42—43）從有死到不死。（格前十五53—54）

我們可以問，這樣的一個事件能被稱爲「歷史的」到底是什麼意義。在運用我們的歷史真實性的標準時，我們能說復活是一件歷史事件，因爲新約的不同作品提供了關於它的豐富且一致的證據。復活終究是四部福音的高峰和將從聖神降臨時伯多祿的講道到我們今日教會的宣講聯繫起來的絲線。

再者，肯定復活的歷史性，亦即主張它是一件真正發生過的事件。讓我們分辨清楚：復活，就它是耶穌的人性從死亡到進入聖三的神性生命的一個瞬間過渡而言，本質上是一個超越

且後歷史的事件；（參新教理647）然而，透過空墓和顯現的事實——那是天主的超越性和人的內在性之間、永恒和時間之間的神秘相遇——的認知，它仍然是可靠且真正和歷史相連。

我們已經知道復活本質上是「從上而來的」，所以復活的主容許自己被看見實際上是一項恩賜。這一點可以解釋為什麼在那個相當奇妙的場合，婦女和門徒們並沒有立即認出復活的基督。不是瑪達肋納，或厄瑪烏二徒，或宗徒們認出耶穌，而是耶穌賜給他們恩寵，使他們能看得到並認出祂。

然而，復活有一個明顯的歷史框架，有一個轉向歷史的面相。因此，它可以在資料中被證實，尤其是透過顯現。在祂的顯現中，耶穌「碰觸」到歷史。而這個「接觸」因此能被文件化。然而這不是一種直接的，而是間接的歷史。福音書沒有作證復活是發生在時間中的某一點：只有偽經伯多祿福音敢提出一個露骨的耶穌復活的時間，描述一個巨大的升到天上去的影響。歷史直接抓住的是，門徒對復活基督的信仰，而這個信仰是基於兩個具體的事實：空墓和一連串的顯現。

讓我們把自己限定在福音的傳統裡，我們能區別出兩種不同型式的顯現敘述。一方面，有一些給個人的私下顯現。這一類的顯現沒有固定的模式；（顯現給婦女：瑪廿八9以下諸節；給瑪達肋納：若廿11—18；給厄瑪烏二徒：路廿四13—35）另一方面，有一些給宗徒們的正式

顯現。（參瑪廿八16—20；谷十六14—18，19—20；路廿四36—49；若廿九—23，24—29）這一類的顯現有一個基本上固定的模式：包括耶穌的出現和問候，門徒不信的反應，耶穌的責備，祂的真實性和身分的證明，最後是任務的交付。

復活的多重意義

任何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問這個事件的意義是什麼，天主在祂的聖子復活的不尋常且驚人的事件中想要說的是什麼。為耶穌，復活的意義是什麼？為我們，復活的價值是什麼？換句話說，復活「本身」是什麼？「為我們」又是什麼？

復活的基督學和聖三論意義

首先，復活是天主教對人類加諸耶穌身上的審判和處刑的答覆。（參宗二23—24；三13—15；四10—12；五30—31；十39—40；十三28—30）復活揭露了耶穌是「主基督」，（宗二36）「主天主」，（若廿28）「天主子」，（宗十三33）它確認了耶穌的神性。耶穌，做為降生的天主子，以祂復活後的人性，再次回到和父的愛的共融內。耶穌真正是「復活及生命」，（若十一25）用新教理的話來說：「被釘的那一位的復活，證明了祂真正是『我是』，是天主

子及天主本身。」（新教理 653）

其次，復活完成了做爲聖三的天主的最高啓示：啓示父，祂藉著復活子和舉揚子到祂的（即父的）右邊來光榮子；啓示子，祂藉著祂的贖罪犧牲堪受舉揚到父的右邊；啓示聖神，祂證明了自己是生命和復活的神：『基督：：固然死於肉身，卻生於聖神。』（伯前三18）

復活意謂了聖子的人性受到了光榮，並進入三位一體的天主的共融中。在降生時，這個人性被聖言的神格穿戴在身上；藉著復活，此人性獲得這種和天主的最高關係的滿全，因爲它生活於聖三本身的生命內。子的受光榮的人性臨在於聖三的共融中。

耶穌的復活標示了最後且決定性救恩事件的開始。在復活的耶穌身上，末世已經臨現，正孕育著新品質的神性生命。

復活「為我們」的意義

除了它的基督論和聖三論的意義外，復活還有一個基本的救恩論的意義：「如果你口裡承認耶穌爲主，心裡相信天主使祂從死者中復活起來了，你便可以獲得救恩。」（羅十9）復活不只是將來所有人要復活的先導，做爲他們的初果而已，而且也使得他們成爲可能。

復活是修復天人之間友誼的事件。藉著復活，神性生命豐富地流注到基督的人性上（客觀

性救援），然後再經由祂，流注到所有人的身上（主觀性救援）。這個復活基督的流注，不只是示範性或意向性的，而是實際且有果效的。因為祂復活了，所以祂擁有按照祂的形像改變人，使他們成爲天父子女的精神能力。

基督的復活是從罪和它的後果——例如死亡和肉體、道德、心理的惡——的奴役下獲得釋放的新人類的實現。復活的基督是那位使全體人類的命運獲得完全的「新性」的新人。有一個著名的例子可以說明復活基督的臨在對急需者的利益和效果，那就是在耶路撒冷名叫麗門的聖殿門口行乞的癱子被治癒的故事。伯多祿沒有任何錢，他所能給的就是他身上最寶貴的東西——復活的耶穌基督：「銀子和金子我沒有，但把我所有的給你：因納匝肋人耶穌基督的名字，你行走吧！於是握住他的右手拉他起來；他的腳和踝骨就立即強壯了。他遂跳起來，站立行走。」

（宗三 6—8）

伯多祿拉癱子起來並恢復他肉體的健康和精神的喜樂，這個行動是一個記號，亦即藉著耶穌的復活，新人類已經正式開始並獲得實現。

復活也是人類渴望不死和超越的完成。在每一個人身上，我們發現這個「超越的希望」，每一個人對他自己的永恆存在和他個人的實現的決定性都是要求一個「是」。

耶穌的復活是那種在擘餅、領聖體時和祂相遇的經驗。祂「在分餅時」（路廿四 35）把自

己顯示給厄瑪烏的門徒。在歷史中，聖體聖事不只是在紀念耶穌的復活和死亡，也是真實地參與了復活的耶穌的神性生命。聖體聖事是復活的主在歷史中繼續其救贖臨在的聖事，在此聖事中，我們和祂的救恩性的相遇獲得了實現。耶穌復活後曾說過：「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廿八20）復活的基督臨在祂的奧體——教會內，也臨在祂的聖體內。

耶穌的復活也是一種召叫和使命的經驗。為門徒，復活是緊接在他們於耶穌苦難和死亡時四散之後被耶穌「再召集」的事件。從復活到升天，四十天之久，耶穌顯現給祂的門徒，召喚他們再次跟隨祂，並給予伯多祿和其他宗徒決定性的使命。祂鄭重地命令伯多祿（連續三次）餵養祂的羊群：「你餵養我的羔羊」（參若廿一15—19）祂給了宗徒們以下的命令：「就如我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若廿21）「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交给了我，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教訓他們遵守我所吩咐你們的一切，看，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廿八18—20）

耶穌的復活不只是一個召叫和使命的經驗，也是一個寬恕的經驗。復活的耶穌回報祂的門徒的是祂的友誼和寬恕。而且，祂還確認了宗徒們赦免人罪的職務。祂將這項祂在世時會運用過的權力交託給祂的宗徒，作為祂復活的禮物。在復活的當天晚上，耶穌顯現給祂的門徒，給他們赦罪的權柄：「你們領受聖神吧！你們赦免誰的罪，就給誰赦免；你們存留誰的罪，就給

誰存留。」（若廿22—23）為基督徒，耶穌的復活是一個慈悲、寬恕、靈魂復興和參與耶穌克勝罪惡和死亡的經驗。

為門徒們，復活是一個完全皈依耶穌的經驗。只有因著復活，他們才真正在信仰內回歸祂，並完全委順於祂的能力和祂在他們中間的神聖臨在。我們有伯多祿和多默的例子：復活給了我們一次而永遠地皈依耶穌和祂的福音事業的門徒。因此，皈依不只是屬於復活之前的時刻，也是復活的整體的一部分。那是從不信到信，從悲傷到喜樂，從恐懼的癱瘓到傳教的熱情的一個持續演進的過程。

耶穌的復活也是一個解放的事件，因為它徹底地改變了人性，將他們從罪惡、死亡和痛苦的羅網——不論是肉體、道德或精神上的——釋放出來。因著復活，耶穌這個人被恢復到完全的自由。在復活之主和其正義、和平王國以及人類大團圓的喜訊被揭露下，一個新的生命型式於焉誕生。

復活實實在在推動婦女成為門徒及天主聖言的諦聽者和傳報者。婦女們的深度信仰和投身，給了她們在任何人之先前往墳墓的勇氣，給了她們機會，使她們成為第一個聽到復活驚人喜訊的人，也使她們成為首先遇見復活的主，並把這個非比尋常的消息帶給宗徒的人。（參瑪廿八1—10；路廿四8—11）復活為婦女帶來一個徹底的再評價：她們不是最後，而是最先在

信仰內為復活的基督作證的人。

在這方面，瑪利亞瑪達肋納的角色是具有象徵性的，她甚至在宗徒之前遇見了耶穌。在此情況下，她成了第一個傳報祂的復活和升天的使者，因而贏得了「使徒們的使徒」（參MD 16）的雅號。

今天我們問：「瑪利亞，請告訴我們，妳在路上看見了什麼？」（*Dic nobis Maria quid vidisti in via?*）

「我看見永生基督的墳墓，和祂復活後無比的光榮，還看見天使作證，又有汗巾和殮布。基督，我的期望，已經復活。」

我們也懷著熱誠和信心回應這個訊息：

「我們知道，基督確實從死者中復活。勝利的君王，求祢垂憐我們。阿肋路亞。」

就像在撒瑪黎雅婦人的個案中一樣，（參若四 1—42）耶穌把神聖真理交託給婦女，在這個傳報復活喜訊的故事中，這項交託取得了它至高無上的榮冠。

聖像：在圖像中宣講復活

復活「爲我們」之意義的綜合可以在拜占庭的聖像傳統中找到，這種傳統也出現在中世紀的西方。聖像，如同信徒在所參與的被慶祝的奧蹟中與復活的主相遇一樣，也是以呈現復活的耶穌爲中心。祂輝煌燦爛，而且被從舊約到新約的人物所簇擁著。光榮的基督右手持著祂曾受苦並死於其上的十字架做爲標記，因爲這十字架是全人類得救的根源。右手高舉，左手則向下伸出，抓住一個老人的手，並將他從墳墓拉出。耶穌基督——新亞當，擁有將舊亞當和全人類從死亡及現世虛無的奴役中解放出來的能力。耶穌踏碎並摧毀地下的王國，這個王國是由一位被陰間之門的殘骸壓倒在地的老人來象徵。在聖像裡，耶穌推倒這些門，並拆散折磨人的死神的工具——釘子、鉗子、鐵鎚……。

在它的實質裡，聖像要表達的是基督宗教內復活的真實意義：復活不但是耶穌的受光榮，也是人類參與耶穌致勝死亡的榮耀。聖像的其他細節豐富了這個解放的宣揚。在亞當後面，有一長列的男女隊伍，其中有厄娃、梅瑟、達味和撒羅滿，他們也分享了這個救援的事件。其他人中，我們可以想到的是洗者若翰。他拿著一個卷軸，伸出手指向耶穌，宣報默西亞的來臨。聖若翰洗者無論對生者或死者而言都是默西亞的前驅。總的來說，拜占庭的復活聖像顯示了人類對耶穌所帶來的救恩的期望和他們的參與。

民間虔敬中的復活

以復活為中心的民間虔敬的諸多表達中，我們提出一個在某些國家廣泛流行者。在菲律賓，耶穌復活瞻禮是用一種被分為兩個部分的民俗傳統來慶祝。第一部分稱為「相見歡」(Salubong)；人們在城市的街道上以兩列遊行來慶祝；第二部分則是在教堂內舉行復活節大彌撒。

「相見歡」是這樣進行的：在復活節清晨接近四點鐘的時候，那時天色尚黑，兩列遊行隊伍——一列有復活的耶穌，一列有悲傷的母親(mater dolorosa)瑪利亞——從城市的兩個不同地點出發。瑪利亞戴黑色頭巾並由於她兒子的死而面帶愁容。

兩列遊行隊伍的終點是在市中心的大廣場，有一大群群眾以虔誠的祈禱在那裡等候他們。耶穌和聖母的態像相對地移向「會面」的拱橋，那裡有一位穿白衣打扮成天使模樣的小孩吟唱道：「天皇后喜樂，阿肋路亞。」這時，所有的聖詠團在樂隊的伴奏下高聲詠唱出復活節的聖歌。

這時那個穿白衣的天使脫下聖母的頭巾。至聖童貞身著光輝燦爛的金衣，在看到站在她身旁的復活的耶穌時，似乎露出了微笑。這就是母親和她復活凱旋兒子的喜樂的會面——相見歡。

然後，遊行隊伍立刻進入聖堂參加慶祝復活節的彌撒。此時天剛破曉，湛藍的天空被黎明的曙光點綴得炫麗奪目，喜氣洋洋。

這是一個民間的復活教理的詮釋，它包含了以下幾個要點：

1. 黑夜象徵罪惡和死亡；
2. 復活的耶穌巡行世上的各個城鎮，向瑪利亞和全教會宣佈祂戰勝了罪惡和死亡；
3. 和復活那一位的相遇給整個教會恢復了喜樂，教會於是在感恩祭中慶祝和耶穌的救恩性的相遇。

復活節靈修的記號

無論在東方或西方，在復活之主內的恩寵生命的具體經驗，基本上包括兩個面相：(1)克己主義的面相：這是克服罪惡和戰勝邪行的鬥爭；(2)密契主義的面相：它強化美德習慣，以獲得恩寵的凱旋和與天主的共融。我們可以用一種包含兩個基本階段的旅程來說明：四旬期和復活期。聖依納爵羅耀拉的神操是這個旅程的權威範例。神操被分成四週，前三週熱心於悔改神工，效法耶穌，在祂的世上生活的奧蹟中追隨祂，特別是參與祂的苦難和死亡的奧蹟。接著神操的第四週，也就是最後一週，就努力去體會和復活的基督相遇的經驗，這是恩寵生命的高峰

和完成。

具體地說，神操邀請我們不但默想苦路（Via Crucis）的各處，也默想一條理想的復活的榮耀之路（Via Lucis）上的各處，在那裡師傅就是復活的基督。如此我們有了採自聖經的十四處足跡和回憶耶穌顯現的教會傳統，包括顯現給祂的母親瑪利亞，（神操299）給瑪利亞瑪達肋納，（300）給三個瑪利亞，（301）給伯多祿，（302）給厄瑪烏二徒，（303）給樓上房間的門徒，（304）給多默，（305）給在海邊的七個門徒，（306）給大博爾山上的門徒，（307）給五百弟兄，（308）給雅各伯，（309）給阿黎瑪特雅人若瑟，（310）給保祿（311）和在升天時給宗徒們。

基督徒的宣講不僅應該熱心地堅持悔改和聖化的四旬期經驗，也該有與復活的基督共融和受光榮的復活的經驗。在這個意義下，我們就能名正言順地提到，緊跟在那個試探和真正傳統的苦路靈修之後，隨之而來的必是榮耀之路的靈修，後者等於給前者戴上了光榮的冠冕。這些那些志在追隨宗徒和早期門徒的芳蹤，從苦難和死亡的失望和沮喪走向遇見復活之主的驚訝和喜樂的那些人的經驗。

復活節靈修是對當代基督徒的一個邀請，使他們能更熟悉復活節的頌歌，那是生命的歌曲。那是一件為每一個人的歡愉的禮物：為非基督徒，給他們開啓了令人嚮往的桃花源的界

耶穌基督，天父的聖言，世界的救主

域；爲基督徒，他們生命的最後歸宿則是比先前更鮮活地出現在他們眼前；爲年輕人，歷史的真實槓桿已經託付給他們，他們有理由以信心和希望去迎向未來。

第七章 耶穌降生的奧蹟

聖經資料

初期的基督徒團體，緊跟在耶穌復活的喜樂消息之後，就開始默想救主降生的偉大事件，這個事件被聖史瑪竇和路加記錄在新約聖經中。

在詳列了「亞巴郎之子，達味之子，耶穌基督」（瑪一1）的族譜後，瑪竇聖史繼續以下的敘述：

耶穌基督的誕生是這樣的：祂的母親瑪利亞許配於若瑟後，在同居前，她因聖神有孕的事已顯示出來。她的丈夫若瑟，因是義人，不願公開羞辱她，有意暗暗地休退她。當他在思慮這時時，看，在夢中上主的天使顯現給他說：「達味之子若瑟，不要怕娶你的妻子瑪利亞，因為那在她內受生的，是出於聖神。她要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耶穌，因為祂要把自己的民族，由他們的罪惡中拯救出來。」這一切事的發生，是為應驗上主藉先知所說的話：「看，一位貞女，將懷孕生子，人將稱祂的名字為厄

瑪奴耳，意思是：天主與我們同在。若瑟從睡夢中醒來，就照上主的天使所囑咐的辦了，娶了他的妻子；若瑟雖然沒有認識她，她就生了一個兒子，給他起名叫耶穌。」

當黑落德爲王時，耶穌誕生在猶大的白冷；看，有賢士從東方來到耶路撒冷。（瑪一18—

二1）

聖史路加雖然使用了不同的敘事結構，但他也指出了耶穌係藉著聖神的工作經由聖母而童貞受孕。在預報了洗者若翰的誕生之後，聖史也記載了天使向瑪利亞報喜：

「瑪利亞，不要害怕，因為妳在天主前獲得了寵幸。看，妳將懷孕生子，並要給祂起名叫耶穌。祂將是偉大的，並被稱爲至高者的兒子，上主天主要把祂祖先達味的御座賜給祂。祂要爲王統治雅各伯家，直到永遠；祂的王權沒有終結。」瑪利亞便向天使說：「這事怎能成就？因為我不認識男人。」天使答覆她說：「聖神要臨於妳，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蔭妳，因此，那要誕生的聖者，將稱爲天主的兒子。」（路一30—35）

在第二章，路加也用極簡單的文字敘述了耶穌在白冷的誕生，瑪利亞和若瑟爲了戶口登記而去了那裡：

「他們在那裏的時候，她分娩的日期滿了，便生了她的頭胎男兒，用襪襪裹起，放在馬槽裏，因為在客棧中爲他們沒有地方。」（路二6—7）

教會的信仰

這些無價的聖經資料——它的來源最終一定是出自童貞瑪利亞——被教會信仰綜合地表達在尼古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中。在涉及天主子時，這個信經宣信「祂因聖神，由童貞瑪利亞取得肉軀，而成爲人。」(DS 150) 在萬世之前就已由聖父所生的天主子，在時間中，因聖神生於童貞瑪利亞。這個肯定揭露了一個極古老的保祿文本的內容，該文本寫道：「時期一滿，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生於女人。」(迦四 4) 童貞瑪利亞就是那個成爲降生的天主子的母親的女人。

公元四三一年厄弗所大公會議時，教會爲了隆重肯定聖經的材料，宣佈瑪利亞是天主之母 (Theotokos) (生育天主者) 爲信理。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在它的教會憲章裡重新確認這條古老的信理：「藉著她的信德及服從，瑪利亞不是由於認識男人，而是在聖神的庇蔭下，在世上產下了天父的同一聖子。」(LG 63)

童貞懷孕的真實性

耶穌藉著瑪利亞童貞受孕，（參新教理484—511）這是我們必須以服從信德的態度接受並默思的一項奧蹟，因為我們堅信「在天主前沒有不可能的事。」（路一37）這段處理天主在歷史中之行動的文字，並非要呈現天主顛覆自然律的戲碼，而是爲了提醒整個人類，三位一體的天主才是歷史的主人。

沒有成熟的信仰，理性並無法把握有關瑪利亞的「童貞母性」和其所涵括之訊息的意義。

新教理切當地引述了聖依納爵安提約基的名言說：「瑪利亞的童貞和生育甚至和主的死亡一樣，逃開了今世之子的注意，這三個值得稱揚的奧蹟都是在天主的緘默中完成的。」（新教理98；聖依納爵安提約基〈致厄弗所人書〉十九1）

耶穌生於瑪利亞之童身的事實有許多理由來支持，我們這裡彙列數點：

1. 瑪竇和路加頭兩章的真實性無庸置疑，而且這兩個彼此獨立的材料來源都爲這件事實作證；
2. 無論在聖經內或聖經外的領域，都缺少了和上述材料真正平行的記載；
3. 這些資料具有明顯的收斂性，儘管瑪竇和路加的陳述在敘事的結構上有所不同；
4. 我們可以察覺，聖史所作的神學詮釋並不出賣歷史或是作神話的操弄，而是適當地解釋並陳述事實。

這個「記號」的意義

這個事件的意義是什麼？天主教在祂的聖子童貞受孕的這個「記號」中想說的是什麼？

許多世紀以來，教會未曾停止過默想這個非比尋常事件——他的發生絕對是耳所未聞——的意義。也因為它的新性，它才成了嶄新救援的記號。在創造的連續性的視野中，天主建立了一個徹底的不連續性，一個純粹的開始，爲了指出祂的新創造——祂的王國——的來臨。

再者，童貞受孕顯示了聖子神性的實在。祂雖是人，卻完全從天父而來，且屬於天父。童貞生育是祂的神性起源的人性表達。

排除一個地上的父親，這也說明了天主不是透過標榜諸如財富、權勢和性等地上價值來工作，而是透過貧窮、謙卑和童貞等福音價值。

在耶穌的誕生和祂的逾越之間有一個奧秘的關連性。耶穌絕對新奇的誕生是另一個不可思議的奇事——祂的復活——的序曲。在基督事件中，人類地上命運的兩個決定性的時刻被從內部再創造。它們成了一切事物要在天主內決定性地實現的預像。而那促成天主子的人性在歷史中出現的同一聖神也促成了它進入復活凱旋的光榮。以這個方式，天主征服了人的基本限制，且用祂的奇蹟異能再造新人。童貞受孕和第三日從死者中復活事實上是一個記號，它的作用是來表

現耶穌的人性生命和祂的神性實在之間的和諧。

耶穌的生自高天、生自聖神，本質上是和祂的生於下地、生於童貞瑪利亞相連的。子在時間中的誕生，是在聖童貞自由和個人的合作下完成的，她成了主的母親，（參路一43）因此理當被稱爲「天主之母」（Theotokos）。由於她以服從的信德對天主聖言的同意，因此瑪利亞在納匝肋耶穌的隱密生活中，絕非是一個額外的「附屬品」或「臨時雇員」，她的「成就吧！」（fiat）是屬於救恩史的一件大事。

第八章 耶穌，人類唯一且決定性的救主

耶穌：活著的那位

自從復活以來，教會就一直公開承認它對耶穌基督——復活且生活的主——的信仰。但是有時候會出來一個問題，亦即，教會所宣揚的基督，即禮儀、民間虔敬、我們個人信仰、神學、牧靈以及教理講授中的基督和福音源流所記載和描述的「歷史的耶穌」是同一個基督嗎？或者今日基督徒所傳報的基督是聖經的耶穌的一個不當的引伸嗎？簡言之：我們信仰中的基督是否和真正歷史的耶穌不同？教會的基督是否和聖經的基督不同？

如果答案是「是」，那麼真正的歷史的耶穌就和信仰的（不真實的）基督不是同一個人。擺在我們前面的問題是，在兩千年教會生活中的基督的「靈修的和教會的」理解。

這個問題有一個它本身特有的歷史。這段歷史開始於十八世紀末，當時的歐洲完全籠罩在啓蒙思想的狂熱中。一些學者否認「基督教義的基督」，將之視為教會方面非法的建構。他們認為教會信仰的基督本質上是不可靠的，這些學者試圖要恢復歷史耶穌的真實面貌。他們出版

了一些理性的、捕風捉影的、神話和傳奇的基督信仰之創始者的「傳記」。當理性不再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釋」時，想像、神話式的解釋或傳奇性的巧思就取得了上風。這個方向的研究持續狂飆，最後擱淺在一種絕對的懷疑論上，甚至否認耶穌曾存在過。在否認了信仰和教會信仰中的基督之後，學者甚至否認了耶穌的歷史實在。

對於這個傾向的反應是尖銳的，因而導致另一個極端。歷史的耶穌被放棄了，因為那很難求證。人們開始把重心放在宗徒初傳（Kérygma）的基督。現在的座右銘變成格後五16中保祿的說法：「從今以後，我們不再按人的看法來認識誰了；縱使我們曾按人的看法認識過基督，但如今不再這樣認識祂了。」依照這個觀點，基督宗教不再太著手於耶穌的歷史，而是著手於復活後門徒的宣講。

我們已經在第四章中看到，情況已經有了相當的改變，逐漸轉向支持新約源流——特別是福音的歷史的——甚至是傳記性的——可靠性。這個事實排除了對歷史耶穌和被原始教會「初傳」所宣講的基督之間的基本連續性的否認和質疑。基督信仰在歷史耶穌的身上發其端。復活宣講本身指向歷史的耶穌，以之做為它的基礎和辯護。耶穌死亡的意義並非來自「初傳」的詮釋，而是來自耶穌本身。因此在歷史的耶穌和原始教會信仰所相信的基督之間有一個位格的連續性。

再者，構成所謂的「信仰的基督」——在復活後被宗徒們所宣講的基督——的主要事實是那些

屬於且可以追溯到「歷史的耶穌」的事件：天國的宣講、奇蹟、耶穌的意識到自己是默西亞和天主子、「人子」和「子」的頭銜、「我是」這句話、耶穌的死在十字架上和祂的復活。（參新教理512）爲了證明他的教導，保祿指出，復活前的耶穌毫不含糊地認定自己就是那位復活的主。（參格前七10；九14）在回憶聖體聖事的建立時，宗徒作了以下的陳述：

這是我從主所領受的，我也傳授給你們了：主耶穌在祂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說：「這是我身體，為你們而捨的，你們應這樣行，為紀念我。」

（格前十一23—24）

我們能肯定，同樣的連續性也存在於信仰的基督和教理的基督之間。即使在今日，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還提供著這個明顯而不可改變的信仰連續性的證明。

我們因此能爲這一個段落作結論說：教會信仰的基督就是歷史的耶穌，祂的降生、死亡和復活被看出爲救恩具有完全的重要性。在由新約聖經傳遞給我們的耶穌和由教會兩千年傳統所宣講的基督之間，具有一個位格的連續性。這個基督不是一個不真實的、被扭曲的基督，而是一個在時空中的不同文化範疇的光照下，被重新理解、經驗和表達的真正的基督。這是爲什麼我們說「教會和聖經」的基督。耶穌的救世歷史不能被限制在過去聖經的記載中。它在教會的經驗和生活中持續著，教會在聖神內宣認耶穌是生活的那位，是復活的主，祂臨在於感恩祭

中，去聖化教會，並加入它的旅途。

耶穌，世界的唯一救主

在《第三個千年將臨之際》宗座牧函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說到：「許多主教和樞機建議今年（一九九七）的總主題是『耶穌基督，昨天、今天、直到永遠，是世界的唯一救主。』（參希十三8）」（TMA 40）

這是我們在耶穌基督內的信仰的最重要陳述。它意即，天主拯救全人類的意願已經在耶穌的奧蹟和祂的教會團體——歷史中救恩的聖事——內，以一種特殊和決定性的方式彰顯且完成了。耶穌甚至是支持出現在基督宗教以外的任何其他救援訴求和應許的唯一根源。祂是全人類得救的唯一的、基本的中保。只有在祂內，人類、歷史和宇宙才一勞永逸地找到了他們的正面意義，他們才達到了完全的實現，才從死亡的羅網中——無論是團體的、心理的、社會的、倫理的、精神的或宇宙的——獲得了永遠的淨化和自由。只有在祂本身、祂所做和祂所是之內的耶穌，擁有絕對決定性救恩的理由。祂不是得救的許多中保之一，而是唯一和最後的中保，每一個其他參與媒介的源頭。

對耶穌救援的普遍性的挑戰

今天有許多因素，催迫我們用新的方式去理解和去為教會對耶穌基督奧蹟之普世救援價值的傳統信仰奠基。其中一個因素是由於大規模的個人——尤其是青年——和全家的移民北美和西方，一種明顯的文化和宗教的多元論被不斷地帶進家庭裡。另一個因素是教會對非基督徒之傳教工作的減緩和削弱。還有其他因素，例如其他宗教的復甦，它們重新發現它們作為人類價值的根源和保證的角色。此外尚有對新興宗教的著迷——諸如國家認同與獨立、和平及普遍的和諧等——它們似乎在文化和生活型態中，針對代表西方空洞且膚淺的後物質主義的生活提供了一種替代品。

在這些之外，我們必須加上大公會議對非基督宗教救援價值的再評估，信仰本地化和「脈絡」(Contextual)神學的要求，宗教間聯合對話的推動，這方面有一個著名的表達，那就是於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在義大利的亞西西城，由世界各大宗教代表所參加的為人類和平的祈禱會。

這個新文化視野已經引起了一種新神學科目——宗教神學 (theology of religions) 的建立。這個科目尋求分辨，就基督事件而言，非基督宗教——無論它們是偉大的東方傳統或是所謂的傳

統宗教——救援的重要性。

「所有的民族，請向基督敞開你們的門扉」(RMI 3)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斷然地重新肯定耶穌是全人類唯一、普遍的救主。在基督宗教之外可能有的任何信仰、恩寵和救援，本質上都是從耶穌的死亡和復活事件汲取它們的救援價值。(參LG 16·GS 22·AG 7) 基督的恩寵是所有人類——無論教內或教外——得救的原因和本體。透過祂的聖神的臨在，耶穌仍然是建立和引發世上每一種救恩的救主：「在他們中所有的任何真善的成分，教會都視之為接受福音的準備，是天主為光照眾人得到生命而賜與的。」(LG 16)

大公會議結束二十五年後，若望保祿二世在他的《救主的使命》通諭中，邀請教會更新它的傳教許諾：「因為傳教活動革新教會，煥發基督徒的信仰和認同，並提供勇往直前的新的熱誠和新的理由。給出去的信仰會獲得增強……所有的民族，請向基督敞開你們的門扉。」(RMI 2—3) 這份通諭撮要地談到教會是如何在信仰中理解今日的非基督宗教。

首先，它強調耶穌是全人類的「唯一救主」。(參RMI 4—11) 這是宗徒們所宣講的第一個極端濃縮的訊息。這是聖伯多祿就有關治癒癱子的事對猶太宗教當局的答覆：「憑納匝肋人

耶穌基督的名字，即是你們所釘死，天主從死者中所復活的；就是憑著這人，這個站在你們面前的人好了。……除祂以外，無論憑誰，絕無救援，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字，使我們賴以得救的。」（宗四 10，12）聖保祿同樣視復活的基督為主：「因為雖然有稱為神的，或在天上，或在地下，就如那許多『神』和許多『主』，可是為我們只有一個天主，就是聖父，萬物都出於祂，而我們也歸於祂；也只有一個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藉祂而有，我們也藉祂而有。」（格前八 5—6）同一宗徒也肯定：「在天主與人之間的中保只有一個，就是降生成人的基督耶穌，祂奉獻了自己，為眾人作贖價。」（弟前二 5—6）若望宗徒也作證耶穌基督是所有人的救主的這一事實：「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因為天主沒有派遣子到世界上來審判世界，而是為叫世界藉著祂而獲救。」（若三 16—17）

教宗總結這些不約而同的作證說：

因此，除非經由基督，並在聖神的運作下，沒有人能進入與天主的共融。基督的唯一且普世的中介，絕非朝向天主旅途上的障礙，而是天主自己建立的道路，基督完全明白此一事實。雖然其他各種形式和等級的中介並不被排除，但它們唯獨從基督的中介中獲得意義和價值，而不能被了解為基督中介的平行者或補充者（RM 5）

每一種的恩賜，尤其是天主賞賜給每一個民族的精神寶藏，都不能和耶穌基督失去連結：「祂位於救恩計劃的中心。」(RMI 6)

其次，教宗警告勿將永恆的聖言和耶穌基督分離：「任何把聖言與耶穌基督分開的主張，都是相反基督信仰的。聖若望清楚地聲明，聖言『在起初』就與天主同在，就是那一位『成了肉肉的』。(若一 2, 14) 耶穌是降生的聖言，祂是一個不可分割的位格。耶穌不可被和基督分離。」(RMI 6)

最後，教宗敦促基督徒要小心辨明對各民族傳教 (*missio ad gentes*) 的目標，勿使淪為僅是爲了該民族的社經福祉。福傳訊息的內容是耶穌基督這個人：「天主的國不是一個概念、一個教條、或是一個可以隨意設想的方案，反之，它首要的是『一個人』，祂有具體的面貌，名叫納匝肋人耶穌，是不可見的天主的形象。」(RMI 18)

拯救一切人的意願：天主的「秘密方式」

進一步地了解這個對基督信仰而言如此中心的斷言或許是適當的。有一個事實是，在天主的計劃中，沒有任何人被剝奪了被拯救的機會。例如，在新約中提到，被獻於聖殿的嬰孩耶穌是「祇在萬民之前早準備好的救援，爲作啓示異邦的光明。」(路二 30—32；參路三 6) 聖保

祿聲明，天主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並得以認識真理。（弟前二4）至於聖若望，他說耶穌是「贖罪祭」，……：祂贖全世界的罪過。（若壹二2）在談到天主的審判時，聖保祿宣稱，行善的賞報為所有人都一樣，沒有分別：「光榮、尊貴以及平安，必加於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因為天主絕不偏心。」（羅二10—11）

初期教會相信，基督事件不只為基督徒的得救有效，為全人類的得救也有效，絕無差別待遇。套用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的話：「祂為了我們人類，並為了我們的得救，從天降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主張，那些不認識基督而生活在其他宗教脈絡中的人，也由一些只有天主知道的神秘途徑提供了救恩。

例如，這個「天主的秘密」被大公會議關於傳教活動的文獻〈教會傳教工作法令〉所肯定，我們讀到如下的句子：「雖然天主藉著其獨自知道的方法（*Vis sibi notis*），能夠引導那些非因自己過失而不認識福音的人得到信德……。」（AG7）這些只有天主知道的奧秘方法，事實上就是對自己正直良心的服從、行善避惡、持守真理、以及信仰和生活之間的一致。在這些情況下，救恩得以被真正地提供，依照耶穌在瑪廿五31—46所說的，首要的是基於踐行了善。在最後的審判中，真正的認識耶穌和在祂內的得救，是由於為那些急需者服務的結果。

耶穌，天人之間的「唯一中保」

藉著耶穌逾越奧跡的獨特效能，天主拯救一切人的意願已經在歷史中具體地完成了。在天主的救世意願之外，我們必須用同樣的力量肯定，人類通往得救的唯一道路是基督事件，它被視為一切啓示的完成：「天主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但在這末期內，祂藉著自己的兒子對我們說了話。天主立了祂為萬有的承繼者，並藉著祂造成了宇宙。」（希一 1—2）「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只有那在父懷裏的獨生子，身為天主的，祂給我們詳述了。」（若一 18）聖保祿堅定的教導是：「並沒有猶太人與希臘人的區別，因為眾人都有同一的主，祂對一切呼號祂的人都是富有慈惠的。的確，『凡呼號上主名號的人，必然獲救。』」（羅十 12—13）

如此，所有的人都在基督內——祂為所有人死而復活——蒙召獲得救恩。我們在弟前二 4—6 讀到關於這一點的綜合如下：「天主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並得以認識真理，因為天主只有一個，在天主與人之間的中保也只有一個，就是降生成人的基督耶穌，祂奉獻了自己，為眾人作贖價」。

耶穌，絕對的優越性

在這一點上，會產生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基督與其他非基督的救援媒介間為何會有一個「不可跨越的質的差異」的理由。

我們能這樣回答：這個差異並非基於一種對非基督宗教的全盤負面的判斷，例如，強調它們可能有的宗教道德的偏差。也不是基於一種相對正面的看法，認為它們是達到天主的一種人性的努力。因為我們是活在一個救恩史中，它由創造開始，並因了天主的恩寵，從起點一直延伸到終點，因此找到天主總是從上而來的一個神聖的恩賜。（參LG 16：AG3,7）稱非基督徒信仰為「無名的基督信仰」也不對。總之，基督信仰是個人對基督奧蹟的有意識的接受，以及經由洗禮，一個人的整個生命沈浸在聖三的神性生命中。

接著，我們必須在耶穌基督的奧蹟、在祂於歷史中的自我啓示，以及祂於教會——祂為人類的救恩的聖事——內的特殊臨在中，去尋找基督宗教與非基督信仰間的根本差異。耶穌基督自己是光明、救援和恩寵。非基督宗教雖然有它們自己的神聖奧秘感，有它們自己的祈禱、道德、善工、苦修的努力和神恩，但它們和基督宗教之間並沒有對立；反之，唯獨由於耶穌的奧蹟——我們雖然是藉著信仰接受它為真理，但是，藉著有充分理由和根據的信仰——而有了超越及一種

質的跳躍。

這就帶領我們進入第二個問題：受宥於時空的一個歷史事件如何能晉升至絕對救恩的尊嚴和價值？換句話說，耶穌基督的歷史如何能超出屬於歷史的相對性和混同性？

我們能給予下面簡要的答覆。事實上，人類的歷史是天主與人救恩對話的場景。這是非基督宗教之不容否認的正面意義的根子。因此，這些宗教不僅僅是在人方面的徒然的嘗試，而是一項真正的——雖然是部分的——由上而來的啓蒙和恩寵的禮物。所以，這同一個歷史也能是為那位絕對救主的一種可能的降生和臨在的「歷史確定性」的因素和指標的根源。這是征服歷史的相對主義和伴隨著它的救恩的多元主義的基礎。歷史能提供——而事實上也這樣做了——將信仰建立在那位絕對救主之上的一些事件。

因此，我們能認出天主在歷史的基督事件中作了決定性的自我啓示，也能給予在信仰內接受這個自我啓示的理由。正如歷史給予人和天主救恩對話之多元性的證據，它也能給予這個救恩對話和決定性救恩事件完成的證據。如果歷史事實上包含了多元的「導師」，它也能提供我們「基督導師」。如果歷史能包含巴貝耳神話，它也能有聖神降臨事件，在那裡，所有的民族都在基督內被拯救。

耶穌聲稱為全人類救主的基礎

我們能把耶穌聲明的核心基礎化約成五點。這些具有極端根據的索引，使耶穌和其他救援媒介間的絕對不連續性變得極為明顯。因為它的核心是耶穌終其一生都一致的、連續的、且有意識的在為祂是人類的唯一且決定性救主的身分作證。祂超過且完成了天人之間的每一先前和未來的法律 and 盟約。

1. 耶穌在復活之前的做為子和默西亞的意識——亦即，耶穌在人性上認識到祂是天父的兒子，而且是父派來拯救人類的默西亞——是一個已被確認的事實。

2. 死亡和復活的逾越事件是一個拯救全人類的事實。作為普世救贖奧蹟的十字架和復活的宣講是支持基督信仰並給予它在和其他宗教比較時的獨特身分的基礎。靈魂的不滅和肉身的復活是基督徒對輪迴教義的回答。

3. 基督宗教是做為一種聖三共融和愛的天主之名的啓示的宗教。耶穌啓示天主是「愛」。(若壹四 8, 16) 父愛子 (若十五 9; 三 35; 十四 31) 並要在門徒中設立祂的住所。(若十四 21—23) 愛是「最大的誡命」。(谷十二 28) 愛是人類在基督內得救的歷史事件的起源。(參迦二 20; 弗五 2, 25)

4. 人類經驗神的「子性」。在基督宗教內人重新發現他的真正召喚——成爲天主的子女。天父的奧祕也在「神意的秩序配置」（救恩史的連續階段）上，留下了它的界標，它包含整個人類的被重整而進入祂的王國，使人成爲在聖子內的子女。這是爲什麼祂要派遣祂的兒子來。（參若三 16；迦四 4；羅八 3）耶穌的訊息顯示了天主是一切人，尤其是那些斷絕父子關係者和罪人（參路十五 1—32 中蕩子的比喻）之父。（瑪五 45；路六 35）因此也就適時地出來了所有人基本上都是兄弟姊妹的思想。在聖子內被收養爲天主的子女是一項基督徒的特權，而且所有人都都被邀請去接受這項特權，這是基督宗教愛與平等文化的根源。

5. 基督徒的存在是一種在教會團體內與救主基督相遇的經驗。在基督宗教內，人不再是孤獨地去踐行他的苦行善工，而是由整個教會團體所支持著。教會不只是一個社交的環境，更是一個救恩、喜樂、希望和團結的領域。藉著聖事，人的人性和精神的成熟度獲得了增強。教會本質上是一個救恩的必要經驗：雖然它寄望於永生，但是它也是一個從苦悶、孤獨、自棄和無意義中獲得自由的存在。

我們這裡所談的救恩是一種在歷史中已經以部分或暫時的方式獲得實現的救恩。同時，它在通往一切人類可能性的真正完成的路上照亮並支持著人的存在（生命的意義、自由、與別人

的共融），並且還具體地改變不義、不自由、奴役、需要、貧窮及個人和團體的未開發狀態。

基督救恩關懷人的整體，不管是就個人或與他人的共融而言。它是一個被生活和實現的現在，也是一個渴望完美享樂的將來。它是宇宙性的，因為甚至大自然也分享了在人身上的救恩，而將與全人類一起在時間的終點達到它的完成。基督的救恩隨時對世界保持開放，意思是說，因為基督和祂的教會是人類得救的普遍聖事，這個救恩基本上對所有人都是有效的。

第九章 今日在耶穌基督內救恩的意義

基督救恩本質上有四個主要面相：

1. 個人和基督共融的經驗（個人幅度）；
2. 在教會內共融的經驗（教會幅度）；
3. 重生再造的存在經驗（救恩幅度）；
4. 真正統實踐的經驗（實踐文化幅度）。

個人幅度：聖洗聖事的再探索

知識和信仰經驗之間的諧調

我們在前幾章中所陳述的認知視野，為基督徒生活的確信和動態經驗是一個有充分根據的穩固基礎。耶穌是真理，但祂也是道路及生命。（參若十四6）基督信仰傳統看出在正統教義和正統實踐之間、正確的宣信和其具體行動綱領之間的諧調：「堅定和充分思考過的信念會導

向勇敢及正直的行動」。(CT22)「做基督徒」並不只限於了解基督奧蹟，而不需要一種在祂內的信仰和生命的對應經驗。基督徒對耶穌的成熟知識必須成爲在祂內的「靈性」存在。在這種方式下，它將顯出基督徒生命信、望、愛的獻身之旅的幅度。

出自耶穌故事的第一個經驗準據是個人和祂的相遇。今日耶穌的故事成了每個基督徒和祂之間的生活。和首批門徒一樣，當時他們在聖神的推動下被召回和跟隨，今日的基督徒則經由洗禮而沈浸在聖三的神性生命中。也就是說，基督徒被點名而被召，不是進入知識，而是進入復活基督的聖神內的信仰和兒子的生命。

這是經驗地認識耶穌爲一位忠實的朋友、一位人性實現的典範和一位友誼生命的導師。更重要，甚至更基本的是，它是認識和經驗耶穌爲默西亞和個人生命的救主：「我們找到了默西亞（意即基督）」。(若一41)這是安德肋在遇見並認識了耶穌之後，對他的弟弟西滿所說的話。在洗禮時，耶穌的歷史成了門徒和每一位基督徒的歷史。結果，基督徒的生命成了「屬於基督、在基督內、爲了基督、走向基督」的生命。基督成了每一個祂的門徒個人歷史的中心。

這個個人的基督經驗的向度，構成基督徒生命奇妙的開始，尤其當我們和其他非基督宗教生命模型相比較時，更突顯出它的不可思議。這種和基督的內在關係並不會造成個人人性身分的消失，反而是提升並強化它。

讓我們再次閱讀若望聖史所報導的耶穌和祂首批門徒之間的對話（他甚至指出了那次相遇的時間）：

那兩個門徒聽見他說這話，便跟隨了耶穌。耶穌轉過身來，看見他們跟著，便問他們說：「你們找什麼？」他們回答說：「辣彼！——意即師傅——祢住在那裏？祢向他們說：『你們來看看吧！』」他們於是去了，看了祂住的地方；並且那一天就在祂那裏住下了。那時大約是第十時辰。

那些門徒不只在那一天，而且是終其一生和祂在一起。

「你們應存在我的愛內」（若十五9）

在耶穌的世上生活期間，祂召叫祂的門徒和祂一起「生活」。祂邀請他們「跟隨祂」，「效法祂」，和祂完全的「共融」，並且和祂在祈禱、使徒工作和十字架的犧牲中一起「分擔」。我們發現這個經驗成了福音——尤其是若望福音——的主題，在保祿書信中亦復如此。耶穌把自己比成葡萄樹，而祂的門徒是枝條：

你們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你們內。正如枝條若不留在葡萄樹上，憑自己不能結實；你們若不住在我內，也一無所能。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條；那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

內的，他就結許多的果實，因為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做。……你們應存在我的

愛內。（若十五4—9）

不和耶穌共融，就不可能有使徒工作，也無法參與天主聖三的生活。聖體是在世上和耶穌共融的聖事：「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樣，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若六56—57）與耶穌共融就是與父共融：「我在我父內，你們在我內，我也在你們內。」（若十四20）

「生活為我原是基督」（斐一21）

為準備公元兩千禧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邀請我們：「重新探索聖洗聖事乃是基督徒生活的基礎，依照聖保祿宗徒的話：『因為你們凡是領了洗歸於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迦三27）」（TMA 41）

現在正是再次默想聖保祿經驗的好時機，它傳遞給教會一種完全生活在基督內且為了基督的最成功的生活和傳教經驗。這是一個基本的靈修經驗，它能用許多不同的詞彙來表達，諸如：「共融」、「神化」、「參與」、「一致」、「同化」、「一體」。

聖保祿的生活是一個對基督永無休止的同化過程：「生活為我原是基督」。（斐一21）當

保祿在前往大馬士革的路上被歸化時，（宗九3—5；廿二1—12；廿六1—24）耶穌啓示祂自己臨在並生活在教會和基督徒中：「我是你所迫害的耶穌。」（宗九5）

保祿用諸如與基督「同死」和「同生」、（弟後二11；羅六8）「同受苦」、（羅八17；格前十二26）「同被釘」、（羅六6）「同埋葬」、（羅六4；哥二12）「同復活」、（弗二6；哥二18；三1）「相似」基督的死、（斐三10）「同受光榮」、（羅八17）與祂「同坐席」（弗二6）和「同爲王」、（弟後二12；格前四8）「同繼承者」（羅八17；弗三6）等這類新詞彙來描述這種與基督生命的同化及分享基督的生命。換言之，基督徒已經被天父預定「要與祂兒子的肖像相同」。（羅八29）

受過洗的人事實上是和基督同化了：然而富於慈悲的天主，因著祂愛我們的大愛，竟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候，使我們同基督一起生活——可見你們得救，是由於恩寵——且使我們同祂一起復活（同復活），在基督耶穌內使我們和祂一同坐在天上（同坐席），為將自己無限豐富的恩寵，即祂在基督耶穌內對我們所懷有的慈惠，顯示給未來的世代。（弗二4—7）

保祿宗徒用了許多圖像來描繪領洗者如何和基督相連：「你們是天主的莊田，是天主的建築物。」（格前三9）；「你們不知道，你們是天主的宮殿，天主聖神住在你們內嗎？誰若毀

壞天主的宮殿，天主必要毀壞他，因為天主的宮殿是聖的，這宮殿就是你們。」（格前三 16 | 17）

還有一些更人格化的圖像：「你們是聖徒的同胞，是天主的家人，已被建築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礎上，而基督耶穌是這建築物的角石。」（弗二 19 | 20）；「我以天主的妒愛，妒愛你們。原來我已把你們許配給一個丈夫，把你們當作貞潔的新娘獻給了基督。」（格後十一 2）

結婚共融的類比充分表達了基督徒與耶穌的親密共融：「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基督的肢體嗎？我豈可拿基督的肢體做爲娼妓的肢體？斷乎不可！……那與主結合的，便是與祂成爲一神。」（格前六 15 | 17；參弗五 21 | 32）

保祿最卓越的類比是「奧體」。在洗禮時，信友已經成了「基督的身體，且各自是這個身體的肢體。」（格前十二 27）：「就如我們在一個身體上有許多肢體，但每個肢體都有不同的作用；同樣，我們眾人在基督內，也都是一個身體，彼此之間，每個都是肢體。」（羅十二 4 | 5）「反而在愛德中持守真理，在各方面長進，而歸於那爲元首的基督，本著祂，全身都結構緊湊，藉著各關節的互相補助，按照各肢體的功用，各盡其職，使身體不斷增長，在愛德中將它建立起來。」（弗四 15 | 16）奧體的圖像是信友的生命參與基督救恩奧跡的最好的表達，藉著這個參與，他與基督成爲一體：「你們眾人在基督耶穌內已成了一個。」（迦三 28）這是

一種完全同化於基督的經驗：「我已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迦二19—20）「生活爲我原是基督」；（斐一21）基督是「我的生命」。（哥三4）

與基督成為一體的聖三幅度

和基督的一體化，帶領信友進入和聖三位格的關係中，同時建立和別人的一種新關係。這種聯合，使基督徒成爲天父收養的子女：「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讚美，祂在天上，在基督內，以各種屬神的祝福，祝福了我們，因爲祂於創世以前，在基督內就已揀選了我們，爲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爲聖潔無瑕疵的，又由於愛，按照自己旨意的決定，預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獲得義子的名分。」（弗一3—5）這種收養並不是外在和法律的，而是使我們和基督一致和同化而成爲義子：「因爲祂所預選的人，也預定他們與自己的兒子的肖像相同。」（羅八29）「其實你們所領受的聖神，並非使你們作奴隸，以致仍舊恐懼；而是使你們做義子。因此，我們呼號：『阿爸，父啊！』聖神親自和我們的心神一同作證：我們是天主的子女。我們既是子女，便是承繼者，是天主的承繼者，是基督的同承繼者；只要我們與基督一同受苦，也必要與祂一同受光榮。」（羅八15—17）

受洗者與基督結合之後，並不是形成一個雜亂無章的封閉式個別存在，而是一個充滿交互連絡的生活的有機體。每一位信友和奧體的頭基督之間不只有一個內在的關係，而且和其他人（也有一個原創作用和相互關係：「但我們各人所領受的恩寵，卻是按照基督賜恩的尺度。」（弗四7）基督徒被放進聖三生命的共融中，他們活在團結、共融和善的分享內（因為一切都是同繼承者），不再分國家、種族、社會地位和性別。（參迦三28）

與基督共融經驗的多元性

這種基督論的靈修——我們在祈禱和聖事中、在聆聽天主聖言中、在服務我們的近人中、在教會的共融中所生活出來的靈修——基本上為所有的人都是一樣的，因為那是一種在聖三內的子性的生命。但是在具體的每一個人身上卻以不同的方式活出這個經驗。耶路撒冷的濟利祿（Cyril of Jerusalem）把天主的恩寵比成露珠兒，當它在百合花上是白色的，在玫瑰花上是粉紅色的，而在紫羅蘭和風信子花上則成了紫色的。露珠按照不同種類的東西而呈現出不同的顏色；棕櫚樹上的露珠就和蔓藤上的露珠不同。但是，給予這個多彩多姿的世界生命和美麗的總是同樣的水。（《教理講授》16，12）因此，教會歷史已經有了大量的靈魂和天主同化的經驗。

這個經驗是東方和西方隱修生活的目標。在這兩種情況下，隱修生活的特徵都是透過徹底

的苦行而努力成聖，它逐步鋪設基礎，爲了獲得神秘經驗和在靈魂內的聖神的更大發展。

例如俄國神祕主義中的主要因素是從世俗完全地抽離，並透過祈禱徹底獻身於默觀和自我浸淫在天主內。這種祈禱稱爲「心的祈禱」，它使人和天主產生存在性的共融，它成了聖神在人靈魂內的呼吸，也因此成了自己在天主聖言生命內的一種驗證：「我睡覺，但我的心卻醒著。」（歌五2）俄國朝聖者不斷地做著心的祈禱，使它成了他們生命的一部分，最後他的肉體幾乎和它同化：「在一段時間之後，我覺得——我不知道爲什麼——這種祈禱從嘴唇到心繼續自動地進行著。我的意思是，我這顆規則跳動的心，開始以某種方式自動地和祈禱的字句同步。」（《東正信徒朝聖記》第二則）這種祈禱不再是一個行動、一項努力，而成了一種狀態和一種神慰。它是如此的臨現和活潑，以致於有一天清晨，是這個祈禱喚醒這位朝聖者，安慰他並支持他。

西方基督宗教也有大量由大聖人和神祕家所寫的自傳式著作。他們以無比精妙的靈修筆觸描寫他們個人的成德之路和與耶穌愛的共融。例如，在一三七八年秋天，聖女佳琳瑟納所口述的《與天主的交談》一書中，我們發現了她同化於基督——中保和「橋」——的一段敘述。還有其他例子：一五二二至一五四八年間，聖依納爵羅耀拉以所寫的《神操》頌揚了完全投身苦修和密契的崇高價值；在大德蘭的《靈心城堡》（一五七七年）中重新發現了失落的內在在世界；十

字若望在《靈歌》（一五八四年）和幾乎同時期的另外兩本著作：《攀登加爾默羅山》和《黑夜》中所描述的和耶穌結合的經驗；嬰孩耶穌德蘭在《一個靈魂的故事》（一八九五—一九七一年）中講述了她對基督苦難的熱愛和同化。

我們只從那些曾把他們的經驗寫下來的聖人中舉出一些例證。在這些人之外，在每個時代、階層、情況和種族中，仍有許多男女，他們和天主的共融是天主和他們的靈魂之間的一個奇妙秘密。他們流露出他們謙遜的香氣和美德的芬芳。與基督連合和一致化的基督徒是對耶穌的最可靠的宣講：加爾各答德蕾莎姆姆慈祥的臉龐比任何其他言語，更能顯示耶穌光輝的聖容。被基督的仁愛所改變的基督徒是基督救贖的最佳宣講員。

讓我們引述一段出自尼古拉卡巴息拉（Nicholas Cabasilas）（得撒洛尼加Thessalonika 1319/23—1397/98）的《基督內的生命》一書的一段文字，它描述了，透過聖事，靈魂和基督的同化：

救主總是全然地臨在那些生活於祂內的人們身上：祂供應他們的急需，祂為他們是一切，祂不容許他們的眼睛轉向任何其他事物或去尋找在祂之外的任何東西。事實上，聖人們所需要的，除了祂之外，別無所求：祂創生他們，使他們成長並養育他們！祂是他們的光明和呼吸；祂透過自己形塑他們的願景，以自己光照他們，最終把自己呈

現在他們眼前。祂不但餵養，而且祂自己就是他們的食物；祂提供他們生命的麵包，而祂所提供的就是祂自己；祂是生活者的生命，呼吸者的芬芳，任何想穿上祂者的衣服。祂也是使我們能行走的那位，是我們的生命，也是我們歇腳的位置和目的地。我們是肢體，而祂是頭：我們需要戰鬥嗎？祂和我們一起戰鬥，是祂獎賞那勇敢行動的人。我們勝利了嗎？瞧！祂自己就是冠冕。祂從四面八方領導我們的心回到祂自己，並且不再讓它轉向其他事物或被對其他事物的愛所攫取：。從我們以上所說過的，很清楚地，在基督內的生命不只關係到將來，它現在已經臨現於在它內生活和工作的聖人身上。（《基督內的生命》I，13—15）

選擇基督並作證

還有其他經驗值得我們從牧靈觀點來重新審視，因為它們實現了在基督內受洗的位格性經驗。這些經驗就是基督徒的基本抉擇和他的見證。

跟隨基督就是選擇祂做為教導我們如何生活的師傅。選擇耶穌意即「和祂在一起」，（谷三14）不論祂「往那裏去，都跟隨祂」，（路九47—62）走「在祂之後」。（谷一17）這意謂了將一個人的生命帶入與耶穌生命的合一中，帶到「背起祂會背過的十字架」（谷八34）（vs

6—27) 的地步。

當對基督的經驗確立出基督徒實際行動的方向，推動他日復一日地努力，將他在信仰中之所信，連同他的行動，帶入與基督的和諧中時，追隨耶穌基督就成了一個基本抉擇。（參VS 65—70）那時，他就是藉著基督的恩寵，選擇了基督做為標的，此標的定向、光照和引導基督徒在自由決定時經常猶豫不前的步伐。基本抉擇就是去接受「做真實基督徒」做為在每一個自由行動中，決定和引領信友的歷史路徑的一種生活方式。因此是依照「耶穌的標準」，亦即依照信、望、愛，而不是依照自我、實用和純粹理性的標準，去「與耶穌」一起生活。

基督徒的基本抉擇不是過去所做的一次單一的隆重選擇。相反的，它是由基督恩寵所啓蒙和支持的基督徒路徑的一個慣性方向。當我們選擇耶穌做為絕對的善，而我們也的確做一些具體和特別的行爲去和這個絕對的善相融合時，這種基本抉擇就能被稱做是基督中心的。這引發一個朝向善的實際方向。

這是已領過洗禮的人作證的基礎。（參VS 89—94·137—138·181—182）他透過他的生活和行動成爲基督的見證人，甚至達到在殉道的最高臣服中，爲基督而給出自己生命的地步。

「教會幅度」

基督內的生命是與教會共融的經驗

基督徒在他的位格內所活出的生命具有一個內在的共融面相。他在聖洗聖事中和耶穌的相遇發生在教會團體的脈絡中，因此是一種和信、望、愛團體的相遇，它是在感恩禮儀中，以一種特殊和卓越的方式來表達和慶祝。在感恩祭中，所有領過洗的信友一起活出他們在基督的逾越奧蹟內的救恩經驗。因此，和耶穌生活，就是和教會一起並在教會內生活。

在教會內，我們個人和祂的相遇成了一種聖性的相遇，因此也是一種恩寵和救恩的賜予。實現並帶領這個教會經驗使臻於成熟的一些方式是：

- (a) 禮儀和祈禱生活；
- (b) 一種由服從、合作和隨時準備去服務基督身體——教會——的所有層級和肢體所形成的教會共融的態度。因為是基督作教會合一的中心、支持和完成者；
- (c) 「聯合的」生命（教會運動），做為經驗、團體投身、信仰成熟和人類團結的一個所在。

耶穌所教導的祈禱——「天主經」——迫使基督徒不得和每一個人共融，因為所有人都是在基督內被召成為天主的子女。如此就有一個在天父慈悲注視下的普世手足之情的內在要求。因

此，基督徒絕不因爲任何理由（無論是宗教、種族、性別或社會地位）而歧視任何人。

這種教會的生活經驗是每個基督徒運動、團體或組織適法性的基礎。我們和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活出我們個人追隨耶穌基督的經驗；在這個方式下，我們個人的經驗就成了教會性的。完成了神恩及個人恩賜（參格前十二—十四）的辨別和有力的分享，這種辨別和分享爲自己和爲在一種真實愛德生命中的教會團體的聖化是具有啓發作用的。（格前十三）

在團體脈絡中的一種對基督的優越經驗，就是修會內的「奉獻生活」；如所周知，這種團體具有豐富的多樣性、更新的能力及在歷史中永續的合時性。奉獻生活的聖召，本質上是對基督的一種個人和團體的經驗：這是在基督和教會內的生活，是在世界中的一種特別的使徒使命。

「主，請教我們祈禱」（路十一—一）

藉著默想耶穌在祈禱中的形象來重新探索今日基督徒的祈禱是有用的。祈禱是耶穌人格迷人的一面，它創造出基督徒靈修和聖德的一個真實的、千年的傳統，這個傳統正等待被人們重新探索並善加利用。耶穌在這個領域的原創性甚至已經被非基督徒所領悟，他們在他身上看到的不只是一個虔誠的猶太人，而且更是靈修生活和與主密契的一位無人能望其項背的師傅。

門徒們自己也都是他們那個時代的猶太祈禱專家，卻被他們師傅禱詞的獨特性所震撼，以

致於他們要求祂：「主，請教導我們祈禱」（路十一1）耶穌曾經祈禱，這是歷史耶穌的最真確的面貌之一。祂在清晨祈禱：「清晨，天還很黑，耶穌就起身出去，到荒野的地方，在那裡祈禱。」（谷一35）祂在傍晚祈禱：在增餅的奇蹟之後，祂「遣散了群眾，然後私自上山祈禱去了。當夜晚來臨時，祂獨自一個人在那裡。」（瑪十四23）祂在夜間祈禱：在揀選十二宗徒前，耶穌「上山祈禱；祂徹夜向天主祈禱。」（路六12）耶穌不停地祈禱：「耶穌退入荒野去祈禱。」（路五16）

在耶穌生命中的重要時刻總是伴隨著祈禱：當祂在約旦河受洗時祂祈禱；（路三21）在召叫宗徒前祂祈禱；（路六12）顯聖容前祂祈禱；（路九28）祂為伯多祿的信心祈禱；（路廿二31—32）派遣聖神前祂祈禱；（若十四15—17a）在復活拉匝祿前祂祈禱；（若十一41）在榮進耶路撒冷前祂祈禱；（若十二27）在最後晚餐席間祂向天父祈禱，好讓祂——耶穌——能受光榮；（若十七1—5）祂為祂的門徒（若十七6—19）和一切信友（若十七20—26）祈禱；祂在祂受難前祈禱；（路廿二39，46）當祂被釘在十字架上時，祂為那些劊子手祈禱；（路廿三34）而在臨終前祂懷著信心向天父祈禱。（路廿三46）

耶穌的祈禱很少遵循猶太人祈禱的正式時間，而常隨著天國的宣講和祂的救恩事件在歷史中實現的律動而進行。這是基督徒祈禱的新時間，它取代了猶太傳統的舊時間。它不再是一個

編年時間，而全然是一個救恩的基督學時間。

耶穌祈禱時，除了使用言語，還加上外在的動作，如跪下（路廿二41）或舉目向天。（瑪十四19；若十一41；十七1；參詠一二三一）然而耶穌祈禱時最重要的是只在靜默中默觀天父。雖然祂也知道正式的祈禱，（參逾越節晚餐中祂所說的禱詞：谷十四20；瑪廿六30）但是祂更喜歡個人的、自發性的祈禱。祂不像同時代的法利塞人般站在會堂或街頭祈禱，爲了讓人看見。（瑪六5）祂喜歡隱密地向天父祈禱，（參瑪六6）而且經常是獨自一人，即使有門徒隨行。

關於此點，路加給了我們一個看似矛盾的情節。他說：「那時耶穌獨自一人祈禱，門徒同祂在一起。祂問他們說：『眾人說我是誰？』」（路九18）這段敘述在某種意義上預示了耶穌在革責瑪尼山園裡，儘管有祂的門徒陪伴，但祂內心所要經歷的孤獨。正如貝德（Venerable Bede）所主張的：「可以說祂沒有和門徒在任何地方祈禱過——如果我沒有誤解的話——相反地，祂無論在何處，總是單獨的，因爲人的願望不能理解天主的企圖；沒有任何人能成爲這種和基督一起的內在奧秘的分享者。」（《路加福音解說》Ⅲ）

天父，耶穌祈禱的視野

耶穌祈禱的地方——山上或沙漠——是天主的沉默。祂的祈禱較少和一個地方——如耶路撒冷聖殿或會堂——而比較常和一個位格——亦即天父——連在一起。聖殿是祂透過祈禱和天父結合的地方。祈禱因此就和定型儀式或固定時間不相干，而有了一個展現其救恩事件的重要的內在向度。是耶穌的這個位格——祂的行動、祂的態度、祂的言語——在天父之外建構起祈禱的另一個極點。因此祈禱不是一段散心或休息的時間，而是和天父之間的一個不斷的對話，以加強服從祂的使命的決心：「犧牲與素祭，已非祢所要，卻給我預備了一個身體……，於是我說：『天主！看，我已來到！為承行祢的旨意。』」（希十5—7）「我的食物就是承行那派遣我來者的旨意，完成祂的工程。」（若四34；參若五30；六38；八29；八55；九4）

服從天父的旨意也是居於革責瑪尼山園戲劇性祈禱的中心。（參路廿二39—46；瑪廿六36—46；谷十四32—42）在這次的祈禱中，聖子透過祂那被痛苦所悲劇性試探的人性意志，堅定祂對天父的奉獻。（參希五7—10）

耶穌和天父的結合不是一種苦修的努力，而是祂生活中的一種現實，祂如魚得水，樂在其中：「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祢，……。我父將一切交给了我；除了父外，沒有人認識子；除了子和子所願意啓示的人外，也沒有人認識父。」（瑪十一25，27）

如此，當耶穌祈禱時，我們才能領悟祂做為「天主的受傳者」（路九20）的真正身分，這

是一個連祂的門徒和對手也一再誤解和否認的身分。同一個聖史路加，在伯多祿宣信的故事之後，立即講述了顯容事件，這個事件也是在祈禱中發生的：「講了這些道理以後，大約過了八天，耶穌帶著伯多祿、若望和雅各伯上山去祈禱。正當祂祈禱時，祂的面容改變，祂的衣服潔白發光。」（路九28—29）這裡是在祈禱中耶穌揭露了祂的真正面貌：祂是「子」、「被揀選者」。（路九35）

祈禱使得降生的聖言仍然能和天父在一起，持續地轉向祂，並完全被擁抱在祂懷中。雖然耶穌來住在我們中間，但是祂藉著祈禱使自己不會遠離和父的共融。因為祂的祈禱是一個持續的孝愛服從的行動——「不要照我的意願，惟照祢的意願成就吧！」（路廿二42）——這也是祂的使命的基礎。和天主同在並不意味著要從你的弟兄中抽身，而是要以天父的良善、慈悲和謙虛和他們在一起。和天父密談成了對你的近人的一種救援的、慈悲的親近的方法，它最終要達到最高犧牲的地步。

透過祈禱，耶穌顯示出祂不只是宣講和實踐一種倫理的或社會的福音，而且也活出一種熱情的靈修生活。的確，這個紮根於天父心臟的靈修是祂福傳動力的根源。這是今日基督徒牧靈工作最需要恢復的層面之一。祈禱做為內在性，做為一種聯合生命的視野，做為我們人性的真正實現，需要有一個更新的理解。

救恩的經驗

這種同時是基督中心的、個人的和團體的生活體驗，本質上是一種整體救恩的經驗。事實上，在基督和教會內的生活，不僅提供啓蒙和知識，也提供我們所需要的幫助和力量，使我們能克服我們未被救贖的無意義的生活之精神、道德和肉體的限制。基督徒生活成功之鑰是這種生活的救恩經驗。承認耶穌是所有人的救主，這隱含了一種具有充分理由的認知，即意識到我們在信仰內的存在不只是一種充滿意義的存在，而且也是一種被救贖的存在。

這種救恩的經驗被驗證和表達的典型時機特別是在所謂的皈依經驗中，無論是就一個人在面對基督時之基本抉擇的根本改變的意義上說，或是就一個人之信仰生活的局部修正和改進的意義上說。

這個牧靈的脈絡產生了在和好聖事中正確教導基督徒的一種需要。和好聖事不該被視為只是一個人信仰生活的廣泛復興，它更該被視為一種漸進的治癒過程，此過程的最高和最有效慶祝可以在透過赦罪行動所分施的聖事性的寬恕中找到。這就是所謂的和好聖事的治療向度，它將一種正確的教學法和聖事性的寬恕結合起來，這種教學法被設計來加強和恢復那些被罪惡所削弱或甚至破壞的美好習慣。

在這個脈絡中，懺悔就具有基督徒倫理成熟的意義，它逐步地從一個靈魂疾病和受傷的狀態進入一個靈魂治療和健康的狀態。這個心靈和道德的重建工作是透過聽告解司鐸的牧職來完成的，他們不只是判官，更重要的是精神的父親，靈魂的醫生，懺悔者的明智導師。

當基督徒被和耶穌的死亡與復活的救恩奧蹟連結在一起時，他們認識到在祂內成了一個新人類。換言之，他們被解放並解放人；他們動態地開放並克服所有的愚蠢和虛妄，爲了活出他們的天國的訊息，這個訊息提出了一個願景：將有一個和平與普世手足之情、在各方面捍衛生命、以及尊重大自然和宇宙的美好未來。

今生今世，基督徒在耶穌內規劃並實踐他們個人和團體歷史的不斷更新。傳教本身是一種宣講和與所有國家分享基督救恩經驗的急迫性。（參瑪廿八19—20）居於這個生活救恩頂峰的是「基督徒靈修」的經驗，這經驗就是在基督和祂的聖神內的愛德生命。

經驗的「實踐文化」幅度

信仰經驗和基督徒的實踐

在基督內救恩的經驗催迫基督徒無可逃避地去行動、作證、傳教和對話。基督徒的正統性

變成不只是個人和團體的生活經驗，也是個人的和社會的實踐。

我們所慶祝和生活的基督成了人類的時間和空間、歷史和文化、語言和態度、傳統和發展。基督徒的宗教生活成了文化的綜合體。一種新文化產生了，它能夠在其他人類和宗教文化中發揮酵母和轉化作用，使它們變成愛的文化。

在基督徒內並透過基督徒，基督徒的歷史成了一種救恩的文化和生活。這個文化並不排斥任何真正屬於人類和宗教的一切，因為它是每一種人類和宗教理想的實現和完成。這個文化，和基督徒本身的生活一樣，並不是靜態的，而是一種動態的實在。它雖然已經付諸行動，但是仍然處在一種持續實現和完成的過程中。

這裡我們有了基督宣講的實踐和文化關聯的高峰。因此，基督徒文化鼓舞人類歷史不斷超越它本身的限度和它自己的黑暗面，直至達到在祂內的最後實現。

解放神學的各種思潮，教會、社會教導的正確導向，和甚至是基督徒靈感的政治設計都表達出——雖然強調的程度各有不同——這種在今日世界中信仰本地化的需求。

讓我們提出一些為這個基督中心的牧靈努力的主題——具有教育價值的主题。這些主题能夠是每一個人的真理、自由、尊嚴、價值和平等，普世的手足之情，生命的不可侵犯，尊重和保護大自然，世界和平，世界財富的公平分配，殘障和弱勢族群權利的維護。這些都是基督學實

踐和本地化的領域。

藉著基督徒的實踐，基督的奧蹟因此成了爲所有人的一件救恩的禮物。

希望的文化

今日文化——尤其是在西方——的一個最陰暗和不安面是它的缺乏希望。人類似乎已經陷入苦悶和憂慮它自己生存的境地中。原因有很多：不義的戰爭，民族的分裂，威力更強的武器使用，全球各地幾乎是不可逆的貧窮，對急需者和弱勢者關懷的退縮，漸增的失業率，文化的標準化，由傲慢和粗暴干預大自然所引起的生態失衡，以頑強方式傳播的傳染病，以及在年輕人中逐漸擴散的藥物濫用。國際科學界見證了從事於「自殺學」——自殺的科學——研究之期刊的增加，自殺是孤獨及對生命不信任的極端行爲。「後現代」視野似乎正在將人類的存在扭轉成但丁筆下的地獄：「凡是進到這裡來的人，請放棄一切希望！」（《地獄》Ⅲ 9）

社會學家將絕望指標區分爲文化和結構的徵候。文化的徵候包括社會複雜性的結果。例如：「我們」危機和團體的失落，極端的多元主義，升高的消費主義，面對未來生活的信心危機——它被視爲更是一個人自己生存而非富足的威脅——享樂的文化，密教的文化，和語言的危機。

結構的徵候包括所謂的「第一世界」人口的老化，經濟的衰退，特別是在年輕人中的失

業，以及三代同堂家庭消失的危機。

我們在這裡提出有助於恢復人類信心之學者的分析應該不算失當。哲學家 and 神學家已經鎖定希望為詮釋人類生命意義的鑰匙。希望，而非自暴自棄，是闡明歷史朝向新事物進步的形上結構，它是基於每一個人的自由行動和決定的可能性。

為基督徒，「希望的理由」是耶穌基督這個人和祂的訊息。耶穌基督是在兩個極端處境——死亡和歷史中，將它的終極意義和希望給予人類的那位。面對死亡，基督徒知道，他不是走在通往虛無的路上，而是走向在天主內完滿幸福的存在；面對歷史，基督徒被教導將歷史事件的末世性渾沌解讀為獲致救恩生命的所在。

聖父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已經成了今日世上基督徒希望的偉大先知。祂的超過一百個國家的牧靈之旅，宣揚的就是希望的訊息，不祇是永生的希望，也是一個被解放和人類真實存在的希望。他喚醒我們要和平、正義、友愛、團結、接納、公平、自由及保護弱小者、邊緣人、窮人和被遺棄者：「不要怕你們自己所創造的，不要怕人們所製造的一切和它們對人日益構成的威脅！最後，不要怕你們自己！」（CTH 219）

為什麼我們不該害怕？因為人類已經被基督所救贖，而復活的恩寵就是那普及於人類歷史的盈餘價值。耶穌的十字架和祂復活的能力，遠比人類所能與所該懼怕的任何邪惡都大。

教宗繼續說到：

「不要怕！」基督在復活後對祂的宗徒（參路廿四36）和婦女們（參瑪廿八10）這樣說：……。整個世界的民族和國家都需要聆聽這句話。他們的信心必須堅定地振作起來，即有著一個人，在祂手中握有這正在逝去的世界的命運，祂掌管死亡和陰府的鑰匙（參默一18）；祂是人類歷史的阿耳法和奧默加，元始和終末（參默廿二13）——不論是個人的或集體的歷史。而這一位是愛（參若壹四8，16）——成了人的愛，被釘死又復活的愛，不停地出現在人間、與人長相左右的愛。祂也是感恩禮中的愛，是共融不竭的泉源。只有祂在說「不要怕」時，能給予完全的保證。（CTH 220—222）

基督徒不只被邀請去做出希望的表示，而且也要盡力使希望的徵兆出現在今日的世上：再者，在世紀末出現的一些希望的徵兆，雖然經常隱藏在陰影之下，仍須予以重視並作深入的探討。在市民社會之中，這些徵兆包括：科學、技術及特別為人類生命服務的醫學上的進步；環境責任的更大覺醒；重建受侵犯的正義與和平的努力；對和好與民族間團結的堅決渴望，特別是南北世界間的複雜關係。在教會內，這些徵兆是：藉著神恩的接受與平信徒的推動，更注意聆聽聖神的呼聲，更熱心地獻身於基督徒合一的工作；以及保留與其他宗教和當代文化交談的空間。（TMA 46）

生命的文化

活在希望中，乃是去歡迎、防衛、保護和給予生命。在一個似乎是輕視、拒絕、羞辱並殺害生命的世界中，基督徒蒙召去宣講耶穌基督，「生命的聖言」，（若壹一1）和祂的「生命的福音」。這個「生命的福音不單是對人類生命的一個反省——即使是原創和深度的，它也不只是爲了喚醒良知和引起社會改變的緣故所規定的一條誡命，更不是一個更美好未來的虛構承諾。生命的福音是一個具體和位格的實在，因爲它就在於宣講耶穌這個人。」（Ev 29）

在若望保祿二世靈感性的先知視野中，他將宇宙的基督視爲全人類生命的福音。在人類之城裡人的整個存在被死亡的惡靈所威脅，教宗企圖要樹立一棵生命樹，這棵樹就是耶穌基督和祂的救恩奧蹟：「生命的福音非由信友所獨佔：它是爲所有人的……，生命的福音是爲人類之城的。」（Ev 101）不只是基督徒，而是全人類，都是天主所創造並被天主子的十字架所救贖的，他們都必須由生命樹得到餵養，靠生命樹的果實維生。

教宗似乎就是指涉若望的世界觀。若望將世界看成一座廣大的葡萄園，而耶穌是葡萄樹，人類則是枝條：「你們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你們內……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條；那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的，他就結許多的果實，因爲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做。」（若十五4

——5）生命的慶祝由生命之樹（*lignum vitae*）——中世紀的人民就是這樣稱呼十字架的——所迸出，這樹被放置在人類歷史的中心，它於伊甸園樹下戲劇性地開始之後，（參創三24）將要在天上的耶路撒冷的「生命之樹」內得到它的光榮實現：「而且，沿河兩岸，有生命樹，一年結十二次果子，每月結果一次；樹的葉子可治好萬民。」（默廿二2）

在這個寂寞的場景和「末世的」孤獨中，如同我們的後現代存在所經常呈現的，基督徒感受到迫切需要一種文化，這種文化歡迎各種形式的生命，並對赤貧者寄予高度的同情；好能對抗一種漸增的頑固、無情、冷酷的文化，這種文化助長戰爭、緊張、仇恨、暴力、分裂和死亡。

這個新基督徒文化能使我們了解，生命不是一件私我財產，而是一件該懷著感激之情去歡迎的禮物；它不是一場隨心所欲的遊戲，而是一項愛的計劃；它不是一個無意義的偶然，而是一個有待人們去實現的聖召；它不是一個難以解決的難題，而是一個必須以謙虛和驚訝的態度去默觀的奧祕。

基督徒文明：「世界的靈魂」

有一段非常古老的基督徒文字，完美表達了基督徒存在和實踐的歷史的嶄新性：

基督徒和其他人之間的差異，既不是國家，不是語言，也不是風俗習慣。因為他們既

不是居住在屬於他們自己的城市裡，他們也不使用某種特殊的方言，也不是過著一種異乎常人的生活。他們的教導從未被智者所探討，或被忙碌的人所考慮，他們也不是任何人類教條的鼓吹者，如同一些人所做的。按照個人的命定，他們居住在希臘和蠻族的城市中，他們遵守當地的風俗，無論是衣著和飲食，或是生活的其他方面，他們表現出令人驚嘆且眾所公認的奇妙公民性格。他們住在自己的祖國，卻如同過客；他們分擔做為公民的一切權利與義務，也承受做為異鄉人的一切不便與痛苦。每一個外國都是他們的祖國，而每一個祖國為他們也都是是一個外國：……。他們的命運是被拋擲「在血肉中」，但是他們卻不「隨同血肉」而生活。他們以塵世為逆旅，卻擁有天國的國籍。他們遵守規定的法律，他們自己的生活卻超越法律。他們愛一切人，卻被一切人所迫害：……。簡言之，基督徒在世界中，就如同靈魂在肉體內。靈魂分散在各個肉體內，基督徒也遍佈於世界的一切城市中。靈魂住在肉體內，但不屬於肉體，基督徒住在世界中，也不屬於世界。靈魂是不可見的，卻被監護於可見的肉體內；而當基督徒生活在世上時，他們雖可被認出，但是他們的信仰卻仍是不可見的。（致

Diognetus書5，1—17；6，1—4〔宗徒時代的教父I〕）

由於這種原創性，初世紀的基督徒稱自己為「第三人種」，（*tertium genus*）也因此他們

被異教徒所敵視。依照戴爾都良所記載的，異教徒「經常聚集在圓形劇場內，狂妄地對著基督徒咆哮：我看這個第三人種還能存在多久？」（Scorpiax 10,10）

第三人種指出了基督宗教在文化和救恩方面的定位。一方面，它超越猶太傳統，另一方面，相對於異教文化和宗教，它具有一種徹底的創新性。也就是說，基督徒雖然沈浸在他們時代的文化中，但是他們生活且不斷創造出一種屬於他們自己的宗教和文化的獨創原型。他們創造出愛、希望、生命和普世手足之情的文明。

歷代的基督徒，藉著福音的傳播和見證，已經對歷史上人類的發展和它的永遠得救作出了難以評價的貢獻。而基督徒的聖德，無可否認地具有一個社會的、文化的向度。聖德對於人類在歷史中的發展軌跡提供了助益。聖德是光明之旅的嚮導。和天主合一的男女成了貫徹始終建設新人類團體的男女，他們光照它，填補它的缺陷，帶出它的積極潛能，並用他們信德、望德和愛德的工作支持著它。

耶穌說：「你們是地上的鹽，……你們是世界的光，……你們的光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瑪五13—16）

第十章 瑪利亞，耶穌的母親

瑪利亞，歷史中母性的臨在

從起初，瑪利亞就一直以母親和保護者的身分——首先是耶穌的，然後是教會的——臨在於基督教會的歷史中，因此，基督徒以充滿希望的心靈投向她的懷抱。

歷代的母親們都焦慮地把她們子女的將來，她們家庭的幸福與和諧、以及國家的和平託付在她母性的保護下。無數的病人爲了他們肉體的痊癒和靈魂的慰藉而哀求她的轉禱。成群的窮人在對瑪利亞的祈禱中找到了繼續活下去的力量和希望：「申爾福，天主聖母，仁慈之母，我等之生命，我等之飴，我等之望。」

在俄羅斯傳統中，有一幅描寫瑪利亞用她的衣襟覆蓋並保護莫斯科城免於敵人入侵的聖像。衣襟（pokrov）象徵她對這城市大能的臨在。聖童貞在許多世紀以來——而且今天仍然繼續如此——一直用她祝福的衣襟覆蓋著許多城市和鄉村的居民、他們的街道、他們的房子、他們的工作，以及一切的一切。她的母愛的臨在雖然不可見，卻是真實的。因此，每一位基督徒永不

氣餒地轉向她尋求幫助、依靠和在一種深度且持續的心靈交託之對話中的慰藉。

在公元最初幾個世紀的聖母讚美歌中，有一首歌曲是這樣唱的：「啊！天主的母親，妳是孕育生命的真正童貞：：：啊！天主的母親，妳是希望，是保護，是教友的避難所，是固若金湯的城牆，是觸礁者風平浪靜的港口。」(TMI,924)

在一首古老的聖母歌中，人們以世界的希望來向她訴求：「啊！天主的母親，妳顯示自己為一座革魯賓寶座，在妳的臂彎裏，藏有我們靈魂的希望。啊！天主的童貞母親，世界的最高期望，我們祈求妳大能的保護：求妳垂憐迷途者；啊！唯一的真福，為我們祈求仁慈的天主，從諸惡中釋放我們的靈魂。」(TMI,929)

有一首關於聖母謝主曲的聖歌以這些字眼讚美瑪利亞：「天主的母親，所有基督徒的希望，妳守護、防衛並照顧所有寄望於妳的人們。」(TMI,947)

瑪利亞不能從公元兩千禧年的準備中缺席。正如教宗所說的：「聖童貞：：：在整個準備的過程中，正如過去一樣，將以『橫向』的方式臨在。」(TMA 43)

為什麼這樣指稱瑪利亞？因為她是堅強、動態的女人，為所有信徒，她是一個「活潑信德的典型」。(參TMA 43)

這個瑪利亞的指稱並非今日教會所建構，而是堅固建基於聖經啓示的實在。瑪利亞是聖三

所特選和祝聖的女人，以便成爲天主子的母親和教會的母親。

在保祿著作裡罕有的聖母學的段落中，瑪利亞被放在聖三的脈絡內，它一方面頌揚聖父的仁慈、聖子的使命和聖神的恩賜，另一方面表彰瑪利亞——「女人」——的母職：「當時期一滿，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兒子來，生於女人，生於法律之下，爲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贖出來，使我們獲得義子的地位。爲證實你們確實是天主的子女，天主派遣了自己兒子的聖神，到我們心內喊說：『阿爸，父啊！』」（迦四4—5）這段文字在神學或基督徒的民間虔敬上強調了聖母奧跡的本質特徵。三位一體的天主是救恩的源頭。瑪利亞是天主所揀選，來履行做爲她聖子母親的職務。這個三一關係是榮福童貞瑪利亞典範特徵的根源，它已在天使報喜時象徵地被宣佈出來：「主與妳同在！」（路一28）瑪利亞是「滿被聖寵」（路一28）的那位，她「在婦女中受讚頌」（路一42）萬世萬代都要稱她「有福」（路一48）如果基督是唯一的救贖者和救恩的中保，（參弟前二5）那麼瑪利亞就是被最完美拯救的一位。用梵二的第一個聖母文件中的話說：「教會在瑪利亞身上，仰慕稱揚救贖的卓越效果，就像在一幅清晰的影像上，教會欣然瞻仰著自己所期望完全達成的境界。」（SC 103）在教會憲章中，大公會議再次陳述：「由於她兒子的功績，瑪利亞在一種優越的方式下獲救，並且以一種緊密而不可解除的聯繫和祂相契，她享有天主聖子之母的崇高任務和殊榮，並因此而成爲聖父特寵的女兒，聖神的宮殿。」

(LG53)

瑪利亞，天父的愛女

這個斷言值得深入查考。瑪利亞是聖三所教導和祝聖的女人。在天使問候時，（參路一26—28）瑪利亞，身為新的「熙雍女兒」，（參索三14；岳二23；匝九9）成了整個選民的代表，孕育了新的以色列，她以全民族的名義歡迎了預許的默西亞。在這個方式下，天主在瑪利亞——新約櫃——內再次居住於這個民族中間。聖父選擇了瑪利亞，完全基於祂無條件父愛的流露。「滿被聖寵」（路一28）是一個至高無上的頭銜。聖父將祂的慈愛和聖化恩寵圓滿地傾注在她身上。瑪利亞「先天」充滿聖寵，因此她被選為降生的天主子的母親。

許多世紀以來，教會的「信仰領悟」（*Sensus fidei*）透過始胎無原罪的信理（一八五四年），已經加深了它關於瑪利亞聖德方面的默想。按照這個信理，「榮福童貞瑪利亞，在她受孕的那一刻，藉著全能天主獨一無二的聖寵和特恩，並為了人類救主耶穌的好處，被保護免於原罪的一切污染。」（DS2803）

滿被聖寵是瑪利亞的聖德和其藉由天主所獲致的特殊、傑出和完滿的標誌。她的答覆——「看，上主的婢女，願照祢的話成就於我吧！」（路一38）——是一個完全信仰和徹底接受聖父

旨意的行動。「上主婢女」的頭銜讓我們想起第二依撒意亞先知書上的「雅威的僕人」——那個為救贖別人而自我犧牲的謙虛而無辜的僕人。（參依四十一—五五）因著她的「同意」（*fiat*），瑪利亞履行了一項信仰行動，不僅是個人的，而且是團體的；她以新以色列——基督的教會——的名義來實踐這事。以色列由於不信和不服從所無法做到的，現在經由瑪利亞的信仰和服從完成了。正如舊以色列藉著亞巴郎的信仰行動而開始，同樣，新以色列也是藉著瑪利亞的信仰行動而開始。在創造序列中的第一個女人為世界帶來了毀滅和死亡，而在救贖序列中的第一個女人則為世界帶來了救恩和生命。

瑪利亞之歌——謝主曲，（路一46—55）可稱爲一首對天父的讚美詩，一首讚頌天主教父愛的詩歌，因爲天主的仁慈世世代代施予敬畏祂的人。這首讚歌的一些當代註解，不但強調了婢女面對天主時的謙卑，也強調了瑪利亞在宣佈正義——甚至是人類的正義——工程上的先知性角色，即天主的國將被建立在地球上。全能的上主，神聖的救主，將驅散那些心高氣傲的人，從高座上推下權勢者，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回；卻要舉揚卑微貧困的人，使饑餓者飽饗美物，並來扶助以色列。

謝主曲的主題基本上是天父疼愛那些謙卑、貧窮和受壓迫者。經由謝主曲，瑪利亞成了天父施恩於所有人的記號。謝主曲是女強人的讚美詩，它伸張了天主和人類在一切歷史弊端前的

主權。

天主父和瑪利亞之間的關係能被總括在兩個基於她的聖德的頭銜：「女兒」和「淨配」。做爲「女兒」，她充滿聖寵，她是第一個被救贖的人類，她是聖父所收養的第一個孩子；做爲「淨配」，她在聖子降生的奧跡中和聖父聯手：「她懷孕、生產、養育了基督，她在聖殿裏將基督奉獻給聖父。」（教會憲章61）瑪利亞透過服從、信德、望德和愛德和聖父合作。（參教會憲章55，56，53）

在瑪利亞身上的天主父性的經驗，提醒每一個人想起他的身分是天主的子女。稱天主爲父，並不是一種自由的異化或損失，也不貶低我們的人性。相反的，它是人類真實面貌的恢復，他們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被造，並在聖子內獲得再造，而成爲天父的兒女。這是爲什麼「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奴隸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爲你們眾人在基督耶穌內已成了一個。」（迦三28）「在這一點上，已沒有希臘人或猶太人，受割損的或未受割損的，野蠻人、奴隸、自由人的分別，而只有是一切並在一切內的基督。」（哥三11）

因此，每個人重新發現他們的身分是兄弟姐妹，是唯一天父的子女。所有人都被聚集在天主的唯一大家庭內，所有人同樣都是天國的參與者和繼承人。因此，瑪利亞是「帶著與聖父及基督酷似的母性和慈悲面容的偉大記號，她邀請我們和她一起進入這樣的共融。」（普埃布拉

[Puebla] 282)

瑪利亞，聖子的母親、門徒和同救贖者

瑪利亞這個人物的最重要面相是她以母親的身分與耶穌密切結合——「雅各伯生若瑟，瑪利亞的丈夫，瑪利亞生耶穌，祂被稱為基督」（瑪一16）——「至高者的兒子」、（路一32）神聖的至一、「天主子」（路一35）的教育者、門徒和合作者。耶穌的人性完全來自瑪利亞，祂整個的人性成長也是如此。她給予她的聖子母親的心，用愛、關心和尊重包圍著祂。瑪利亞用她的工作、她的母愛和她的奉獻保護了祂。她用她的生命——那是貧窮、安詳、勤勞、單純、樸實並充滿母愛的生命——教育了祂。她用她對天父的信賴和幫助急需者的切願（她的表姐依撒伯爾、迦納婚宴上的新婚夫婦、若望）撫養了祂。聖子從瑪利亞身上所接受到的教養，並不是發生在一種毫無不安和衝突的田園境況。

瑪利亞和基督聯合的生命，並不排除帶著喜樂，更重要是帶著痛苦的日常生活之戲劇性質。事實上，聖家忍受過迫害、逃亡、貧困、甚至相互間的不了解。（參路二48—50）在撫養聖子的過程中，瑪利亞完成了一個從出生到復活和聖神降臨的真實的信仰旅程。（參路二19，

51）

瑪利亞不僅教育了她的聖子，而她自己也在一種奇妙的方式下被她的兒子所教育。下面這段摘自聖馬西慕（Maximus the Confessor 580-662）《瑪利亞的生活》一書中的文字，在這方面有所闡明：

莊重且和藹的上主讓祂的榮福母親了解這項真理：祂使她認識祂的真正父親；使她能不至於認為祂只是一個人，而是降生的天主。祂說過祂父親的家——聖殿——屬於祂，就如父親的一切也都是屬於子的。如果他們不了解這一點，他們可能已作了冒犯，因為他們憑自己無法完满地理解這項真理：……，在這個地方，祂首次清楚地以祂真正父親的神聖高貴提醒他們，使他們能了解祂的神性，並知道，如果天主是祂的父親，那麼聖子也就和聖父一樣，是同性同體的。（TM II, 231）

同一作者主張，基督教育祂的母親的訓言，不是理論性的，而是建立在祂的德行經驗之上的：

這些訓言是：愛天主和愛人，虔誠、喜悅、溫柔、平安和耐心、對父母尊敬和服從、守齋、祈禱和每一項善工。莊重的主將它們教給人，首先是以行動，然後才是言語。從這一刻開始，聖母就成了她的愛子的門徒，成了智慧的真正母親和女兒，因為她不再以人性的方式視祂為只是一個人，而是尊敬地侍奉祂為天主，且接受祂的話為天主

的話。(TM II,231)

這是爲什麼瑪利亞除了是母親之外，也是她的聖子的門徒：「祂卻回答那告訴祂的人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兄弟？』遂伸出祂的手，指著自己的門徒說：『看，我的母親，我的兄弟：不拘誰遵行我在天之父的旨意，他就是我的兄弟、姊妹和母親。』」（瑪十二48—50）

除了是母親和門徒之外，瑪利亞也以臣屬、依賴和全然和她聖子的奧跡相關的母職，和基督緊密相聯。若望聖史提供了在迦納奇蹟中這種母親默思的一個具體範例。（若二1—11）

這是若望保祿二世關於這一幕的註釋：

瑪利亞掛念著人們的需要，意思是她同時將它們引入基督的默西亞使命和祂救贖的德能範圍內。如此就有了一個中介：瑪利亞置身於她聖子和實際處於困窮、需要和痛苦的人們之間。她置身於「中間」，亦即，她以中保的身分行動，不是以外人，而是以母親的地位。她意識到，身為這樣的地位，她能——事實上她有權——吸引她聖子對人類需要的注意。她的中介如此有了一個轉禱的特性：瑪利亞為人類「轉求」。（RM 21）

梵二大公會議和其後的教會訓導更清楚地闡述了瑪利亞母職（*munus maternum*）的特徵：這個中介並非絕對不可或缺，因此並不妨礙或取代或平行於天人之間的唯一中保基督的中介身分。（參弟前二5；參LG 60）再者，那是一個從屬、（RM 39）分享的中介。因此基督

唯一中保的地位並不排除，反而在祂的受造物之間激起來自天主恩寵的多種形式的合作。（RM 38）。

然而，瑪利亞的中介是特殊且超乎尋常的，這有兩個理由：首先，因為它是建立在只適合於瑪利亞的神聖母性（RM 38）和她的滿被聖寵——亦即她的聖德（RM 39）——之上。總之，如同保祿六世所說的：「在童貞瑪利亞身上，每一件事都和基督有關，而且每一件事都憑藉著祂：爲了祂的緣故，天父從永遠選擇了她作爲祂的至聖母親，並以未曾賞給任何其他人的聖神的恩賜榮耀了她。」（MC 25）其次，瑪利亞的中保有一個教會學的視野，因爲瑪利亞接受了宗徒，（參若十九 25—27）成了她兒子的宗徒的母親，因此，也就成了教會的母親：「在她的聖子離開人世之後，她的母愛繼續留在教會內做爲母親的中介：藉著爲她所有子女的轉求，這位母親和她的聖子——世界的救主——的救贖行動合作。」（RM 40）

相對於聖父，產生了一種子性的靈修，這是面對天主至仁至慈照顧的一種自我捨棄。現在，相對於聖子，產生了一種母性的靈修，它歡迎、接納、溫柔、聆聽、侍奉聖子和所有的孩子們。這兩種態度之間有一個連續性。瑪利亞，天父的愛女，聖子及祂的門徒的母親和中保，不停地爲世人轉禱，使所有人都能成爲在天主聖子耶穌基督內的天父的愛子。

瑪利亞，聖神的宮殿

聖子降生的奧蹟完全是在聖神的德能下促成的。從降生到聖神降臨，基督事件在聖神內找到了它的基本動力。聖經作者提供了許多的見證，使我們了解聖神和瑪利亞之間的關係，在瑪竇和路加的第一章以及宗徒大事錄都有這方面的材料。在路一35天使對瑪利亞說：「聖神要臨於妳，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蔭妳，因此，那要誕生的聖者，將被稱為天主的兒子。」在宗一14同一聖史在提到耶路撒冷教會期待聖神降臨時說：「這些人同一些婦女及耶穌的母親瑪利亞並祂的兄弟，都同心合意地專務祈禱。」救主誕生和教會的誕生都是聖神的工作，而在這兩者之中，瑪利亞都扮演了母親的角色。

瑪利亞，聖德的導師和典型：瑪利亞靈修

聖經和神學關於瑪利亞的豐富教導，鼓舞了東方和西方瑪利亞虔敬的發展，引起了信理的定斷，產生了致力於世上模範基督徒見證的嚮往，激勵了藝術家和詩人奉獻他們的傑作於榮福童貞。然而，最重要的是獻身於追求卓越的聖德，它是透過我們所稱的「瑪利亞靈修」來實現。

在《救主之母》通諭中，若望保祿二世就聖像的瑪利亞靈修——特別是那些屬於東方傳統的——作了一個有力的綜合：

它們是為這個善良民族的信仰和祈禱精神作證的圖像，它們實現了天主之母對這個民族的臨在和保護。在這些聖像上，聖童貞閃耀得如同天主般美麗的形貌、永恆智慧的居所、祈禱者的姿態、默觀的典型、光榮的形像。聖像上的她顯示出，即使在世上生活期間，她已擁有了人類理性所難以達到的屬神的知識，並且藉著信德，她獲得了最高的知識。（RM 34）

在教會史的每個時期和每個地區，都有著屬於它自己特別的瑪利亞經驗。這個經驗不只在敬禮，也在藝術、文學、音樂、禮儀和神學反省中找到它的表達。無論是傳教區的小教堂或是世界級的莊嚴大教堂——那些不同建築型式的不朽傑作——都經常奉獻給天主之母，她慈祥地歡迎她的子女們，引導他們走向耶穌。這見證了一種在神學上和救主耶穌基督相連的真正且實質的瑪利亞敬禮。事實上瑪利亞從起初就一直出現在基督徒的民間虔敬中。

最早紀念她的禮儀慶典可以追溯到教父時期。同樣非常古老的是那著名的瑪利亞禱文，已經在一種第三世紀的紙草紙中被發現：「天主的神聖母親，我們在妳仁慈的保護下找到了避難所，請勿忽視我們需要中的祈求，但救我們免於危險，啊！至潔至福的貞女。」在中世紀的開

始則有「又聖母經」(Salve Regina)、「七苦聖母頌」(Stabat Mater)、玫瑰經的誦唸和象徵保護的「斗篷聖母」(Lady of the Mantle)聖像。

瑪利亞靈感在各種古代和現代男女修會創立者的生活中是一個不間斷的因素。我們看到有多得驚人的女修會的名稱是從瑪利亞身上得到靈感：瑪利亞僕人、瑪利亞婢女、瑪利亞進教之佑婢女、瑪利亞方濟傳教會、嬰孩瑪利亞姐妹會、聖母無原罪傳教修女會、聖母聖心小姐妹會。在默觀瑪利亞為一個炫麗的「實在記號」時，每個修會、家庭都強調了奧蹟的某一面：在聖言降生的重大事件中，看到了瑪利亞服從性的「同意」(fiat)；在聖母訪親的情節中，看到了她的愛，她解放的服務；在納匝肋的靜默歲月中，看到了瑪利亞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的隱密；在那救贖的決定性時刻來到時，瑪利亞和吾主一起分擔了苦難；在聖神降臨時，教會是在和瑪利亞的共融中誕生，她因此成了教會之母。在各種大小修會建立時，瑪利亞呈現出——以一些她最具感應力的頭銜——她所有子女的「母親」，分享奉獻生活與經驗的「姐妹」，靈修的「導師」，和耶穌聯合的「典範」，入德的「嚮導」，聖三的璀璨「圖像」，福音價值的「監護人」，各種機制的「創始者」，「主保」和守護神，持續和安慰的「臨在」、「援助」和「支持」，信、望、愛生活的「教育家」，修道人的「母后」。

在振興天主教會的各種不同型的組織和運動中，瑪利亞也是一種生活的臨在。一些強調

教友生活靈修層面的活動：參與禮儀和勤領聖事、閱讀和默想天主的聖言，靈修指導和陶成。另外一些則強調使徒工作、基督徒在世界中的行動、神形的哀矜。然而，無論如何，瑪利亞具有母親的功能，她「照顧她聖子尚在人世旅途中，被危險和困難所包圍的弟兄們。」（LJG2）

當天主教徒在他們的生命中經驗到在基督內得救的共融時，他們也活出對瑪利亞的熱誠敬禮，這是被童貞聖母的表態和母愛轉求所鼓舞和支持的一種虔敬。尤其，瑪利亞被視為受造物理想型式，正如天主在創造行動中所要求的。她也被視為汲汲於建立現世和永恆命運的人類的楷模。瑪利亞因此成了涵蓋個人、家庭、教會和社會的激勵者，成了聖德、順從天主聖言和祂的救恩計劃、服務家庭和教會、欣然接受、溫柔、勇氣、力量的典範。

託付於聖母

一種特別廣傳於天主教信友中的瑪利亞敬禮型式，就是所謂的奉獻，或託付給聖母，這是聖蒙福（St. Louis M. Grignon de Montfort）所鼓勵的敬禮。（參閱他的《真誠孝愛聖母》）對聖母的交託或自我給予，是一種自由地、存在地回應——在事奉、祈禱、聆聽和傳教中——天主救援計劃的行爲。藉著洗禮、其他聖事和在一些場合中的宣信，我們已作了某些奉獻，然而這種對聖母自我交付的奉獻卻使那些奉獻開花結果。瑪利亞因此成了基督徒生活的導師。

若望保祿二世談到託付給聖母是建立在若十九25—27之上的一個聖經事實。瑪利亞的新母職包含在哥耳哥達耶穌的最後遺言中：「看，妳的兒子！」這句話指出了「基督門徒生命中的瑪利亞向度。」（RM 45）瑪利亞被託付給那位門徒，在他身上，也等於交託給所有耶穌的門徒。門徒是耶穌送給瑪利亞的一件禮物：「看，你的母親！」「在十字架下，開始了人類的特別交託於基督的母親，從那時起，在教會的歷史中，就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在實踐和表達著。」（RM 45）「託付給瑪利亞是對一個人的愛——特別是對這位母親的愛——的答覆。」（公元四五〇年）

這項行動本質上有一個基督論的意義：「這種親子關係，這種孩子對母親的自我託付，不但開始於基督身上，而且我們可以說最終是指向祂。我們可以說瑪利亞繼續在向所有人重複著她在加里肋亞的迦納所說過的同樣的話：『祂吩咐你們做什麼，你們就做什麼。』」（RM 46）

若望保祿二世在《生命的福音》（*Evangelium Vitae*）通諭中用下面的話結論說：「在教會與死亡的鬥爭中，聖母是安慰教會的生命的語言。藉著把她的聖子顯示給我們，她向我們保證，在祂內，死亡的勢力已被征服：『生命與死亡展開了決鬥，使人驚惶；生命的主宰死而復活，永生永王。』」（EVI 105）

靈修經典名著

愛的活焰——聖十字若望著

靈歌——聖十字若望著

依依吾主前——聖女大德蘭著

神嬰小道——聖女小德蘭著

靈心花架——聖女小德蘭著

我的聖召就是愛——聖女小德蘭著

純然交託——聖女小德蘭著

我找到了天堂——真福聖三麗莎著

靜觀、靜觀——多瑪斯·牟敦神父著

你能飲這杯嗎？——盧雲神父著

愛的喜樂——德蕾莎修女嘉言集

向隱密中的天父祈禱——Jean LaFrance神父著

聖神的吹拂—靜觀和行動——瑪利·尤震神父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耶穌基督，天父的聖言，世界的救主

編輯：公元2000年大禧年歷史—神學委員會
譯者：劉德松
准印者：狄剛總主教
發行者：鄧秀霞
出版社：上智出版社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099號
承印者：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23680350
台北市師大路170號3樓之3

服務處：

聖保祿孝女會 傳真：29027212
台北縣242新莊市三泰路66號 電話：29017342
聖保祿文物供應社 郵撥：19399740
100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 傳真：23717863
電話：23710447

E-mail: fsp.tp@msa.hinet.net

台中分社 郵撥：財團法人聖保祿孝女會 21999096
400台中市光復路136號 電話：2204729

傳真：2204729

高雄聖保祿文物中心 郵撥：42006873

802高雄市五福三路149-1號 電話：2612860

傳真：2612860

聖保祿書局 傳真：26016910

香港新界沙田下徑口村39號 電話：26030815

E-mail: stpaulhk@netvigator.com

澳門聖保祿書局

澳門主教巷11號 電話：323957

2001年5月初版

NT\$250

3128

ISBN 957-9422-84-2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耶穌基督，天父的聖言，世界的救主／公元2000年
大禧年歷史—神學委員會編輯／劉德松譯。
-- 初版.-- 臺北市：上智，2001〔民90〕
面； 公分

ISBN 957-9422-84-2 (平裝)

1. 基督學

242.2

90007766

你所閱讀的這本書是由聖保祿孝女會的修女編輯、出版和發行。她們從事現代文化媒體（印刷、錄音帶、錄影帶、電腦網路等）的工作，為帶給人天主的喜訊和祝福，並發揚人性光輝，匡正社會的價值和倫理道德，她們也藉著祈禱、工作和克苦來補贖邪惡和毒害人心的傳播訊息。歡迎有志者一起來和我們為此目標服務和獻身。

「做基督徒」不只要了解基督奧蹟，且該將此成熟的知識成為在祂內的「靈性」存在。「基督徒」經由洗禮而沉浸在天主聖三的神性生命中，亦即基督徒的身份不是為進入知識領域，而是要進入復活基督的聖神內的信仰和兒子的生命內。

ISBN 957-9422-84-2



9 789579 422840

3128

NT\$250
HK\$83.5

Printed in Taiwan